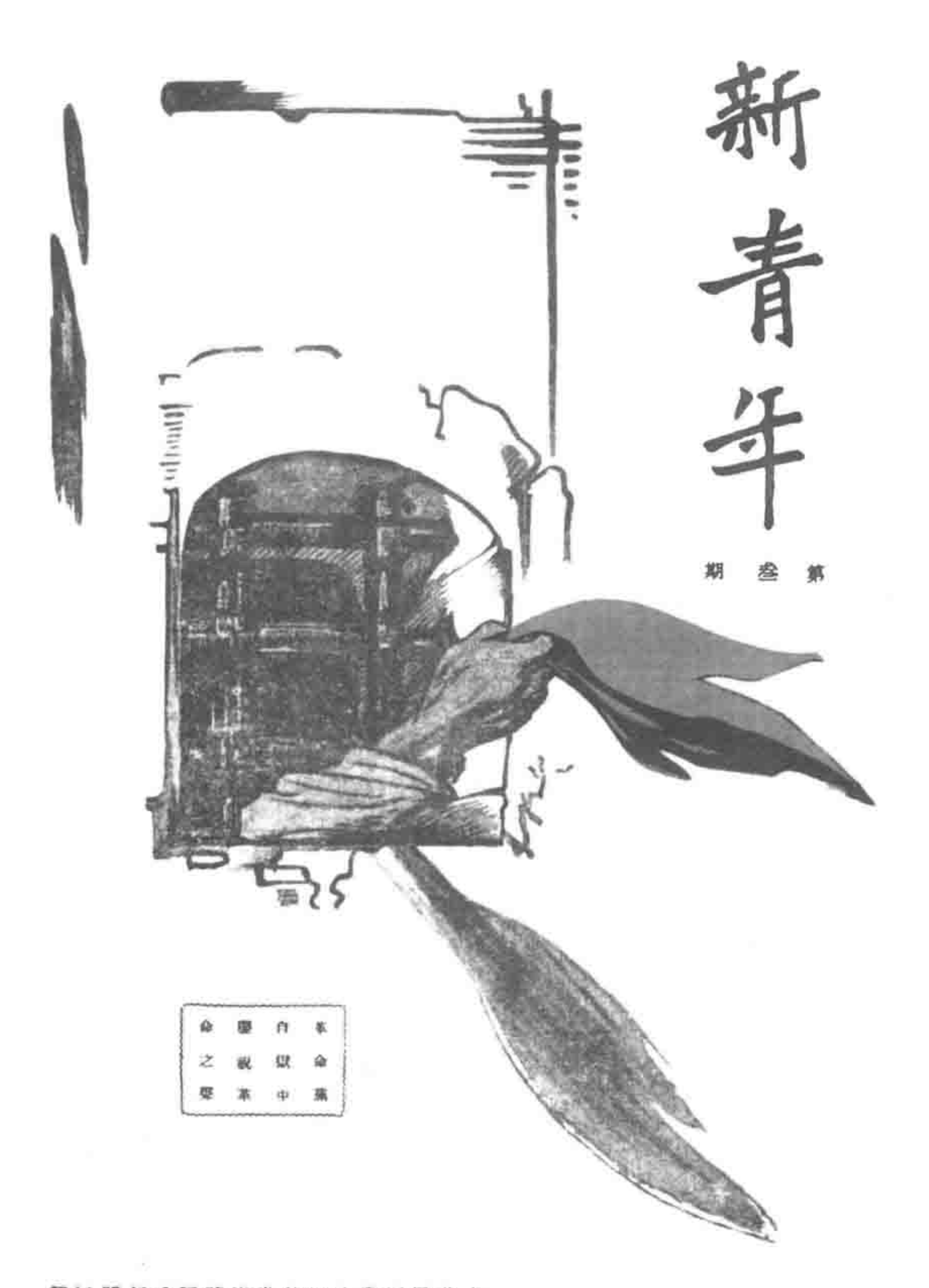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共產國際號

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是現代最新進最革命的一派無產階級思想之代表。此派之政治的組織就是各國共產黨，他們聯合而成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經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頓，特爲出一特號，以資研究。

目次：

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目次：

新青年季刊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
民國一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目次：

前鋒各期目次

這個月刊，是國民運動的一支尖兵，打頭陣的前鋒！

創刊號

第二期

第三期

● 定價每期大洋二角

答張君勱及梁任公

陳獨秀

張君勱在人生觀之論戰序中，對於適之及余之意見加以駁詰，關於適之方面，自有本人負責答復，不勞我爲代庖；關我的方面，先討論重要的三點，次則略論其他。

第一點，張君勱說：『馬氏自名其主義曰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別於烏文寶之烏託邦的理想，且推定生計上之進化，遵正反合之惟物史觀之原則，故資本主義之崩壞爲不可逃』歟。 然自今日觀之，以歐洲而言，資本主義之成熟，英遠在俄上，顧勞農革命，何以不起於英而起於俄乎？以俄與德較，則德資本主義之成熟又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績，反居俄後乎？』 懷這樣疑問的人，世界上很多，不止中國張君勱一人，都是因爲不明白社會科學之方法論的緣故。 因果律雖是一切科學共通的原則，而各類科學之方法論却各不相同，不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卽自然科學中，數學和化學動植物學都各不相同。社會上有相類的因之現象，必將有相類的果之現象；惟其果之現象之特定的時空及現象中之個體現象，則另有其因果關係，而非社會科學範圍以內之事，這本是社會科學重要方法之一。 譬如，一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工業發達起來，其社會中勞動運動必將因之發生，此一社會科學之公例，在各國簡直沒有例外；而其勞動運動將發生於何日何地以及運動中之領袖將爲何人，此事只有請問六壬卜算大家，社會科學無此神通。 馬克思科學的社會主義，預料資本主義必由發達而崩壞，崩壞後繼之者必爲社會主義，此乃就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一般趨向而言；至於資本主義之崩壞與夫社會主義之現實，果在何國開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關係；固然，在特殊的地域內，倘有特殊的社會現象之因，亦可推見其特殊的社會現象之果（其特定的時空及個人關係，仍非社會科學之事。），然究竟和馬克思所指人類歷史的進化由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之一般的社會現象，不是一件事。 俄國勞農革命何以先於英德，

將來英德勞農革命後，其社會主義實現之日程，必遠於今日之俄，這是因爲他們資本主義發展之進程各有特殊的原因（例如俄國資本不及英德，而集中速度則過之。），和馬克思所指全人類社會歷史進化的過程，是兩件事。　法蘭西資本主義之成熟，自始至今都遠不及英國，而巴黎共產團之暴動，遠遠在俄國勞農革命之前，馬克思親見之，原不待張君勱先生今天來駁難了。　人類社會因果關係非常複雜，所以社會現象也非常複雜，因此，社會科學，馬克思科學的社會主義，決不像張君勱先生所稱引的那樣簡單，並且一定還不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樣簡單。

第二點，張君勱說：『且卽以俄論，私有財產之廢不及二年，而已許私人買賣私人土地所有權，且大招致外國銀行與外國資本家，不知此等翻雲覆雨之局，又適科學的社會主義全書中何種公例乎？』　有這疑種問的人，世界上也不只張君勱先生一人，這是因爲不明白俄國新經濟政策之實質與意義的緣故。　非到共產社會實現，私有財產是不能完全廢絕的，此事談何容易，俄國勞農革命家是馬克思派，不是玄學家，自始便未嘗妄想一革命便能夠將私有財產完全廢絕，不過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指示將大企業及土地收歸國有罷了，在現在的新經濟政策之下仍是這樣，並未翻雲覆雨。　小企業初因資產階級的怠工自己放棄，不得不由國家經管，今因他們願意繼續營業而租給他們；也無所謂翻雲覆雨。　戰爭時軍需爲急，不得不禁止買賣強制徵發，戰後停止徵發，生產力又未到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時期，自然沒有禁止私人買賣的必要，這也無所謂翻雲覆雨。　俄國勞農革命家果會妄想一革命便馬上能夠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便馬上能夠完全廢絕私有財產，果如張君勱所言現在允許私人買賣是翻雲覆雨，因爲前此已廢止私有財產已不許私人買賣，如此，試問蘇俄憲法第六十五條第二三項，剝奪坐食以資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販之選舉權被選舉權，豈不是贅文？　在新經濟政策之下，這兩種人仍然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實無所謂翻雲覆雨。說他翻雲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國新經濟政策之實質的緣故。　革命的內外戰爭中，勢不得不採用軍事共產政策（

其實只是「禁止買賣強制徵發」，無所謂共產。），非此無以應軍事之急需，且非此無以覆敵對階級之基礎；戰爭停止，破壞事業告了一段落，無產階級開始建設的時候，即在產業充分發達的國家，也不能沒有一種過渡的經濟政策，才能渡到實行廢絕私產，實行社會主義的分配，何況半亞洲式的俄羅斯；所以此時蘇俄採用的經濟政策，在社會革命之經濟改造的過程上，正足以證明客觀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證明科學的社會主義和烏託邦的理想不同。說他是翻雲覆雨的都是不明白俄國新經濟政策之意義的緣故。

第三點，張君勱說：『我之清華講演中所舉九項，謂非科學所能解決，而斷其起於人類之自由意志，……獨秀復臚舉社會學家言以相難，謂此九端之因果盡爲科學家所能解釋，而歸結於物質爲社會變動之大因。 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過去，科學家儘集各種事實，推求其由來，而爲之說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贅言？顧我所以舉此者，非曰社會學家之說明是否可能也，乃問人類對於此九項之態度之變遷之動因何自而來也。 甲以爲然，乙以爲否，甲曰以爲是者，乙曰又以爲非，其變遷之速如此，而推求所以致此者，則曰人類之自由意志爲之，非科學公例所能一律相繩也。 夫不究九端之動因，而但言科學的解釋，則社會學家之關於九端之說明之文，連篇累牘，我雖淺學，豈并此而不知？ 夫科學之大本曰因果公例，有同因則生同果之謂也，吾人據此公例，得以推定物理上天文上種種現象，雖歷久而不爽毫釐；若夫人事，但能關於已過者，於事後爲之解釋，此種過去之解釋，能視爲與物理公例有同等價值乎？ 殆不然矣！ 故獨秀雖能舉盡社會家言以難吾九端之列舉，然吾之根本主張，仍是一絲一毫不能動搖也！ 何也？ 小家族後之家庭制度如何，誰知之乎？ 公有財產後之制度如何，誰知之乎？』 張先生這一篇說話，說壞點，直是遁詞；說好點，他的觀念，他的論點，他的文義，他使用術語，都大欠明瞭。 張先生果始終承認他所說的『夫大家族也，小家族也，……在一事既已過去，科學家儘集各種事實，推求

其由來，而爲之說明，此其事之可能，何待贅言？』 這段話不錯，我們已經用不着論辨。 鳩集各種事實而推求其由來，而爲之說明，此非科學之方法而何？ 此方法倘有應用於說明及推求社會現象所由來之可能，則社會現象亦必爲因果律所支配，倘何待贅言，社會科學亦得成爲科學，又何待贅言？ 社會現象若不爲因果律所支配，雖事後亦無法推求其現象所由來；若旣爲因果律所支配，則可據今果以推求前因，亦可據今因以推求後果；惟張先生如欲超越吾人猶未及聞見之今因，憑空推算千百年後之果，雖歷久而不爽毫釐，此事大類神祕的推背圖燒餅歌，不獨人事的社會科學所不許，亦物質的自然科學所難能。 例如天文學無論如何進步，亦不能於氣壓之動象未現以前，預示數十百年或數年內某地某時風雨寒熱之定象，雖歷久而不爽毫釐。 資本制度發達，宗法制度破壞，其結果小家族制度自然發生；共產制度實現，私產制度破壞，其結果家族制度將簡之又簡而至於無；生產力大發展，分工制度大發展，生產方法及生產工具都日趨於集合而不可分離，其結果財產制度亦必日趨公有；此等都可據今因以推求後果，過此以往，欲求知千年萬年後的社會制度如何，只待寄於神祕性的玄學大家重造新推背圖，社會科學家惟有甘拜下風！ 前所辨論之九項中，一部分明明是推求社會現象變遷之動因及人類態度隨此變遷而變遷之動因，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皆是；一部分明明是推求人類之人生觀所以不同的動因，如第五，第七，第八皆是。 乃張先生一則曰『不究九端之動因』，再則曰『乃問人類對於此九項之態度之變遷之動因』，我真不懂他所謂『動因』，在術語上到底是何意義？ 而且張先生所指九項，究竟是說社會現象還是說個人態度，其觀念及論點實在太不明瞭。 在他『乃問人類對於此九項之態度之變遷之動因，何自而來也，甲以爲然，乙以爲否，甲日以爲是者，乙日又以爲非。』這幾句話看起來，明明是指個人態度卽個人的主觀，不是指社會現象，他對於我解釋的社會現象之動因，似乎已經承認，他所以說：『此事之可能何待贅言』，又說：社會學家關於九端之說明之文，達

篇累牘，我雖淺學，豈并此而不知？』（張先生倘不拋棄玄學家以個人自由意志為社會變遷之根本動因的謬見，無論他如何博學，對於我關於九端之說明，其實未曾知，且恐終身亦未必知；然而他竟自欺的說：「豈并此而不知？」他若再將我說明九端之文細心看一下，他必然自悔發言輕率。 他倘不自悔發言輕率，便真是知道我關於九端說明之可能，也便真是知道社會變動及人生觀變動之唯物的說明之可能了。） 然而同時又說：『獨秀雖盡舉社會家言以難吾九端之列舉，然吾之根本主張，仍是一絲一毫不能動搖也，何也？小家族後之家庭制度如何，誰知之乎？公有財產後之制度如何，誰知之乎？』 似此，他又是指社會現象而非指個人態度，其論點不明如此！ 吾再簡單的正告張先生：社會現象變遷之動因及大多數個人對此變遷之態度即社會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質的，而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會科學家才有加以物質的因果的說明之可能（幼稚的社會科學家所說明的因果是否和社會現象之實際因果一一符合，這是另一問題。），至於個人對於各項問題之態度之變遷，其異時而態度不同者（即甲日以為是，乙日又以為非。），則仍是明顯的社會心理或隱伏的社會實質變遷之結果；其同時而態度不同者（即甲以為然，乙以為否。），則因社會之新舊變遷終屬相續而相銜，沒有截然的突變，於是個人不同的歷史和環境遂造成個人不同的態度，即不同的人生觀；這些個人態度即人生觀之變遷與異同，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是個人自由意志之活動；在一定範圍內，個人意志之活動，誠然是事實，而非絕對自由，因為個人的意志自由是為社會現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現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

以上三點之外，還有數事須請教於張先生：

（1）討論真理，當以符合實際與否為標準，不當以其說新舊為標準；張先生說我生當今日而猶守馬氏之言若聖經賢傳，然而張先生自己卻連篇累牘的稱引穆勒約翰與詹姆士（我生平論著絕不似張先生動輒稱引古人）；不知穆勒約翰以後唯物派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詹姆士以後測驗的心理學均大有進步，何以張先

生猶守穆勒約翰、詹姆士之言若聖經賢傳？

（2）張先生說：『生當今日，而猶守馬氏之言若聖經賢傳如陳獨秀者，豈爲求眞哉？　亦曰政治之手段耳！　墨司哥之訓令耳！』　吾嘗正告張先生：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然應該服從墨司哥共產國際之訓令，這件事可以公開的告訴普天下人而毫無慚愧與隱痛。　若張先生鼓吹玄學反對馬克思學說，是否求眞，是否政治手段，是否直接的受研究系之訓令間接的受北洋政府之訓令，像這類逾越討論道理之軌道以外的話，我在此處不屑多說！

（3）張先生所謂生當今日不應猶守馬氏之言的理由，乃是『諺不云乎，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此區區一語中，而歷史之眞理已描寫盡淨。』張先生（不但張先生，自來唯心論者）在社會動象中，只看見思想演成事實這後一段過程，而忘記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實這前一段過程，這本是各派唯心論之共同的中心的錯誤。　他們只看見社會上一種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種新思想爲之前驅，因此便短視的斷定思想爲事實之母；他們不看見各種新思想都有各種事實爲他所以發生的背景，決非無因而生。　第一先有了物質的世界這個事實，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這個事實，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對象這個事實，然後思想才會發生，思想明明是這些事實底兒孫，如何倒果爲因，說思想是事實之母？　笛卡兒說：『我思，因此，我存在。』　我說：『我存在，因此，我能思。』　我并且說：『我不存在時，因此，我不能思；而宇宙間一切物仍存在。』　敢告一切唯心論者，倘不能諭破我這辯證的方式，別的千言萬語都是支遁之詞。

（4）張先生在此序文中，分『物質科學』『個人心理』及『社會生活』爲三類，在此三者中；只承認物質科學是眞正科學，并力言社會生活之超科學較個人心理爲尤甚，其論點視前文明晰，不犯籠統混淆之弊，這或者是他的思想更成熟之故。　但張先生要知道：這是因爲個人心理現象比物質現象複雜，社會現

象比心理現象更複雜，所以我們人類對於這些現象因果之認識便有比較的精粗遲速之不同，并不是宇宙間諸現象中，一部分是有規律秩序的，一部分是亂雜無章毫沒有規律秩序的。 宇宙萬象之有規律秩序是一件事，我們人類的知識已否認識這規律秩序又是一件事，不能拿我們主觀上猶未能完全認識某一部分之規律秩序，遂斷定客觀上某一部本來沒有規律秩序。現在不必談馬克思的社會科學，單就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來說，斯密亞丹以來，果如張先生所謂『絕無一條眞正公例』嗎？ 此時物質科學之公例視社會科學之公例多而且正確，也不過是比較之詞，其實物質科學之公例仍不敢應用於一切物質現象而包括無遺及其已成的公例又時復動搖，這都是彰明的事實，張先生豈能因此更主張物質現象也不爲因果律所支配，并對於物質科學也要否認嗎？ 我想生在今日的張君勱必不至如此。 但是在五百年前，物質科學卽張君勱今日所承認之眞正科學，那時他的公例又有幾條呢？ 那時人們否認物質科學，否認物質現象爲因果律所支配，比現在的人們否認社會科學，否認社會現象爲因果律所支配，豈不更爲兇猛？

（5）張先生說：『所以以人生觀與科學對舉者，謂科學有一定之公例者也，人生觀則可以人類意志左右其間，而且在創造之中者也。』 張先生又說：『思想者事實之母也。』 却是他又說：『事實如此，……十九世紀以來，欲進人事於科學之迷夢，今可以覺醒矣。』 張先生這段文章未免太逞筆鋒，忘其所以了！ 原來張先生所說以人類意志左右其間而且在創造的人生觀，不受科學因果律所支配的人生觀，仍然要跟着事實走！ 原來事實仍然是思想之母！ 原來思想仍然沒有超越事實的可能，超越事實的想頭乃是迷夢！ 原來張先生也重視事實，竟不相信人類思想意志可以自由創造！

* * *

梁任公在非『唯』文中（見二十期教育與人生），對

於我們也有兩個誤會，這兩個誤會原來是各國學者對於馬克思派普遍的誤會，在歐洲在日本都有不約而同的誤會，梁任公誤會我們，也和他們完全是一樣的論調。

第一個誤會是他說我們是『機械的人生觀』。這大概是因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論有二派的緣故：一派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一派是歷史的唯物論；機械的人生觀屬於前一派，而後一派無此說。　歷史的唯物論者，以為人是物質造成的，歷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說他是機械的人生觀？　我曾有『列寧之死』一短文載在第十六期中國青年，也是說到歷史的唯物論和機械的唯物論不同，茲摘錄於左：

> 唯心派素來把歷史總動之唯一原動力歸到個人意志之偉大，因此將俄羅斯革命事業，無論功罪是非，都當作列甯個人的事業；因此，列甯死了，他們便以為俄羅斯革命將隨之壽終（即蘇俄瓦解之意）。　他們不明白俄羅斯革命有歷史的意義；他們不明白俄羅斯有農工大羣衆及組織堅強的黨為之擁護；他們不明白個人的主觀意志無論如何偉大，決不能創造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的東西；他們不明白蘇俄之政治軍事經濟及國際地位，已有不隨列甯之死而動搖的程度；所以這派人的想像，是和事實不符的。
>
> 然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個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創造客觀上不可能的東西，而在客觀上可能的範圍以內，却有個人意志回旋的餘地；并且必須有許多個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創見，這客觀上的可能才能夠適當的實現。　人們的意志，是人們物質生活關係造成的；人們的歷史，是人們貪欲無厭的意志造成的；這便是我們所相信之歷史的唯物論和機械的唯物論不同之點。
>
> 列甯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績，是我們所知道的；他死後，在新俄建設及世界革命中的損失，也是我們所應該承認的。　人造的歷史和機械的影戲不同，我們決不可陷於機械的唯物論之誤解，說列甯之生死存歿都和俄羅斯革命事業絕無影響。

梁任公第二個誤會是他說：『唯物史觀的人們啊！

機械人生觀的人們啊！ 若使你們所說是真理，那麽我只好睡倒罷，請你也跟我一齊睡倒罷！「遺傳的八字」，「環境的流年」，早已經安排定了，你和我跳來跳去，「幹嗎」？』 這個誤會也是因爲他把歷史的唯物論和機械的唯物論看做一樣。 張君勱先生也說：『假如其言，社會進化爲生計條件所支配，而無假於人力之推助，則馬克思之宣傳與顛沛流離，豈不等於庸人自擾？』 胡適之先生也曾以同樣的理論質問我；最有趣是張君勱也以同樣的理論質問適之。 歷史的唯物論不否認個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論不同，本是唯物史觀中一部分重要的理論， Boudin的馬克思學說之體系附錄二中論此頗詳，懷疑者覓此一讀便自明瞭。 茲再錄我答適之的話以答梁任公與張君勱：

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範圍內，唯物史觀論者本不否認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動。 我們不妄想造一條鐵路通月宮，但我們卻不妨努力造一條鐵路到新疆；我們不妄想學秦皇漢武長生不老，但我們卻不妨努力衛生以延長相當的壽命與健康的身體。 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動，本爲社會進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以內；思想知識言論教育，自然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說他們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能和經濟立在同等地位。

此外，對於梁先生非『唯』的意見，我也要附說幾句：

原來哲學上對於宇宙觀及人生觀，向分物質一元論和精神一元論兩派（我不承認二元論能夠成立），唯物唯心是沿用翻譯佛典之名詞，在西文裏原沒有什麽『唯』字；但物質論者是說世間一切都是物質，精神亦爲物質所生；精神論者是說世間一切都是精神，物質亦爲精神所生；二者結論雖正相反對，其均爲一元論則同，一元便與『唯』無別。

互相聯繫的森羅萬象，本來是一氣呵成的整個世界，其根本或云都是物質，或云都是精神，卻不能說是分途幷進各別爲一世界如二元論者之所想像。 因此，二元論之歸結，恰爲客觀的唯心論，即使他本不欲『唯』，而事實

上令他終不得不『唯』；猶之唯心論者終必採納宗教神靈之說，因爲在有人類意識以前，單純的物質世界久已存在，若不抬出神來，精神一元論的招牌便須自己取下。

二元論終不能成立也如此，無論物質或精神，世界終屬一元，一元就是『唯』，不是哲學者爲分門戶，主觀的故欲其『唯』，乃是探討萬象窮源盡委，客觀的說明此現象時不得不『唯』。 梁先生所信分明是二元論，二元論本無可『唯』；自己無可『唯』便責罵他人『唯』，自己主張二元便責罵他人主張一元（『唯』就是一元，唯物論就是物質一元論），便下哀的美敦書來宣戰，這是何等『學術界專制帝王的口吻』！

客觀的說明宇宙現象之『唯』，和李斯董仲舒對於人爲的學說定一尊絕異端適不相類，乃梁先生竟并爲一談，這是何等浮光掠影的望文生義！ 浮光掠影的望文生義而不能深入骨髓解析其內容，或者正是梁先生一生治學之受病處；梁先生果真欲在學術界指導青年，須先於自己受病處深加猛省！ 我知道梁先生不是飾非文過的懦夫，故敢進直言。

五月二十五日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

瞿秋白

哲學的思潮往往是時代的人生觀變易之際的產物。譬如法國革命前的百科全書派，啓蒙學派，或是歐戰前後的復古思潮，——都是社會制度根本動搖時的影響。 然而每一時代新舊交替之際，各派思想的爭辯都含有階級的背景。 中國五四運動前後，有實驗主義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 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新的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的哲學，剛剛能用他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 這固然是中國『第三階級』發展時的思想革命。 可是實驗主義的本身，在歐美思想界裏所處的

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 這却是一個疑問。

實驗主義首先便否認理論的眞實性，而祇看重實用方面，——「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 可是這一個原則，却亦沒有抽象的價值。 他的應用亦是因時因地而異其性質的。 他應用於中國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好的一種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麼總數論，怎樣能發展你自已，便怎樣做；可是他對於勞動階級的意義，却是：不用管什麼社會主義了，怎樣能解決你們目前的難題，便怎樣做去算了。 於是大家蒙着頭幹去，當前的仇敵，固然因此大受打擊，而後面的羣衆也不至於『妄想』，——豈不是很好的手段？ 所以『且解決目前問題，不必問最後目的』——這種原則，用之於中國，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動的。 至於歐美呢，這却純粹是維持現狀的市儈哲學。

誠然不錯，實驗主義教中國人自問『爲着什麼而生活，怎麼樣生活？』 在中國是舊制度崩壞，新階級興起時的革命標語；在歐美却是舊階級衰落時，自求慰藉的囈語，——因爲實驗主義給的答案是『怎樣應付現狀』。——階級所處的地位不同，這『應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國的第三階級，要應付軍閥的壓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歐美的資產階級，要應付勞工階級的反抗，所以是反動的。

中國這樣的文化落後的國家，處於國際競爭之間，當然需要科學的知識，以爲應付之用，所以實驗主義帶着科學方法到中國。 其實這是一種歷史的誤會。 實驗主義祇能承認一些實用的科學知識及方法，而不能承認科學的眞理。 實驗主義的特性就於在於否認一切理論的確定價值。 他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實用哲學，尤是『美國主義』。 實驗主義竭力綜合整理現代市儈的心理，暗地裏建築成一個系統——雖然他自已是否認一切哲學系統的。

市儈所需要的是『這樣亦有些，那樣亦有些』：一點兒科學，一點兒宗敎，一點兒道德，一點兒世故人情，一點兒技術知識，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澈底。 這樣才能與世周旋。 可是決不可以澈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結論，便是澈底改造現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

。——那多麼可怕啊！ 現狀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動現存的制度，祇要瑣瑣屑屑，逐段應付好了。 所以實驗主義是多元論，是改良派。

實驗主義是什麼？

詹姆士說：實驗主義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學上辯來辯去辯不完的爭論問題。 宇宙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 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 是自由的還是必然的？ 這是永久不能解決的問題。 宇宙的真實，其實可以不用討究。 實驗主義祇問某種意見在實用上有什麼結果。 假使某人認甲種意見爲眞理，認乙種意見爲非眞理，在實用的結果上，有甚麼區別？ 若是沒有什麼區別，那就很不用爭辯。 眞正的爭辯，祇有實用上兩種意見有不同的結果時，方有價值。

實驗主義的名稱—— Pragmatism 的語根與歐洲文 Practic(實行）一字相同，本爲希臘字『行動』之意。普通的哲學系統，大致都以『靜觀』作考察宇宙的觀點；從沒有問及宇宙的變易之可能與必然的，亦沒有注意到現實世界的積極精神的。 實驗主義却是一種行動的哲學。

『實驗主義遠避一切抽象的不可捉及的東西，一切紙上的解決，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變易的原則，一切鎖閉的系統以及一切絕對與原理。 他祇問具體的，切近的的東西，祇問學實行動及權力。』（詹姆士之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不願意做鎖閉的系統。 他要成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有這方法可以研究現實生活，并且改革現實生活。 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種行動的『動機』；他時時刻刻注重現實生活的實用方面及積極性質。 這都是實驗主義的優點。

然而實驗主義的弱點，却亦在他的輕視理論，——因爲實驗主義的宇宙觀根本上是唯心論的。

照實驗主義說來，一切理論不是解釋疑謎的答案，而祇是工具罷了。 凡是一種理論，一方面是我們對付外界的手段，別方面是一種邏輯的工具，如此而已。 人的知識，究竟符合於客觀世界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

在於這種知識能否促進我們的某種行動。因此，一切學說的價值，照實驗主義的意思說來，祇要看他對於我們是否有益。某種學說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實的；有幾分利益，便有幾分真理。一切真理都應當合於我們的需要。一切學說的真實與否，完全看他實用上的結果而定。

『那一種理論對於我們最有供獻，最能領導我們，最能解決現實生活裏的各部分的問題，最能綜合我們的一切經驗，絲毫不爽，——這種理論，實驗主義方認為是真實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邊的條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這樣的能力，那麼，實驗主義又何所根據而反對上帝仍存在呢？』（詹姆士）祇要對於事實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這種理論總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麼，宗教亦是真理。

實驗主義的意思，以為真理自身並無何等價值。每種學說必須與人的實際需要發生關係，方能成為真理。假使宗教能幫助我們經營實際生活，減少我們生活裏的苦惱，那麼，宗教亦是真實的，而且是必要的。

實際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釋呢？不然的。僅僅是『有益』還不能盡『真實』的意義。一種思想，必須是真實的，必須是合於客觀的事實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積極精神必須反映現實裏的積極精神。事實上無所用其『積極』的地方，單是我們主觀的努力是無用的。一定要客觀世界給我們一個保證：保證客觀裏的一切發展是依定律的，這些定律可以做我們人的行動的指導的，——那時方有積極之可能。如今實驗主義祇問理論能否做人的行動的動機，——那就是承認一切催眠術式的學說亦是真實的。譬如說：中國現在要一個好政府，——你們祇要承認這一個意見，動手去幹就好了，不必細問這一種意見，是否客觀上有實行的可能。中國政治的發展，社會裏各種力量的形勢，依社會變易的定律，是否容許好政府式的救中國，也應當考慮一下。

何以實驗主義以為一切理論自身本無何等價值？這是因為實驗主義的宇宙觀根本建築在多元論上。『……現實世界若是離了人的思想，就變成很難捉摸的東西。

現實世界接觸了人的經驗之後，還沒有定名，便祇造成某種觀念；或者呢，現實世界還沒有被人認識明白之先，能因經驗而與人以某種概念。在這種時候，祇有一種模糊的絕對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純粹理想上的一種界說。』（詹姆士）如此說來，所謂現實世界祇是人的種種色色的感覺之總和。這種感覺以外的眞實世界，若是不和我們的經驗接觸，那麼，他的存在與否，都不成問題。於是我們便能任意分割經驗上得來的感覺，使成種種事物、種種關係及聯繫以及我們自己的觀念。感覺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來，絕不受我們的管束的。可是我們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憑着這些利益和需要我們來決定：許許多多感覺之中對於那幾種感覺我們便注意，對於那幾種便不注意。因此，現實世界的內容，可以由我們自己選擇。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憑我的需要，擇取外物的觀念，——我所見的現實世界，未必便是別人所見的，我現在所見的現實世界，未必便是我將來所見的。於是外物都成了我們任意造出來的東西，我們憑着自己的需要而設想出來的。詹姆士說：『……祇是在感覺方面我們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範圍裏有自由選擇的能力。我們能取此舍彼——這便是感覺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覺所得的某幾部分，而不注意其餘的部分，我們就劃出一個先後來了；在這裏再整理出一個系統之後，我們方能了解他。總之，我們有的是一塊大理石，要自己拿來彫一個形像出來』。在某一現實世界裏，我們有幾種目的，便照着這些目的製造出一種觀念來，這些目的以外的現實世界，我們可以不問。因此，對於實驗主義，不但沒有絕對的現實，並且亦沒有客觀的現實。其結果完全是唯心論的宇宙觀。他的眞理便成了主觀的。所以一切『眞實』祇是爲我們思想的方便（Expedient）而設；——一切『正義』，亦都是爲我們行爲的方便而設。

照實驗主義的觀點看來，假使某種眞理，因種種原故而變成無益的，他亦就成了謬見；換句話說，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變了，以前的眞理便變成非眞理了。人的需要，現實生活的要求，主觀的願望及目的——是智識和意

見之眞否的最高標準。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價值，愈高尙，那麼，能以達到這些目的和需要的學說也就愈有價值，愈眞實。

現實生活裏的目的和願望完全依着我們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實驗主義的重要觀念在於利益；再則，各人的利益不盡相同，——所以實驗主義便祇能承認：有幾種利益便有幾種眞理。從表面上看起來，往往有人以爲這種學說和馬克思的互辯律的唯物主義（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很相近。其實不然。

第一層應當注意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注重的是科學的眞理，而并非利益的眞理。馬克思主義以爲：「各種觀念是由於各種感覺所引起的；感覺乃是人對於外界環境直接起的反應作用；人的行爲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會階級的行爲是如此。」僅僅承認在心理方面說來，每一社會階級對於自己有益的眞理，對於那種能够做自己階級鬥爭的好工具的學說——格外接近些；却并沒有承認一切有益的學說都是眞理，亦沒有承認人的願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標準，眞理的規範，更沒有承認知識的內容是主觀的。

實驗主義的積極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辯律的唯物論裏。互辯律的唯物論的根本觀念，是承認我們對於外物的概念確與外物相符合。因此，我們要利用外物，祇能使他實際上所含有的屬性，來滿足我們的需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客觀的現實世界裏所沒有的東西，不能做我們行動的目標。現實祇有一個，眞理亦祇有一個。我的觀念及思想，當然是剎剎變的；然而這是因爲客觀的現實世界在那裏剎剎的變。却并不是因爲我們主觀的目的在那裏變。照互辯律的唯物論的意義，我們亦在時時剎剎變易外界的現實生活，然而祇能依着客觀的趨向。我們不能要做什麼便做什麼：現實生活處處時時矯正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觀念反映客觀的現實很正確的時候，我們的行動便不致於和現實相衝突，——不致於「碰頂子」。某種意見是眞理——并不因爲他對於我們有益；這種意見對於我們有益——却因爲他是眞理，換句話說，就是因爲他切

合於客觀的現實世界。 客觀的現實世界確是變易不息的，我們因此要求科學的眞理——確定的眞理，求此變易之中『不易』，不能像實驗主義那樣，祇能暫時有益於我們的算眞理。 我們得了科學的眞理，客觀世界的定律之後，才能澈底的改造社會，不能安於猥屑的應付。 實驗主義既然祇承認有益的方是眞理，他便能暗示社會意識以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他決不是革命的哲學。

* * *

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

蔣俠僧

我的心靈使我追悔
那八十年前的海涅：——
多情的海涅啊！
你爲什麼多感而哭泣呢？
多情的詩人，
可惜你未染着十月革命的赤色！

——錄俠僧我的心靈詩一節——

『……想起來那個時候——共產主義者，不信神的人們得到了統治權，用自己粗糙的手腕，毫不憐惜地破壞一切溫柔的美的偶像（我的心靈所貴重的東西）——我眞是恐怖而戰慄啊！ 他們破壞一切爲詩人所愛的藝術的幻景；鏟鋤去我的嬌豔的櫻桃樹林，而種下粗野的馬鈴薯；美妙的百合花亦將要被芟去而離開社會上一塊土了！……呸！ 當我想起來那個時候——凱旋的無產階級將我的詩拋入墳墓與一切腐的浪漫幻想的世界同歸於盡——我眞抱着無限說不出來的羞辱啊！』

德國偉大的詩人海涅在一八五八年臨死不久的時候，寫出自己對於將來的悲痛。 他明知道無產階級，粗糙的共產主義者，要得到政權，爲世界的統治者；但同時憂懼他們破壞一切爲詩人所愛的東西。 哎喲！ 我的多情的海涅啊！ 你眞是空憂懼了！ 倘若你能活到十月革命之

後，視視俄國無產階級對於舊有藝術保護無所不至，你又作如何感想呢？

共產主義者也愛百合花的嬌豔，但同時想此百合花的嬌豔成爲羣衆的賞品；共產主義者也愛溫柔的美的偶像，但同時願把此溫柔的美的偶像立於羣衆的前面；共產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之無意識的玩物，非常地厭惡，然對於美術館、博物館及一切可爲羣衆利益的藝術作品，仍保護之不暇，還說甚麼破壞呢？共產主義者對於帝王的冠冕可以踐踏，但是對於詩人的心血——海涅的織工，哥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頌，仍是尊崇！ 我的海涅啊！ 你可知道你有許多的作品還爲共產主義者所頌讚呢？ 倘若你能聽到這頌讚的聲音，你又作如何感想呢？

海涅真是白憂慮了！

倘若有人說，無產階級祇能作破壞人類文化的事業，無產階級革命也祇是爲着討厭的麪包問題，而不能顧及人類文化的前途，那麼，我們現在拿俄國無產階級做一例證，好不好呢？

我們是粗暴的勞動軍，
我們戰勝海洋陸地的空間；
舉着人爲的太陽之光照遍都城，
我們的心靈之火也紅得動地驚天。
我們立於暴動的權威之上，
讓人們對於我們的呼喊：
『你們是殺美的劊子手啊！』
爲着明天，我們拋去藝術之花，
我們焚毀宮殿，破壞博物館！……

——克里洛夫我們詩一節——

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怒濤中，本有破壞一切藝術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不過是對於資產階級文化之反動，爲一時的，無理性的現象。 克里洛夫本是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詩人，這一種不顧一切的宣言，實可代表俄國無產階級對於文化，一種反常的心理。 然而當十月革命發作時，對於文化問題之解決有二大趨向：克里洛夫代表無產階級之一種反常的趨向；我們又可以在無產階級詩人格拉昔莫

夫詩中，看出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文化問題之一種偉大純正的趨向。 格拉昔莫夫答覆克里洛夫的宣言：——

我們統了都拿來，我們統了都認識，

我們探討廣大的深淵到底。

這金光燦爛的五月，

使得春天的心醱沈醉，

我們能領受一切，

我們向着這新的博物館高舉玉杯。……

這眞是無產階級對於文化的態度啊！ 「我們統了都拿來、我們統了都認識」，這種態度是何等偉大呢？ 雖然當無產階級革命時，發生一種反常的潮流，但是這種反常的潮流是一時的，而非永久的。 整理過去的文化，創造將來的文化，本是無產階級革命對於人類的責任，這種責任也祇有無產階級能夠負擔。 所以克里洛夫的宣言終爲格拉昔莫夫的宣言所戰敗了。

十月革命以後，一些攻擊共產黨的人們，天天閉着雙眼，亂駡共產黨人爲殺美的劊子手，人類文化的蟊賊，——總之，共產黨是野蠻分子。 現在俄國革命已經六年了，無產階級政權日益鞏固，而對於俄國舊有的文化，所損害在什麼地方呢？ 劇院博、物館，不但沒有被野蠻的共產黨所破壞，而且較從前增加得多了。 雖然在最短時期中，不能產出偉大的著作家，但是現在俄國文學界總比歐美興勃得多了。 教育因爲經濟困難不能發展到我們所希望的地步，但是比較未革命以前，一般人民的程度已高得多了。 到底無產階級對於人類文化所損害的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革命對於人類文化有無損害，我們可以在俄國看得出來。 倘若反對共產主義者的人們，一定要駡共產黨爲人類文化的蟊賊，那我們也不願意多爭辯了。

* * *

不錯，無產階級革命是爲着解決討厭的麵包問題，倘若沒有麵包問題，十月革命也將不會發現了。 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就止於解決麵包問題嗎？ 正面說無產階級革命原是爲着解決討厭的麵包問題，而在反面說，無產階級革命也就是對於人類文化之促進。 麵包爲文化之本

，麵包問題不解決，人類文化永無充分發展的希望：人們不能餓着肚皮，靜聽美妙的音樂；人們更不能餓着肚皮，創造出貴重的作品！ 我們固然知道這美妙音樂，貴重的作品，可以圓滿人類最高度的精神生活，但是若麵包問題不解決，這美妙的音樂，貴重的作品，縱然不能完全不能存在，至少也可以說爲少數人獨享，而其餘的多數人們，都無賞鑑、聽聞的機會。

無產階級革命，不但是解決麵包問題，而且是爲人類文化開一條新途徑。

人類的精神生活由其物質生活而定。 換言之，人類文化依着物質的——經濟的——基礎而發展；物質的基礎發展到某一定程度，人類文化必與之相符合，而不能超出範圍，因爲人類文化本是人類物質生活的產物。 某一時代經濟發展的形式規定某一時代文化發展的程度：原始共產社會時代的文化是一樣，封建制度時代的文化是別一樣，而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更與前二者不同。 經濟形式進步，文化也隨之發展，所以封建制度時代的文化比原始共產社會時代的文化高，而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又比封建制度時代的文化高。

但是因爲生產力沒有充分發展的原故，社會中分成統治與被統治二個階級；因爲社會中有階級的差別，文化亦隨之而含有階級性。 統治的階級爲着制服被統治階級，於是利用文化迷惑被統治階級之耳目，而別一方面被統治階級生活於勞苦之中，幾無享受文化之機會。 不錯，文化爲全人類的結晶，但因階級鬥爭原故，文化本身不得不蒙着一重階級色彩了。

試問在現在有階級的社會中，多數人們能聽得美妙音樂麼？ 多數人們有創造貴重作品的機會麼？ 資產階級佔有文化，或藉文化爲消磨無產階級覺悟的工具，可以說，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文化非有害於無產階級，即與無產階級沒有關係。

試問現代的文化能稱爲全人類的文化麼？ 現代的文化是階級的文化！ 階級爲文化發展的障礙，階級不消滅，人類文化永無充分發展之可能。

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消滅社會階級，建設無產階級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生產機關與工具既歸公有，競爭市場的現象必歸消滅。　用全社會力量發展全社會生產力，生產力當然可以發達到最高程度，而隨生產力發展而發展的文化，當然也可無止境地發達起來。　階級既歸消滅，文化的階級性亦隨之而失去，全人類的文化方有開始發展之可能。　雖然無產階級革命一時不能創造成全人類的新文化（因為階級一時不能消滅），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却開闢了創造全人類的新文化之一條途徑。

照着這一條新的途徑走，且看將來人類文化的燦爛光華啊！

倘若現在的社會中，多數人們不能靜聽美妙的音樂，無創造貴重作品之機會，則在將來社會中，人人都能靜聽美妙的音樂，都有創造貴重作品之機會，豈不是快事麼？

・　・　・

所謂無產階級文化，是否有存在之可能？　主張全人類文化說者，以為文化為全人類所有的，當然沒有階級性，所謂資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等等，直是一種成見而已。

我上頭已經說過了，文化為全人類的結晶，不應為任何階級所獨占，但是在有階級的社會中，文化雖為全人類產物，其勢力不得不為統治階級所私有。　統治階級，一方面為自己階級地位鞏固計，竭力發展自己階級的文化，而別一方面，將所有非自己階級所產出的文化，務使其適應自己階級的利益，而灌輸之以自己階級的思想。　階級的文化就因此而成立了。　封建階級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資產階級也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在事實上，實不容加以否認。

無產階級亦與其他階級一樣，在共產主義未實現以前，當然能夠創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無產階級的文化。而在別一方面說，這種無產階級的文化為真正全人類文化的開始。　真正全人類的文化，在無產階級完全得到勝利之後，纔能實現：無產階級消滅各階級之後，全人類成為一體，文化再沒有含着階級性的可能。　此種共產主義

的文化——全人類的文化——現在我們暫且不說，我們所要說的，就是在過渡時代，無產階級能否創造自己特殊的文化。

無產階級文化，在歐洲、美洲已經開始發展了。　無產階級既成為政治上一大勢力，在文化上不得不趨向於創造自己特殊的、而與資產階級的相對抗。　這種趨向經過自己的思想家表現出來。　無產階級親手創造出許多偉大的無產階級詩人。

但是在無產階級未握政權的國家中，此種無產階級文化，當然發展在極低度，因為物質的力量欠足，無產階級不能為所欲為的原故。　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譬如俄國），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程度快得多了。　現在俄國無產階級的詩人，無產階級的劇院，無產階級的藝術家……在文化上，已經奪得一部分優越的地位，而努力創造自己階級的文化，這些無產階級詩人、劇院、藝術家……可以說為無產階級文化的代表。

倘若有人問：無產階級文化是不可能的呢？　我們就回答：無產階級文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無產階級文化在自己社會經濟的基礎上，當然比資產階級文化高些，範圍寬大些。　無產階級文化的基礎是現代的大工業；偉大的機器已經鍛鍊得無產階級異常堅固，——因此無產階級的文化更有切實的根據。　在思想方面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偉大思想家，已成立科學的根據，比較資產階級更強有力得多了。

倘若資產階級從高等的階級（貴族）及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中得了許多幫助者，無產階級從別的階級中所得來的幫助者必定更多。　一些慈心而穎慧的人們，自然對會產階級抱絕大的同情。　有時並且有些偉大的分子從敵無階級跑將過來，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忠臣。　這些階級的叛賊，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前，可以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速度，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更對無產階級文化之創造上，將有莫大功績。　因此無產階級的文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已有很堅固的根據了。

現在且回頭看一看無產階級革命後的俄國：俄國無產

階級收集了許多出別階級跑來的一切尊重人類文化的分子，正在一方面發展無產階級文化，而別一方面同時開始全人類文化的途徑呢！ 倘若同海湼有一樣憂慮的人們，現在可以覺悟了！

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

蔣俠僧

一 緒言

——倘若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
那末，我就要問，上帝由何而產生？
可笑！ 人類自己創造了上帝，
而反以上帝爲萬能。——

舊經典對於世界之解釋，以爲世界爲神意所創造，生於無有，乃千古不變者，——這一種愚笨而幼稚的思想，不能滿足現代人類求知的慾望了。 幾千年人類所積聚的觀察及所經過的事實，皆與此類謬誤的觀念不能相容。現代的科學已發達到較高的一點，凡往昔所不能解釋者，現在皆能窮究精微，不遺餘地。 地質學對於地質的分析，生物學對於動植物界的研究，——皆顯明地指示我們，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之物。 一切自然界都在不斷的發展中，亦即都在不斷的變動中。 日球也罷，行星也罷，一切無機體也罷，一切有機體也罷，皆非忽然一時發生者，今日他們在吾人前呈如此的現象，也不知道經過幾許的變動而來。

自從達爾文學說出世以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兩句話成了生物界一個定案。 人們既知物種的由來及其演變，自然把神意創造宇宙之說拋入天外雲邊，不復相信。 哥白尼發明地球繞日而行，久已規定對於宇宙的法則之科學的唯物的觀念。 我們現在可以說此二人給了人類解釋自然界發展的鎖鑰。

自然界既如此，人類爲自然界之一部分，能否逃出自

然界的範圍？ 人們說，人類爲萬物之靈，其發展演進當然非自然界所可擬比，我們可以用科學的唯物的眼光觀察自然界，絕不可以用科學的唯物的眼光觀察人類的自身。

倘若這一句話是對的，那末，人類的歷史茫茫，我們將無從研究起；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我們也無從而認識；我們是組成人類社會的分子，我們的行爲又應以何爲標準呢？

不！ 人類既爲自然界的一部分，當然逃不出自然界範圍以外，——人類社會的變動爲人類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基礎之變動的結果，若把人類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基礎之變動的線索，考得清清楚楚，則知人類社會的發展原有一定的規律，並非沒有認識的可能。

馬克斯以前，唯物史觀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未成爲一科學之時，學者總未尋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則，因之，我們也就尋不得一個圓滿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解釋。法國大革命的代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一方面創立唯物的世界觀之堅固的根基，解釋自然界的眞相；但是一涉及人類的歷史，他們完全陷於唯心論的幽谷。 他們說思想支配世界，理性有管理人類社會的本能。 凡一切不合於理性的，皆不宜存在；封建制度不合於理性，當然無長久存在的必要。 他們高唱平等、自由及博愛的美歌，咒詛不合理性的遺物。 但到大革命以後，社會中矛盾的現象不但未減少，並且因之而劇烈；不合理性的事實，不但沒有消滅，並且因之而增加；所謂平等、自由及博愛到什麼地去了呢？ 革命前理性被視爲神聖的萬能，革命後理性不禁蒙了無限的羞辱！ 社會中自然有一種潛勢力規定社會前進的方向，不與理性的願望相符合。 也好！ 有了此一番歷史的大經驗之後，在永遠的利益鬥爭之中，人們不得不另尋社會發展之內部的規律，——不依賴單獨個人的意志與理性的規律。

這個社會發展的規律被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始人馬克斯尋將出來。 馬克斯首先使歷史成爲眞正的科學，規定一個嚴密的規律，而以唯物的觀點解釋一切過去歷史的事實及現在的現象，預言將來的趨向。 馬克斯指示我們研究

人類社會真正的方法，他雖然沒有解釋唯物史觀的專書，但是我們可以在他經濟學批評的序書中，已可以得到唯物史觀之真確的概念。

稀奇！達爾文物種由來出世的一年（一八五九年）也就是馬克斯經濟學批評出世的一年。　一個探得生物界的隱密，一個發明人類歷史的真象。　兩位偉大的學者給了我們對於世界及人類社會之一明了的概念。

二　生產力發展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

人類離開動物界，能開始創造自己人類的歷史，僅僅從他會利用工具，並且會製造工具的時候始。　尋找食物或與仇敵奮鬥，也有許多高等動物會利用工具，如猿猴拋石打敵手與用樹枝砌穴或打菓實等。　但是他們所利用的是現成的工具，而不知改變工具以適應自己的需要。　唯一的會製作工具的動物即為人。　因此，人能使自然界適應自己，而自己很少的時候適應自然界。　一切動物只能適應自然界的環境以圖生存，否則無生存的可能，而人則逃出此法則以外。　一切動物種類的進化僅表現在自身自然的機官（角、牙、爪……）之改良，而人的進化則表現在改良人為的工具，發明人為的工具上面，而非自身的機官。　工具成為人手的使徒及人與自然界的中間物。　人有了此中間物之後，在生存競爭之中，超出於他動物界，他動物界適應自然的環境為消極的、肉體的，而人適應自然的環境為積極的、技術的。

但是，人與他動物異者，不僅僅在於能使用工具，採取現成自然界的物品（如植物的菓子、生肉……），並且有了工具之後，人能開始生產物品——使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物料成為更有益的，更便利的。　人開始種有用的一切植物及製造這些植物的菓實豢養有用的動物，採取植物的纖徵織成衣服，剝取動物的皮毛……這些都為他動物所不能。

利用工具經營生產的事業，人能創造給自己某種程度之生產力的積蓄。　生產力發展之後，人類能在勞動的過程中積聚種種的經驗，養成種種精神上的習慣、技術的才

能，——換言之，生產力爲人類文化的根本，也就是人類異於他動物之唯一的原因。

因此，唯物史觀的第一個原則：生產力發展爲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一要素，或者說，生產力發展爲人類歷史發展之唯一的動力。

三　人類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

馬克斯說：「人類改變圍繞自己的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私有的特性。」這個意思就是，環繞人類的自然界對於人類的文化及生產力的發展，當然有巨大的影響。人類不能離開自然界而生存，人類勞動的對象亦超不出自然界的範圍，人類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乃爲不可免的事實。

大家久已知道，落居於某一地理環境之中，人不得不將自己的機體與社會的生活適應此地理環境，——這是必然的事情。在熱帶之下，因爲太陽逼射的原故，人們的面貌及皮膚不得不變爲黑色。因此，人類的種族就發生區別，我們照着皮膚顏色區分五大人種的差別。並且氣候對於人類文化發展的程度及形式，亦有非常大的影響：——處在熱帶的居民，因爲自然界的供給已經充足，無再須人工探討的必要，生活條件毫不發生問題。生活條件既然充足，當然沒有鼓起人們勉力勞動，趨向發展的激力。因此，生產力凝滯不進；生產力既不前進，文化自然無發展的可能。在極寒帶的地方，自然界枯寂而嚴厲，居民以最大限度的勞力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品；終日奔波於爲生活而奮鬥之中，沒有些許的餘時發展自己生產力的可能，生活無成爲更富足更變動的機會。他們的文化又從何而發展起呢？所以我們在最熱的地帶與最寒的地帶，都找不出高度的文化來。人類高度文化發展的地方都處在溫帶之下，因爲溫帶地方，一方面天然物不十分的充足，還須要人們勤勉的勞動，而別一方面，人們的勞動皆可以得着實效，不致於空費精力。人們除了每日探求生活品之外，還有一部分的餘時，在此餘時之中，有了發展文化的機會。

至於地面是高原或是平地，河流之多寡，海岸之曲折等等，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亦有相當的影響。　倘若某民族落居於高原之地、叢山深谷之中，與別民族無交通往來的機會，其文化的發展，當然亦隨之而局促。　倘若某民族落居於海岸曲折之域，或河流交叉之間，交通既然便利，文化的發展當然有更多的機會。

最後，地土與埋伏在地土下財富的性質，對於生產工具與文化的形式，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如某地適於牧畜，某地適於農業，某地適於工業，皆爲顯然的事實，我們絕不能把適於牧畜的地方變爲適於農業的地方（指古代人類社會而言）。

因此，人類社會文化的發展，及此發展的方向、形式、速度，在最初期已爲外界物質的勢力、自然界的條件、地理的環境所規定，完全不依賴於人類的意志。　然而此種發展到了某一方向之後，就要受內部原因最大的影響，生產力要佔第一個位置。　生產力越發展，則地理環境的影響越減少，人類越能征服外界的條件。　現在的歐洲人或美國人無論到某一地方，皆能安然生活，而使自然界屈爲己用。

四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人類非唯一的社會動物，但是人類是唯一的達到社會共同利用工具的動物。　因爲人類能共同利用生產的工具，所以除了自然界的環境而外，同時又創造了社會的環境。　這個意思就是，人類既然共同向自然界奮鬥，在此奮鬥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相互發生一種關係。　這種相互的關係以生產力的狀況而定，當生產力變動之時，此種相互的關係亦必隨之而變動。　馬克斯稱此相互的關係爲生產關係。　某一時代的生產關係，必與其生產力的狀況相符合。　馬克斯主義當研究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的過程時，必以此生產力的分析爲出發點。　馬克斯在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說：

「人們加入一定的，不可免的，不依賴人們意志的關係——生產關係，此種生產關係一定與物質的生產力發展

的程度相符合。」

在哲學之貧困一書中，馬克斯又說：

「某一定的社會關係，如緜、布一樣，爲人們的產品品。 社會關係與生產力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發明新生產力，人們改變生產的工具；而改變生產工具，供給生活的工具，——同時人們亦改變一切自己的社會關係。」

我們在以上所引證的話之中，已得到唯物史觀眞確的概念。 唯物史觀以生產力爲人類社會之唯一的、物質的變動的要素 因爲生產工具改變，社會關係亦隨之而改變 我們若欲研究歷史的過程，不得不先自研究生產力始爲明了此義起見，我們可以說出來幾條例證。

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分爲以下的階級：一、漁獵時及採取植物的菓實；二、游牧；三、農業，此時期生活已經固定了；四、最後，各種工業，從手工業到現代機器的生產爲止。 每一階級有與生產力相符合的特殊的社會關係——特殊的社會生活的條件。 如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漁獵及採取植物菓實時代），每一家族採取生活的物品，皆取共同的形式——共同勞動，共同分配，誰個也不能說某一獸爲他單獨所獵殺的；所得的物品既然是共同的結果，當分配物品的時候，當然分不出差別來。 在此種制度之下，人們間的關係——親愛自己的家族，仇視其他的家族與部落。 此時代完全爲共產主義的，沒有私有財產的存在，階級的區分及貧富的差別。

當漁獵不能供給某一部落的生活之時，於是轉而爲游牧。 人們豢養某種禽獸，食其血肉，衣其皮毛。 人們隨畜隊而飄流，此牧場無用時，則轉移於彼牧場。 比較起來，游牧比漁獵的生產力高得多了。 游牧不需要集體的工作，每人皆知自己所領有的畜隊，私有財產遂因之而產生。 人們開始製做剩餘的物品。 從前這一部落從彼一部落所捕獲的俘虜十九皆被屠殺，到了現在，此種俘虜不必屠殺，而可以强迫之工作，對於主人供獻利益。 於是奴隸制度因之而生。

這一種奴隸與主人的關係之發展，在游牧轉而爲農業的時候更甚。 當人口增多，牧場不足的時候，人們不得

不個居某一地方耕種可供食的植物，農業遂因之而發生。私有財產的制度更加鞏固，奴隸制度更加發展。大家族分散爲小家族，每一小家族耕種自己一片土。於是起了階級的分化，發生了貧與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階級鬥爭既非常嚴厲，於是階級統治的組織——國家因之而發生，且保護富人、反對貧人的法律也因之而出現了。

固定農業的經濟爲自然的經濟，每一家族製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品。至生產力更加發展之後，交易的行爲因之而起，商業日發展不已，自然的經濟不得不破壞了。工業隨着商業亦日漸發展起來，直到現代大工業的機器生產。在機器工業時代，人們間的關係與自然經濟時代大相懸隔。自然經濟時代，封建階級統治農民階級；現代資本經濟之下，資產階級統治僱傭的無產階級。若當封建時代，階級鬥爭尚未十分劇烈，則現代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間鬥爭已達到極高點。現代一切國家的、社會的生活，可以說與封建時代大不相同。

綜觀以上，某時代生產力之發展的程度規定某時代生產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有了固定的農業，地主與農奴的關係成立；有了大工業的生產，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成立。此種生產的關係，完全不依賴人們的意志，因爲每人所參與的生產關係已經是現成的，農奴的兒子生下來卽爲奴農，絕不能轉變爲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沒有生產工具的人當然要賣自己勞力於資本家，爲資本家的僱傭工人。地主非某一農奴所創造的，資本家非某一工人所創造的，乃歷史的結果。若某一工人不願賣勞力於資本家卽刻就要挨餓。

生產過程中人們相互間的關係搆成經濟的結搆——社會的基礎。一切社會的築物：國家的組織、法律、道德的觀念，科學的與哲學的思想，都建築在這個基礎的上面。每一社會的經濟組織與生產力發展的階級相符合，而某一社會的政治、思想，又依賴此經濟組織而立腳。因此，社會生活的變動，政治的、思想的演進，其根本的原因埋伏在經濟的組織中，而不應向哲學中、宗教中或文學

中去搜尋。

生產力爲唯物史觀研究社會發展的出發點，非常的重要。若不明了生產力的意義，則研究人類的歷史將無從入門。我今因限於時間，不能詳述。爲使讀者更爲明了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係變動起見，特列一表如下：

生產力發展表

生產力	生產的性質	勞動的生產率	社會的組織	羣居的範圍
人們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採取現成的生活品	無剩餘的生產品	原始的宗族共產主義，剝削無存在的可能	不很大的羣隊，每一隊的人約40——50
人＋牲畜（馬、牛）	原始的農業 游牧	剩餘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宗族的共產主義破壞　家族的共產主義　奴隸爲家族中的一員	公產社　人數爲300——500
人＋牲畜＋開始利用風力、水力	較進步的農業及牧業 手工業的技術發展 奴隸與農奴的苦役	有剩餘的生產品	農奴制度 階級： 武士　神甫 農奴　奴隸 商人	諸侯的采邑有時包括數千人

手工業	在城市中開始發展很高度的手工業的技術	同上	小資產階級交易的制度 自由的手工業者 自由的農民	城市公社與其周圍包括數千人以上
人＋牲畜＋蒸氣的發動機 複雜的機械 機器的、煤氣的生產、此世紀之末，人與牲畜的作用，肉體的力量沒有需要，人僅爲重要的指導者	技術非常發展 農村經濟 大工業	剩餘的生產品的數量甚大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 大資產階級， 中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 貴族變化爲資產階級，農民破產	社會間關係包括無數千萬人，起初以一民族的國家爲範圍，然後推至於全世界的市場
機械的發動機（電氣化），人僅爲一指導者而已	工業與農業聯合一起，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聯合一起 自由的合作	社會必需的勞動減至極低限度 生產率非常的高	將來的共產主義的制度	全人類在一個經濟的組織中過生活

五　築物學基礎

——我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裏，
無意地吃了許多花菓；
我那知道花菓的蜜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我逗遛在綿延的時間裏，
無意地聽了許多哭笑；
我那知道哭笑的音流。
會變成了我的心靈呢？——

——俠僧我的心靈詩二節——

倘若我沒有吃過花菓，我一定不知道花菓蜜汁的味美，倘若我沒有聽過哭笑，我一定不知道哭笑音流的威力。倘若我不旅行在這廣漠的空間裏，我將無從而吃花菓；倘若我不逗遛在這綿延的時間裏，我將無從而聽哭笑。

呸！ 我之所以有心靈，原來是吃來的，聽來的，旅行來的，逗遛來的！ 倘若沒先有一個物質的我，則這個心靈的我亦將無從而存在。

哲學上唯心論與唯物論的爭點是：先物質而後精神呢？還是先精神而後物質呢？還是精神與物質是並立的呢？——生活規定意識呢？還是意識規定生活呢？ 關係精神與物質間的關係之規定，不在於抽象的爭論，而在於具體的實際的明證。 數千年人類實際的經驗，近代發展極高度的科學指示我們，精神不過是物質的一個特性，離開物質，精神無存在的可能。 當你活着的時候，你能思想，你有無數量的情緒，但當你一死的時候，你將同別的無機體一樣，不能起一點作用了。——此完全屬於哲學範圍，現在且不多論。 現在且說一說意識與生活的關係。 原來意識與生活是精神與物質的變稱，不過意義比較寬泛一點。 在社會學上，討論的是生活與意識的問題，而非物質與精神的問題。 唯物史觀是馬克斯主義的社會學，當然負有解決此問題——生活與意識的關係——的職任。

『非人們的意識規定社會生活的形式，乃社會生活規

定人們意識的形式。」這是馬克斯對於生活與意識的關係之公式。此公式並非武斷的，乃從歷史過程中尋出來的；我們執此公式對證歷史的過程，方不致神昏目亂，無所適從。

原始共產社會之風俗，道德的觀念，醜美的觀念，絕對與農奴社會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不同。若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同原始共產社會的人們聚起來討論道德的觀念，必定大家莫明其妙，互不了解所說的是什麼。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階級鬥爭規定階級的意識，創造出來特別的階級的心理；此一階級對於世界的觀念，絕不與彼階級相同。若資產階級的代表辨護現代社會制度之正當，則無產階級的代表積力企圖推翻現代社會不公道的、非正誼的制度。因此，在現代的社會中，科學也罷，哲學也罷，藝術也罷，宗教也罷，沒有不帶階級性的。

我們可以下一定案——意識是生活的反映。意識的形式一定與社會生活相符合；社會生活是變動的，所以意識的形式也是變動的。

我們再舉一個例：中國社會數千年生產力凝滯不進，農業與小手工業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中心，封建制度非常堅固，一切社會思想都是封建式的。但是自從門戶開放以來，歐洲資本主義侵入內地，農業的小手工業的生產不能敵抗大工業機器的生產，經濟基礎起非常大的變動，社會生活日形不安，騷亂已極；而同時思想界也隨之變動，什麼自由、平等、德謨克拉西、民主共和國，閙個不了；若比之海禁未開以前，真有天壤之別罷。

社會經濟生活變動，意識的形式當然亦隨之而變動。意識的形式包括宗教、國家、哲學、藝術、法律，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而非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社會經濟生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之相互的關係，社會的結構——為一切意識的形式之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切科學、法律、道德、藝術等等的築物。

現在就要發生問題了：既然一切意識的形式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則築物對於基礎是否有反感的作用？一切哲學、法律、藝術發生後，對於社會生活能無影響麼？無

產階級獨裁制之政治的形式能否將資產階級的生產制度變爲社會主義的？ 社會主義思想是否形成一種力量？ 倘某種藝術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然而此種藝術既成之後，對此社會關係能無反感的作用麼？

對於此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地給一答案：築物對於基礎有相當的反感的作用。 我們現在可以舉幾個例子：

中國雖經過一度民主革命，然因經濟落後，國際地位底下，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事業，致政權落於封建階級——軍閥之手；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因欲陷中國於殖民地的地位，不辭積力幫助軍閥，剝削中國的人民。 因此，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非常之慢，不但無產階級少發展的機會，卽資產階級亦還未伸起臂來。 誰個能否認現在中國軍閥與世界帝國主義者合作的政治形式，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沒有巨大的影響呢？

十月革命成功，俄國無產階級建設蘇維埃共和國，惟勞動者有選舉標及被選舉權，資產階級在法律上毫無地位。 在思想方面，政府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分謝舊制度的遺物。 在經濟方面，積極擴張國有工業，樹立社會主義的根基。 誰個能否認無產階級獨裁制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不有促進呢？

就道德方面說。 俄國勞動階級現在差不多大半都明了自己階級的地位。 當工人在工廠做工的時候，以爲自己的義務，不僅多盡一點力强固蘇維埃俄國，並且多做一點工要幫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因此，怠工、罷工的思念總算減少到最底度。 紅軍爲什麼這般勇敢呢？ 因爲他們都知道自己是共產主義的戰將，是勞動階級利益的保護者。 他們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忠心，實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不小的幫助。

就宗教方面說。 在東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諸國，本地資產階級利用宗教號召國民反對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生產關係，奧哈默德的徽名大有功能。 中世紀歐洲的執權者垂涎亞洲的財富，組織紅十字軍東征，一般愚蠢的國民爲着要奪回『聖屍』，於是也就不辭辛苦艱難，做宗教的忠僕。 結果，從亞洲所刼奪的財富，助長歐

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給我們的例——宗教對於生產力的影響——非常之多，現在可以不必多舉。

綜觀以上，築物對於基礎有反感的作用，毫無疑義。

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沒有一定的界限呢？

馬克斯說：『隨着經濟基礎變動，一切巨大的築物遲早都是要崩壞的。』這一句話有兩層意思：一，築物的崩壞並不是即刻同基礎的變動一起，或者基礎變動了，築物因為習慣、傳襲，固泥太深，一時不能崩壞淨盡；二，基礎變動了，築物雖快或慢一定是要崩壞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築物對於基礎具有反感的作用的，但是此種反感的作用有一定的界限。

法國大革命前，封建制度妨礙生產力發展，但到十八世紀之末，生產力已發達到某一程度，資產階級不得不推翻封建階級而代之，於是革命爆發，封建制度崩壞。 當資產階級初得勢之後，一切資產階級制度實助長生產力發展，但是到了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已與資本私有制度相衝突，無產階級又不得不取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代之。 但是當無產階級革命初成功之時，無產階級獨裁制雖能助長生產力發展，然而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即刻創造成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必定又要經過許多時期。——倘若築物能根本地更變基礎，則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又無從研究起了。 築物當未影響基礎之時，先爲基礎所創造；當築物發生後，其對於基礎的影響，亦祗能到某一定的程度，而不能超過範圍。

六 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

人們說：歷史是幾個『個人』所造成的，若把歷史過程中幾個偉大的人物除去，還有什麽歷史之可言呢？ 沒有拿破崙，還有誰個能領率大軍橫掃歐洲？ 沒有華盛頓，地球上將無合衆國之名。 沒有列甯、脫洛斯基，俄國亦將不致有十月革命之發生。 總而言之，歷史是幾個偉大人物所造成的，無偉大人物，也就沒有歷史了。

這種見解不僅是一般普通人的，差不多爲歷史學家所公認（除了馬克斯主義派的歷史學家）。 倘若這種見解是

對的，我們又將無從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了。　我們上頭已經說過，歷史的發展原有一定的規律，此規律並不爲個人的意志所轉移。　現在說歷史是個人所造成的，換言之，歷史是個人意志的產物；那末，個人的意志是無定的，我們能不能在此不定的意志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呢？

我們並不否認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說領率大軍橫掃歐洲是拿破崙一個人的事情則未免是謬誤了。法國大革命之後，新興的資產階級精强力壯，乘着推倒本國封建階級之餘段，極力反對自己的敵人與競爭者（如美國），企圖佔領歐洲之第一把交椅，掌握世界的霸權，自然趨向征服異地，以擴張自己的勢力。　當時歐洲各封建制度半崩壞的國家，當然敵不過新興資產階級的法國軍隊。　拿破崙不過是一個新興資產階級意志的執行者，一個統率軍隊的大將而已。　拿破崙的行動並不爲拿破崙意志所指使。　倘若沒有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推力，拿破崙能夠橫掃歐洲麼？　即使拿破崙有橫掃歐洲的偉志，結果也不過是一種幻想，並無實現的可能。　拿破崙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但是他的偉大的地方是在於他能執行當時法國資產階級的意志，適應時代的要求，完成法國大革命的事業。

沒有華盛頓，便沒有合衆國麼？　笑話！　當美國未獨立以前，英國以美國爲搾取財富的源泉，橫征暴斂，無所不至。　美國人民（包括各階級）欲圖經濟的解放，不得不先求政治的獨立。　英國雖爲美國人民的祖國，但因實際利益的衝突，美國人民不得不脫離英國的羈絆。　因此，美國獨立的要求久已堅固，並非一二人的意志。　恰好華盛頓出而任執行的職務，爲羣衆的領導，以建此偉大的功業。　假若沒有華盛頓，必定另有別一人出來，不過名字不叫華盛頓罷了。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十月革命。　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已經表現過自己偉大的革命的力量。　雖然俄國的資產階級在最後時期已發展到很高度，使俄國變成爲資本主義的帝國，然而因一方面受地主階級（貴族階級）的壓迫，總不能昂起頭來與西歐各國資產階級相並立。　但是俄

國的無產階級雖較西歐無產階級為幼稚，而革命性與覺悟的程度却高出西歐的無產階級，已具有推翻資本制度的力量。 歐戰發生後，俄國損失最多，因之俄國無產階級亦最受苦，至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差不多連麵包也沒有吃了，不得不起而革命。 十月革命完全是解決麵包問題的革命，並非一二人意志的產物。 列甯、脫洛斯基，能適應無產階級的要求，獻身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纔能為十月革命的指導者。 他倆對於十月革命的助力是非常偉大的，誰也不能夠否認。 或者也可以說，假若沒有他倆，或者無產階級革命之成功沒有這般地順適。 但是我們不能說，沒有列甯、脫洛斯基，即沒有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而非列甯、脫洛斯基二人的產物。

總觀以上，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是偉大的，馬克斯主義並不否認。 不過我們要確定地說：個人不能轉移歷史發展的規律。 倘若某個個人能認明歷史的道路，適應社會的要求，出來執行某一進步階級的意志，纔能成其偉大。 否則，某個個人欲倒轉歷史的輪關，違背時代的潮流，即使有天大的能力，亦是徒勞無功，莫得效果。即使某個個人一時地妨阻歷史的發展，反背時代的潮流，在歷史上也只落得一個反動的罪名，沒有『偉大』之可言。 如十月革命後的田尼庚、藍格爾，中國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張勳、曹錕一些混帳東西有什麼『偉大』之可言呢？ 倘若我們要為人類社會做一點事業，而不願空費工夫，則應認明歷史的道路，羣衆的要求，而為此要求的執行者。 我們絕對不要以為自己如何想，就如何去做；而應考察羣衆的心理，作此心理的指導員。 例如現在中國社會內困於軍閥之專橫，外迫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倘若我們能領導羣衆為民族解放運動，我們一定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

我們可以不做偉大的人物，但是我們要認清歷史發展的道路！

七 結論

人類社會的歷史絕不允許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另走別一個道路，而與其他民族及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 也許所走的遲快不同，第一個國家在第一個階級走着，第二個國家在第二個階級走着，而第三個國家已經走到了第五個階級。 但是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同一的，例如美國資本主義發達最早，法國次之，俄國尤次之。 但是無論英國也罷，法國也罷，俄國也罷，社會的發展都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級。 既然有了資本主義，於是在資本主義的腹內一定生存着共產主義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資本主義一樣。

俄國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民粹派說：俄國所走的道路不應如西歐一樣，因為俄國的國情與西歐不同。 西歐的資本主義為害甚大，不適合於俄國，俄國無避免資本主義的可能。 俄國建國基於農民，農民有「密爾」的制度，可為社會主義的根基。 俄國農民有實現社會主義的能力。 但是八十年代後，普列哈諾夫由民粹派轉而為馬克斯主義者的時候，於是馬克斯派認明在俄國一定要發展資本主義，一定要走西歐所走的道路。 馬克斯派很確定地說，俄國避不了資本主義，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是將來的無產階級，而非現在的農民。 這兩種意見的爭辯，孰是孰非，俄國歷史已經明明白白指示出來了。 現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我們更有趣味地問一聲：究竟俄國的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還是農民呢？ 啞！ 俄國不但經過了資本主義，而且現在走到了社會主義的開始！ 俄國無產階級正在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業！

現在在中國或者也有人們說：中國的國情是特殊的，中國不應走歐美所走過的道路。 歐美資本主義發達，致有勞資階級鬥爭的慘狀，故在中國應免去階級鬥爭，而另走別一幸福的道路。 中國社會無階級的分化，沒有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的分別，故共產主義學說不適於中國。……這種願望或者是很好的，但是中國近數年來的歷史，已經說明這種願望或主張是荒謬的。 誰個還能說，現在中國沒有資本主義，或是中國資本主義不正在發達呢？ 誰個能說，現在中國沒有勞動階級呢？ 看看水手的大罷工

，京漢鐵路大罷工，湖南紗廠的慘殺案，……豈不是都足証明中國一定要走歐美所走的路之証據麼？ 我可下一定案：中國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中國有勞動階級的鬥爭，中國將來一定有無產階級革命。 這並非我一個人的願望，乃是客觀的物質的趨勢。

生產力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因為生產力未發

展到極高度以前的時候，在生產過程中不得不形成階級的差別。 有了階級就有了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之最後一步為階級的消滅——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度，建設共產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無論那一部分社會都逃不出此規律的範圍。

我們且看中國社會的將來！

辯證法與邏輯

蒲列哈諾夫(Plekhanoff)著
鄭超麟譯

馬克思與昂格思底哲學，不僅是唯物的哲學，而又是辯證的唯物論。 反對這個學說的人，表示兩種意見，他們以為：(一)辯證法本身受不起批評，(二)唯物論與辯證法不能相容。 我們對於這兩種意見須得答辯一下。

讀者大概都還記得，伯因斯坦(Monsieur Bernstein)先生怎麼用辯證法底惡影響去解說他心目中所謂馬克思與昂格思底錯誤。 通行的邏輯必得有這個公式：『是——是與否——否』，而辯證法則不然，牠把這個公式翻轉過來，成了恰相矛盾的另一個公式：『是——否與否——是』。伯因斯坦先生討厭後一個公式，就說牠能領導人們至極危險的邏輯底錯覺與謬誤。 所謂受過教育的讀者先生們，或許有大多數同意於伯因斯坦先生，因為公式『是——否與否——是』，從表面看，固然與推理底根本律成顯著的衝突。 這裏就是我們該當討論的一方面。

推理有三個根本律：(一)同一律，(二)矛盾律，(三)不容間位律。 同一律說：甲是甲或甲——甲。 矛盾律

——甲不是甲——不過是第一律底否定形式罷了。按照不容間位律，凡二個互相衝突的矛盾判斷，不能二個都是錯誤，甲是乙或是非乙：這二個判斷中，一個是對的，必然可以斷定他個是錯誤，反之亦然；這裏沒有折衷的判斷；也不能夠有折衷的判斷。

伊伯爾凡格(Tberveg)覺得矛盾律與不容間位律，可以聯合在底下一條邏輯的原則裏頭：對於每個完全確定的——即在這個完全確定的意義內明白的——關於以某一定特性附屬於某一定物件的問題，應該答覆：『是或否』，而不能答覆『是與否』。

固然，很難的發表任何意見，反對這條原則底真確性；可是這條原則果真對了，那麼公式『是——否與否——是』似乎絕對不能成立了；我們也只好與伯因斯坦先生先例嘲笑這個公式；而這個問題就牽連到發問：怎般舉世公認的大思想家，如希拉克里特(Héraclite)、黑格兒(Hegel)、馬克思，能夠承認這個公式，比較那根深蒂固建築於上述的推理根本律之上的公式『是——是與否——否』，爲更滿意些？

這個，爲辯證法的必然結論，似乎是無可否認的。但在未曾接受這個結論之先，須得從論題底別一方面看看。

物質底『動』形成一切自然現象底基礎。可是『動』是甚麼？『動』就是顯著的矛盾。如果有人問你，在某一定空間，某一定時間內，有無『動』的物件？那麼你以極真實的誠意，將不能按照伊伯爾凡格原則答覆他，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按照公式『是——是與否——否』答覆他。『動』的物體存在於某一定空間，而同時又不存在於這個空間。對於這個，除了公式『是——否與否——是』之外，別無方法可以判斷。這一點就是贊助『矛盾邏輯』的一個無矛盾的證據。誰不願意順承這個邏輯，誰就該當同老熱隆(Zénon)一塊兒，聲言，『動』不過是感覺底欺騙。

我們間所有不否認『動』的人：推理底『根本律』既然與物象底根本實質衝突，我們將何所適從呢？不是應

該謹愼一點，來對付這個問題嗎？

歸結起來，似乎我們突然處在岐路之口：或者承受形式邏輯底根本律而否認『動』；或者反之，承受『動』而否認這個律。處在這個岐路之口，以最少限度量，也不是一件樂意的事。試看解決這個岐路究竟是不可能的麽？

物質底『動』爲一切自然現象底基礎。『動』即是矛盾。關於這個，應該用辯證法去判斷，即應該用伯因斯坦先生所叫做『是——否與否——是』公式去判斷。因此我們應該承認，我們上面所說的，是關於一切現象底這個基礎，我們是站在『矛盾邏輯』範圍內的。但是『動』的物質因子，互相結合，形成人們所知道的總體——物。這些總體各以凝結程度，爲相互間區別的標準，牠們存在的時期長短不一，過後牠們就變成他種總體而消滅了：物質底『動』永久是一個，物質本質是不滅的。不過在永『動』底結果中，一定的和暫時的物質總體發生了以後及其未消滅以前，解決牠的存在問題，必須抱着肯定的態度。因此，如果有人告訴我們金星，并問我們，這個行星是否實有，那我們不遲疑地即答覆他：是。如果有人問我們：魔使是實有嗎？那我們也可堅決地答覆他：否。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就是說，當涉及單獨物體時節，我們就可以應用上述伊伯爾凡格原則來判斷，推理底『根本律』到此也能通行。在這個領域中，伯因斯坦先生底得意公式『是——是與否——否』也就唯我獨尊了。

究竟在這裏，這個貴重公式底權力，并非無限的。固然對於已經發生出來的物體底存在問題，應該明確地答覆；但是如果物體還在發生中，那有時就不能毅然決然地答覆出來。一個人失落半頭頭髮了，我們可以說，他有大部分禿頭；但如果請你確定，幾時這個人底頭髮完全失落，成了一個十全禿子，那就不容易了。

對於每個確定的，關於以某一定特性附屬於某一定物體的問題，應該答覆是或否。這是不容置疑的。不過當物體發生變化了，牠已經消失某一定特性，或正在獲得某一定特性的時節，我們將如何答覆呢？在這個情況底

下，大家都知道須得有個確定的答覆，可是這裏要有個確定的答覆，除非是紫公式『是——否與否——是』，若是按照伊伯爾凡格介紹的公式『是或否』來答覆這個問題，不免徒勞而無功。

自然可以說，特性底消失，還未停止了物體存在，而特性底獲得却已使物體存在，因此雖然所討論的物體處在變化狀態中，還可以按照公式『是或否』得一個確定的答覆。 這個也是不對的。 青年人頸下生出細鬚來了，自然他算有了鬍子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權利叫這種細鬚爲鬍子。 頸下底細鬚雖然將變成鬍子，但牠幷不是鬍子。要變成質量，其變化須得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 誰忘記了這個，誰就失却了確定判斷物體特性底可能。

古代伊非斯(Ephese)一位思想家說：『一切流動，一切變化。』 我們所謂物體，這個總體處在遲速不等的經常變化狀態中。 在某一定總體仍是這個總體而不變的界限內，我們須得按照公式『——是是與否——否』去判斷。 但如果這個總體變了，不存在了，我們就該應用矛盾邏輯；我們不怕引起伯因斯坦派的先生們和其他形而上學的同道者對於我們的不滿意，我們須得說：『是與否，存在與不存在。』

既然『靜』是『動』底特殊狀態，同樣紫用形式邏輯原理(適合於思想底「根本律」)底推理，也是辯證法推理底特殊情況。

有人談起柏拉圖一個弟子克拉底(Cratyle)，說他不同意於希拉克里特底話：『我們不能二番跳下同一條河裏』。 克拉底以爲，不但是二番，而且一次也不可能：當我們跳下時節，河已改換了，變成另一條河了。 在這種判斷中，實際物象底元素已成漸變底元素。 這是辯證法底誤用，而非眞能應用辯證法。 黑格兒覺得：『否定底第一個否定即是烏有。』

我們的批評家中，那些還沒與哲學著作絕緣的，往往喜歡攻擊特連德連堡(Trendelenburg)，似乎他是攻擊那些有利於辯證法的所有結論的爲首者。 這般先生們顯然錯讀了——即許他們讀過——特連德連堡底著作了。 他們

忘記了底下一點——卽許他們知道這一點，但這是沒有的事。 特連德連僳承認，我們不能應用矛盾律於『動』，只能應用在『動』所創造的物體。 這是對的。 可是『動』不僅創造了物體，而且時刻改變物體。 惟其如此，所以『動』底邏輯(『矛盾邏輯』)永不會失却牠對於『動』所創造物體的權利。 惟其如此，所以我們當適用形式邏輯底『根本律』之時，應記得，這個律只在一定界限內有意義，只在於不妨害我們適用辯證法的限度內有意義。這個就可以知道，縱然特連德連僳自身沒有從他上述的——科學的認識論上極重要的——原理中，做出必然的邏輯的結論，而這個意義，在事實上已爲他所承認。

這裏，我們連帶再說，特連德連僳在其邏輯研究裏有許多很廣義的註解，不是反對我們而爲贊助我們的。 這個似乎奇怪，然而解釋這個却很簡單，特連德連僳乃專門攻擊唯心的辯證法的，卽此很簡單事實已够說明。 舉一個例，他看見辯證法承認純粹思想底自『動』，而純粹思想同時又是物象底自生，就以爲這是辯證法底缺點。 固然，這是很大的錯誤。 然而誰不知道，這個缺點純爲唯心的辯證法底特質？ 誰不知道，馬克思要把辯證法置在『足上』時候，卽開始改正牠從其老的唯心基礎上，得來的這個根本錯誤？ 再舉一個例，特連德連僳說：在事實上，黑格兒底『動』是邏輯底根本，而建築這個邏輯似乎無需要任何假設。 這也是對的。 但這也是有利於唯物的辯證法的證據。 再舉饒有趣味的第三個例。 照特連德連僳底話，大家以爲黑格兒辯證法底實際似乎只是應用的邏輯，其實不然，黑格兒底邏輯絕對不是純粹思想底產兒，牠只是預先從自然而創造出來的抽象。 在黑格兒底辯證法中，差不多一切都從經驗得來，但如果經驗討回去了牠所借給辯證法的，那麼辯證法只好背着叫化袋出走了。 這是對的不錯的！ 然而黑格兒弟子中，那些起來反對先生底唯心論，而自投於唯物論壁壘的，也是這個樣說法。

我們還可以再舉出許多同類的例，不過這樣將使我離開我的本題了。 我只要貢獻於我們的批評家們幾句話：

在特迷德迷僂與我們鬥爭中，攻擊他是可以的，但最好是絕對不要攻擊他。

再進一層。我說過，『動』是行爲上的矛盾，因此形式邏輯底『根本律』不適用於『動』。爲免除誤會起見，我們須得再解釋一下。當我們解決關於『動』由一種形式變成他種形式——例如機械之『動』化熱——的問題之時，我們也須得運用伊伯爾凡格原則。這個『動』底形式或是熱，或是機械的『動』，或是其他的『動』。這是很明白的。果眞如此，那麼形式邏輯底『根本律』，在一定限度內，也可應用於『動』。從此，再可推出，辯證法并不打消了形式邏輯，牠不過廢除了形而上學給形式邏輯的那些有絕對意義的律。

讀者如果很注意讀了上頭所說的，他將不難知道，那時行的觀念，以爲辯證法與唯物論不能相容，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在我們的辯證法底基礎上乃是自然底唯物理解。牠結合於這個理解。假如唯物論合該推翻了，牠亦將隨之而崩壞。反之，沒有辯證法，就不能完成，蓋言之，就不能成立唯物的認識論。

在黑格兒，辯論法與形而上學混成一氣；在我們，辯證法則建築在自然研究之上。

在黑格兒，活動主體——這裏借用馬克思底術語——是絕對的觀念；在我們，絕對觀念不過是『動』底抽象化，物質底所有總體與狀態，都從『動』中出來。

在黑格兒，推理，因爲在觀念中矛盾之發見與解決，而後運動向前。照着我們的——唯物主義者的——理論看來，觀念中的矛盾，以思想底言辭翻譯出來，僅是在現象中的矛盾之表示，因爲有其共同根本底矛盾本性之故，換言之卽有『動』之故。

在黑格兒，事物底過程，被規定於觀念底過程。在我們，觀念底過程則用事物底過程來說明；思想底過程則用生活底過程來說明。

唯物論把辯證法置於『足上』，同時除去黑格兒所蓋上的神秘之幕，而又闡露牠的革命性。

馬克思說：『在其神秘形式中，辯證法成了德國式的

時髦，因爲牠似乎擁護現存的事物秩序。 在其合理的形式中，辯證法受了資產階級及其理論上指導者所憎惡；因爲牠在資產階級存在底肯定理解中，卽含有資產階級底否定理解及其必然崩壞底理解；因爲牠仔細考察在「動」底過程中，每個形成的形式，都經過過渡的轉變；因此牠恰好帶了批評的和革命的本性。」

唯物的辯證法，受了充滿了反動精神的資產階級所憎惡，這是不足爲奇的事；然而有時牠也被那般真實同情於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人們所鄙棄了，這就很可笑了很可悲了：這有如希爾傀兒天柱故事(Les colonnesd' Her Cule)之不近人情。

我們的注意力，現在要用在這一方面來了。 我們老早知道，伊伯爾凡格要求按照邏輯推理的人們，對於以某一定特性附屬於某一定物體的確定問題，給他個確定的答復，是很有理由的，我們而且知道，他的理由到何限度爲止。 但是，請假設我們所欲解決的，幷非簡單的物體，而爲複雜的，包有直接矛盾現象的，集合矛盾特性的物體。 伊伯爾凡格底要求，能適合於這個物體底判斷嗎？不！ 伊伯爾凡格自身——與特連德連堡同爲堅決地攻擊黑格兒派的辯證法的一個人——卽覺得，在這裏須得按照其他原則來判斷，卽按照矛盾底結合原則來判斷。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所考究的現象，大多數屬於這一類的物體：直接矛盾現象包含在最單純的細胞中，在最不發達的社會生活中。 所以辯證法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裏頭，必須佔得一個重要位置。 這個方法一經採用到上述二科學中來，偉大的成效就爲衆目所共覩的了。

讀者願意知道，辯證法在生物學中，佔何位置嗎？請回憶從前，變形說出現時節，關於物種是甚麽的辯論。達爾文與其同道者以爲動物或植物中，同一類的各種不同物種，是從同一原始形式分別蛻化而來的。 再進一層，由進化說言之，同一族的各種不同物種，也發生於一個共通形式；同樣也得說，一切族類都起於一源。 照達爾文反對派底相反觀點而言，植物與動物中一切種類，相互間是全無關係的，從共同形式，只能發生那隸屬於同一種

的個偕。李納(Linne')對於物種的觀念已經是這樣了，他說：『現存的物種數目即等於上帝原始創造出來的物種數目』。這個是純粹的形而上學觀點，因爲形而上學觀察事物及其概念，是『個別的，固定的，靜止的，一成不變的，一個一個地過去的，一個一個地互無關係的。』（昂格思底話）辯證法底觀點則不然，即仍以昂格思底話來說辯證法觀察事物及其概念，是『在牠們的互相關連中，在牠們的結合中，在牠們的運動中，在牠們的發生與消滅中。』這種觀點從達爾文起就應用到生物學中來了，而且將長遠應用在這個科學裏頭，科學底長足進步，未曾於變形說有何種修正。

要知道辯證法在社會科學中，有何重大意義，只須記起社會主義怎麽從烏托邦的變爲科學的就够了。

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站在人性底抽象觀點上，以公式『是——是與否——否』來判斷社會現象。私有財產適合於人性或不適合於人性，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制度適合或不適合於人性之類。既然，人性是假定不變的了，於是社會主義者有權利可以等待，在許多社會組織的可能制度內，必將有一個，比較其餘的，更能適合於所謂人性。從此就有一種傾向，嚮往這個最良的最能適合人性的制度。每個學派的創始者，以爲他嚮往這個制度了！每個學派底創始者提出各自的烏托邦。馬克思把辯證法應用到社會主義上來，即以此，把社會主義造成科學，同時就給烏托邦主義一個致命傷。馬克思已不求援於人性了；他并不管這種社會制度適合於人性或否。在哲學底貧困中，我們已可看見底下幾句鮮明而且有意味的話，責備蒲魯東：『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部歷史，只是人性底經常的變化。』

馬克思又在資本論中說，人在環境內生活，改變了環境，即以此改變了自己的本性。這個就是辯證法底觀點，他放射簇新的光明，在社會生活問題中。即舉私有財產問題作例。烏托邦主義者有許多著作討論這個問題，他們中間互相辯論，或者和經濟學家辯論，都是問：私有財產應該存在嗎？換一句話說，就是私有財產適合於人

性嗎？ 馬克思提出這個問題，則站在具體的根據內。照他的學說，私有財產底形式及財產關係俱被規定於生產力底發展。 某一社會關係底形式與生產力發展之一個階級相符合。 絕對解決不能有的，因為一切流動，一切變化，『聰明變為騃彈，幸福化成痛苦。』

黑格兒說：『矛盾乃向前進步』。 科學替他這個辯證法觀點，於階級鬥爭當中，尋找一個明顯的肯定出來；忘記了階級鬥爭，就不能夠明瞭那分成階級的社會裏，社會的與精神的生活之發展。

可是為什麼『矛盾邏輯』——我們知道牠是，『動』底永久過程在人類精神中之表示——又叫做辯證法？ 為不推論太廣起見，我介紹非遜兒(Ficher)幾句話：

『人的生活可以同辯論一事比較。 隨着年齡與生活的經驗，我們對於人與事的觀點，亦逐漸改變；譬如幾個聚談的人，在含蓄着充實而豐富的觀念的談話中，他們的見解時刻地變更。 經驗就立於我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的這個不自覺和必然的變更之中。 所以黑格兒拿認識底發展過程與哲學談話底過程相比較，即稱這個過程為辯證法成辯證的運動，是很恰當的。 這個術語已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底德諸人在其每個重要的和異樣的思想中使用過了；可是無論在誰的學說中辯證法從未有像在黑格兒學說中得到這樣一重大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辨證法底幾個規律

阿多那斯基著　石夫節譯

一

思想是由生存的條件決定。 這就是說，在介乎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的關係中，實在的實際是一件東西，而這些關係(即實際)底意識又是一件東西。 這個意識不是先天的，他是由真實的社會的構造和人們一切生存條件決定的。 此等人只在研究事實之社會的關係，勿以這些關係與

人有這些關係底觀念、與人們表現這些觀念底形式相混。這地方應該是兩層不同的事實，已經一步一步的在歷史上為我們證明了。 我們常在歷史中看見已成熟的社會關係，人們還沒有一點意識。 人們不能詳細地盡了解他們所做的。 社會的關係往往總是先成熟而後才成為意識的。

到了一八八〇年，資本主義在俄國已經是一個確乎無疑的事實了；但人還發表很多小冊子，證明俄國有一個資本主義是錯誤。 到了一八九〇年，平民黨和馬克思主義者還討論這個問題：有一個資本主義在俄國麼？

資本主義入了他的發展底最後一段了（帝國主義）。數年間，民族互相殘殺。 人已處在一個進退維谷之中，除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實行社會的全部的改造，決沒有別的出路，但還有很多人相信資本主義會恢復。

工業的資本主義已存在有一百五十年了，與許多經濟學家還不能領會他的本質和他的法則。 意識受生存條件決定，但人可看見有時承認這個決定非常遲緩。

這個原理的結論是：有可視為根本的首要底地方，不是思想，是生存的條件。 所以我們應該拿極大的注意力移觸物質的關係——實在的實際，不讓意象學迷惑了我們的觀察力。 像這樣除開一切抽象作用，觀察實際，是很不容易的。 在俄國革命之初，很少人懂得於今已成的工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都還難說凡是我們同志都懂得取得政權的時期到了。 同樣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Brest-Litovoky議和底必要，也不發覺於我們全體政治家。 但在這些機遇中，列寧都看到了。

在別人，難以看到實際，甚至於看不着，都由於種種意象學的影響。

二

唯物主義辯證法底第一個規律就是毫不要以流行在社會關係上底觀念與這些關係的實際相混；就是看社會的實際是怎樣就是怎樣。

唯物主義辯證法底第二個規律，需要在實際底全部中研究實際，除開一切抽象作用、一切意象學，舉凡所有都

應該取來注意，取來作完全的精密研究。人要切記着，實際是構成一個統一的全體，他的部分是一個牽連着一個不可分離的。人的資料在時間和空間中都有限制，實際自不能完全適合地反映到他的意識中，往往總是那一方面顯現過甚，別一方面還留在陰隱中。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要我們的思想能罩複雜不齊的實際在他的全部中。雖然這不是完全的可能，但我們應該要向這裏努力。

在政治上，這個[illegible]的情形。應注意到各國的情形。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全國中和全世界底大勢中觀察階級爭鬥的發展和事變。

三

辯證法的方法又叫我們要在運動中研究。研究那變的發生、發展、消滅。決不要忘記這個運動，應知道除開表面的現象，沒有什麼是不動的，沒有什麼是固定的。應用心追蹤現象的轉變，即由這一程次到那一程次的經過。應追究反面勢力底爭鬥，並記着，衝突決不是出軌的，衝突正是實際的本身。這些觀念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基礎上。凡覺悟的無產者都應該透徹的。

在現在歷史和政治中，主要的衝突就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底衝突。時刻記着這個衝突，研究他的發展以他作我們政治底基礎，並為建立具體的工作，注意到時時變遷的情境——馬克思主義方法所需要的就是如此，列甯在這地方從未失敗過。他亦決不忘記：由階級對抗所發生的問題。從資本主義實際的精確的研究之唯一的解決，就是由無產階級推翻有產階級和從有產階級的社會上鞏固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個重大的工作，只能以長期階級爭鬥底代價來成就。

當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時，帝國主義的堅強歷固彷彿是無限量的，列甯發出這樣的標語：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為內亂。這個大胆的革命的肯定，足使那般向來親近馬克思主義底人都輕視他、譏笑他。事變已處處將列甯底診斷證實了。

在革命當中，列甯對着現今社會根本的衝突決不會失了見地。緊跟着事變之循環轉移，他指出及時的工作—

一事變變，工作也變——對着一個不可侵犯的目的走：無產階級的勝利。

當一九一七年，他在蘇維埃當中主持議和時；當同年七月事變發生後，他主張即刻暴動和取得政權時；當一九一八年，他指出方法供給無產階級的麵包時；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冬季，他宣告要組織一個三百萬人底軍隊時——這些都是機遇，舉凡這個連貫的工作，都是由階級鬥爭底科學的研究得來。

四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許理論與實事分離。我們不應只在認識環繞我們的環境：我們應改變環境。我們不應只觀察爭鬥、思索爭鬥，我們應加入爭鬥，從爭鬥裏吸取教訓。馬克思曾說過：『哲學家只描寫種種不同的世界；殊不知只在要改換他。』沒有實行，即沒有真實的認識，而且認識是必須於行動的，否則他即是無用的東西。

列甯是決未放鬆革命的辯證法的，他會以工人階級戰士底行動連合於社會現象的科學的精密的研究，這地方也是馬克思底大材能之一。

人能從他自己廢除空想主義、唯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之最後的遺迹，只有直接參加無產階級的組織的行動，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附託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

五

最後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規律，就是沒有抽象的真實，凡真實都是具體的。這個規律是自前幾個來的，特別的是第三個。因爲若真實是在運動，即沒有永不變的真實。

在列甯生平，發現很多這個規律的應用，例如政治的標語，應該與情形轉移，若是不可變的，他立刻即失了提醒和訓練群衆意識的作用，成爲一些欺騙和曖昧的底方法。智慧的也成了無意義的；好的也成了壞的。

列甯曾說過：馬克思主義要我們用最大的客觀性和最可能的精確，注視表現於每個歷史時期上的階級勢力的關係。我們波爾失維克黨人，按照我們政治底科學的基礎，時常在這裏而努力，馬克思和昂格斯常說：『我們的方

略不是一個經典，是計制行動的一個總和。』 馬克思和昂格斯時常譏誚研究公式和背誦公式——這些公式在最好的機遇中可指出大概的工作；但這工作又應該在每個歷史的時代中隨經濟和政治的狀況改變的。 馬克思主義者追隨着生活和明確的事實，而不抓着昨天的理論——所有理論至多不過指出複雜生活的底大概。

生產方法之歷史的觀察

周佛海

這一篇是譯於罕德曼底社會主義經濟學（H.M. Hyndman: The Economies of socialism）之第一章生產方法（Methods of production）

一 緒論——共產制度底再來

多謝從來的著作，現在已沒有人說我們現在富底生產方法，乃是自古代共產制破壞，私有財產制發生以來，一定不變的繼續起來的了。 但是我還記憶着，有些時候，就是受過敎育的大多數人，還說我們現在的生產方法，——以利潤和交換爲目的的生產方法——是經過數千年直行起下來的，并且遡及希臘、羅馬、卡爾舍、埃及底歷史，想証明就是在這些古代諸國之間，也通行過像二十世紀初葉英國所行的那樣的形式及思想。 這種錯誤的研究，現在完全絕滅了，實在可喜。 經濟學底歷史派（Historical school）已完全掃盪舊派底經驗說（Empirical teaching），所以現在已沒有主張下述的一眞理的必要。 所謂這個眞理，就是說社會底經濟狀態，化了很大的變化，致我們不能以一生產時代（Period of production）底思想和表現，而適用於別生產時代。

但是像『歷史同樣的演一個事實。』 『以前有過的事，以後也要有的。』 『共產制是和人性相反的。』 『設若沒有利益，就會沒有人工作。』 這樣極無知識的文句還在流行的時候，我們還有更精密的研究底必要。

要精通過去的社會制度，并理解其產業的和社會的諸關係，實在是絕大困難的事。　就是要理解現在還存在於我們眼前的社會發達底諸階段，還是極困難的事；設若要深入遠古時代完全不同的人種底心理而想像之，那末，要理解他，確有兩重困難。　幸而古代社會的和產業的形態，許多現在還殘留於我們底周圍——雖然就大概說，他們底高級的發達已消失了。　就廣義說，我們實在能夠從澳洲底原人，南非底蠻族，巴搭果里亞（Patagonia）底土人，和印度底山人，以至於歐、美資本家的文明底最高發達，而追溯地球上人類產業的和社會的歷史。　這一些社會底形態，我們現在可以查踏，并且專門研究他們底人，已把他們描寫出來了。　所以設若你們要多少知道過去的人類及其生活方法，你們可於這些未開化的民族底種種社會生活之中，窺知其大概。

人類底社會，在他底最初時代，乃是共產制度的一事，現在已成爲普通的知識。　關於人類上古史的多少有名的著作家，就這一點，都是一致的。　像John Rublork, Tylor, Herbert spencer, Lewis morgan, Von maurer, Dachofen等及其餘學者，對於人類最初的社會形態，乃是粗率的共產制一事，都沒有一點疑意。　現在正是我們在私有財產制之下，經過了數階段底發達之後，將要回到木來的出發點，而使差不多無限高級的共產制出現的大轉換期，所以這個古代的共產制，對於我們是特別有興趣的。

設若注意看自然界底發展，我們就會要發見同樣的法則、明明白白的支配一切有機界和無機界底發展。　我們舉穀穗來做個例看：先有我們播的種子，這個種子在地中分化發芽，於是再成爲穗。　然而這個穗，比原來的種子，是更爲高級的表現。

就是在天體界，我們也看得見這個法則底運行，就是從星雲生星體，星體再返於原形而生種種的星群（銀河）。　在有機界和動物生活之中，我們也看見同樣的過程。

這些例證，就是表示同一法則，貫通一切的自然界。所以這個法則，也可以適用於人類社會底發達，決不是無稽的臆說。　設若是這樣，那末　人類社會底最後發達，

就形體說，比較很像原來的出發點，而不十分像別的任何中間階段。 就是：人類在其初代的歷史，作成了以小生產機關爲基礎的狹隘的血族共產制，現在因爲廣大的知識和密接的交通底結果，獲得了支配自然界的大勢力，正在向着更爲高級的世界的共產制進行了。

我們現在明明白白既不是在資本家的生產時代底初期，又不是在其中期。 表示環底將終的一切兆候，都已表現於眼前。 如果這樣，那末，初期的共產制分化爲私有財產制的長過程，將要終局，最終的高級共產制再結成的時期將要到了。 那些想區分進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的人，或說進化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人，乃是誤解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全學派所共通的社會學說的人。 革命底意義，不過只是表示社會進化達到某一點，內外兩面的完全變形，已不能免掉的一事實。 沒有一個人或一羣人，能於時機未熟之前，而起這種革命的。 不過人們對於自己生活於其中，并爲其一部的社會底發達，可以去無意識的行動而爲意識的行動，所以能夠由此把革命從暴力的引向和平的。 大凡成功的革命，無論他底手段方法如何，都不過是對於已在舊社會底胎內發達，而大部分被看過或輕視的形式，而給以合法的表現或承認罷了。 這個狀態，就和卵中的雞，發育而孵化的一樣，最後，還多少是要用些強力的。 馬克斯說得好：「強力乃是進步底產婆，使舊社會所孕的新社會產生。」然而從別方面說，強力又是反動的墮胎者，盡力把在舊社會胎內的新社會絞殺。 無論從那方面說，強力只不過是這個免不掉的生長之中的一細事；這個生長沒有人能夠急遽的促進，又沒有人能夠十分阻止。

二　太古底共產制

設若私有財產制，是經濟上和社會上支配的要素的數十世紀長時代，終究達到了終期，那末，我就再說一句，上古的共產制，在我們實在有特殊的興味。 但是這不是因爲我們定要回轉到那個時代底社會狀態，也不是因爲我們底子孫，一定要像那個時代底男女，乃是因爲我們將要接近的新社會底形態，不像立於私有財產之上的任何社會

底狀態，根本的實質上，是比較像古代底社會的。　人類當做遊牧人，或蒙昧人，或印度山中的村落民，或比較進步的野蠻人，而生活於共產制之下的年月，一定比生活於一切形態的私有財產制之下的年月要長得多。　所以地球上人類底歷史，主要是共產制底歷史。　據莫爾幹（Morgan）底推算，若假定人類至今的生命爲十萬年，其中之九萬五千年乃是共產制底時代。　又人類在這個共產社會之下，從最下級的野蠻狀態，進到文明時代底門口。　在這個社會狀態之下，生產財富的機關底所有權，是歸一氏或一族，富底分配，乃是應着團體內各員底必要而行的。

雖然這個社會單位，在當初也和其餘同樣的社會單位相鬥爭，但是在這個小團體底內部，是常保着完全的調和的。　團結底紐，既不是財產，也不是地方，乃是血緣。

成爲近世美術和工藝底基礎的一切大發明，都是先已在共產制之下使用了的。　那些主張在社會主義之下，發明會要消滅，或進步會要終止的人，乃是完全不知道或完全看過人類初期底歷史的人。　設若人類應用自然力，以利益自己的一切發明之中，有特別可稱卓越的巧妙的，那末，車輪弓矢，就應占第一位。　而這些都是在共產制之下發明的。　船、帆、舵、槳、模版、火、織物、土木底建築和裝飾，穀類底栽培，動物底飼養，金屬底熔鑄，都是這樣。　近世產業底大組織，也是建築於我們底遠古的祖宗，爲我們所築的基礎之上的。　設若沒有這些原始的共產人民底事業，設若當時有天才的人，不努力爲這些發明和發見，現在的我們，恐怕還是裸體而居，以魚肉我們自己人類，爲食物底大部分罷。

人類生產力——無論是農業的或製造業的——底發達，一定是由於長時間的事情底連結，設若就是缺其一部分，進步改良，到底就會不可能。　芋、薯底栽培，人工草類底養成，耕地底交代，家畜飼養底進步，食肉和運搬獸底改善，肥料底使用，魚類之保存爲斗物和乾物，——這一切發明，決不是由於一二人之力，一定要歸諸數千萬人底共同觀察和不斷勤勉的。　不過運氣好的人，得了最後的一點成功，致得受發明底榮譽。　再就分業說：無論他

是用來利用特殊地方底地味和氣候底便宜，或用來省略工場及製造所底勞力，這種對於征服自然和增加生產最有效力的一機械——分業，乃是人類社會底長久，一般，并不絕的進步底結果，決不是由於一人或數人底天才底力的。

船舶和航海底事，也是一樣。　誰也不知道羅盤最初是那個發明的，小舟最初是那個用木造成的。　精密的觀察日月星晨底運行，而在看不見陸地的海上，而定船底位置，以使能爲長途的航海的一種力；用帆而增加船底速力，并在蒸汽這種獨立的動力未發明以前，還能很輕減運送費的造船術底進步，都是許多小進步底功績，這些小進步集合起來，而貢獻於人類全體底大運動。

工業上的大發明，無論是簡單，或複雜，也是一樣。無論是獸毛，或麻，或絲，或棉，或苧麻，最初把他們拿來供人類之用的發明者，誰也不知道。　確確實實，他們底發明者，乃是無數的。　然而這些無數發明者底名字，都已在過去長日月之間消滅了。　卽就機械看，也是一樣：從車輪、吸水筒、模版這樣單純的東西起，到印刷、蒸汽、電氣、製造機械的大機械止，一個機械，都一定有負於別機械的地方的。　這些被忘却的發明者，都永久生存在他們所成的事業底效益和他們所成的進步之中的。

我們現在或者也把神秘的或尊貴的人名和我們特別記憶着的進步相結合。　然而真正的勞作者，真正的發見者卽——使有其人——一點也不知道，一地方、一時代底美麗而有益的發明，有時只能應用於很後的時代或很遠的地方。　總而言之：人生乃是一個時代連接着一個時代的。平易的勞動，不過是遺傳下的熟練。　大發明，大發見，要由幾萬人底努力，才能達到目的的。　所以那些以個人爲一切的論者，或主張某種人物或階級，因爲他們自己所成的功勞，有向別人取報酬的權利的論者，只不過表示他們不知道人類進步底全體和社會發達底全部，有不可分性罷了。

那末，人類底基礎的諸發明，爲近世資本家產業底全組織底基礎的諸發明，都是在共產制之下成就的。　這個原始共產制底各種形式，現在還能够研究。　例如澳洲原

人底共產制，這些原人，雖沒有一定住處，過着極不安、極粗野的生活，然而還有着 Foomerang 這樣可驚的武器，并有着由我們看來，很爲奇妙，而對於他們底生活，極有效力一種社會制度。 這些共產制，據我們所知道的，對於自然界的知識和征服，乃是最低度，所以他們底社會生活，也是最低度；然而他們底生活，決不是不幸，住在他們之間的白人，証明他們也有生活底享樂。

美洲印度人，南非諸蠻族，紐錫蘭底土人等，表示怎樣偉壯的人類底標本，是在粗野的共產制之下發達的。又如新墨西哥和亞里卓拿(Arizona)底村落印度人，不像伊啓可(Iroquois)亞巴(Apaches)秀克斯(Sioux)等慓悍蠻族一樣，乃是極和平的人民，在他們共產村底牆垣內，過着安樂幸福的生活。 他們底生產力，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很微弱的；然而他們還是很巧妙的耕作他們底原野，大概還有共同遊步地及花園，食物煮熟之後分配於一村，并且貯藏玉蜀黍以備兇年。 他們底生產力雖微弱，然而因爲共產村落底經營，致足以生產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使他們得過相當安樂的生活。

至於印度底半共產村落；該國底歷史家都確認舊時底諸制度，都是保存着，村人既不受上面的壓迫，也不受外面的侵略，而過着單純幸福的生活。 這個地方，富底生產力也是極微弱的，然而該村人底單純生活狀態，比歐洲都市住民底大部分，要好得多。 他們不受資本底干涉，而執行必要的事務。 重利放債者，古時也并不是沒有，然而在歐洲資本主義，還沒有給與他們以壓迫人民的合法機關之前，他們在這些村落，是沒有甚麽威勢的。

在波里勒西亞(Polynesia)地方，三四十年以前，共產制還沒有受歐洲底影響，照舊行着。 （紐錫蘭則更在幾十年前，還是這樣。） 我們有實在證據，證明這個地方，不但沒有資本，并且沒有交換底觀念，更沒有利潤底觀念，然而還作了相當的大事業。 菲崎(Fiji)島民叫做Ndrua的兩隻大船，若從用來建造他的器具來考察，實在人類精巧底可驚的產物，不亞於別的大汽船。 這個船并沒用一釘，船體只是用椰子底纖維縛着的。 然而板和

板，還是緊密的結合着，全體決不浸水。　甲板是用燧石的斧，精巧的削的，就是歐洲底木匠，也不能加飾。　這個船於兩艘中間，跨載一屋，大約可以載兩百人，風順時可以走八海哩，以至十海哩。　造這樣的船，熟練的工人等，恐怕要費兩年以上的時間：在他們從事造這個船的時期內，他們底衣食，是由別個熟練的農業者和裁縫供給的，漁業者也同樣供給他們以魚鮝。　這個船做成時，則屬於一族底所有。

他們排水工事和大屋底建築，也是非常精巧的，沒有一些人豐足，一些人過勞，一些人缺食的事的，在這個社會狀態之下，因爲富底生產力過大，少數人懶惰而肥胖、多數人失業而飢餓的事，是不可能的。　設若一個人因饑荒而挨餓，別的一切人就都挨餓，一族中的分業，是很親睦的、適宜的、處置的。　食料大概都是貯在倉中，以備饑荒，或者禁止斬伐有果物的森林。　就這一點，他們是表示很大的先見；沒有理由信他們富底生產法，全無進步。　他們底生產機關雖然很徵弱，然而他們很能管理，不爲這些所壓伏。

但是在這個共產制度之下，我們可以看得見交換底萌芽。　例如某種族底酋長，贈物給別種族底酋長，又如在古代的紐錫蘭，以物物交換的形式，而行的個人的讓與，又如波里勒西亞地方，『乞討』(Beg) 已成爲私有財產的物品。　我們可以說這裏已開始向着私有財產發達的傾向了。　但是這一方向的變化，據我們能够判斷的，乃是極遲緩的。　爲個人而行的生產，在自然的發達上，雖然是避不掉的，然而當時社會，似乎努力想長久的維持共產制。　武器、皮衣、裝飾品和鋪蓆等個人的財產，並不是惹起階級底經濟的優越的，所以也不是破壞共產制的。

三　奴隸制底出現

然而奴隸制，無論是甚麽形式的，都必然要使共產制終滅的。　奴隸制似乎是最古的財產形式之一，最初不是屬於一族中的個人，毋甯是屬於一族底全體的；又，奴隸制他本身，很似乎是直接從經濟上的原因發生的。　例如當一強大的種族，獲得捕虜的時候，設若這些捕虜從事畜

牧或別的勞務，而能生產超過他們生活費以上的物品，那末，與其把他們養起來吃，或殺起來玩，不如把他們變做奴隸，倒還有利益些。 所以奴隸制乃是一明白的社會的進步；在以僞善的方法，把人類當做私有財產的今日的權力階級看來，把奴隸底身體當做動產的這種奴隸制，雖然似乎是可驚可怕，其實他乃是社會變遷底長連鎖中的一必然階段。 奴隸制乃是一切大文明和古代一切所謂的民主政治底經濟的基礎。 然而這一切文明底歷史，表示古時氏族制度和共產制度，是怎樣難於廢滅的。

奴隸制一發生，財富就以很大的速力，集積於個人之手。 個人間的交換，遂代團體間的交換而興。 當做個個使用品的私有財產，變成了可以買賣的一列生產物。此後一切變遷底秘密，都存在這個地方。 生產者一到了不使用自己底生產物，并不和同業享受這些生產物，而把他們拿出去和別種生產物交換，他們就失却了直接支配自己底生產物的權利了。 他們已不能決定，并且不能知道，他們生產底運命了。 照這樣離開他們的生產物，實際反成爲搾取，壓迫他們的機關了。

爲交換而行的貨物生產一開始，同時爲個人底利得而耕作土地的事也就開始，此後不久，土地底個人私有就接續發生。 在土地底個人私有成爲正規的以前，似曾行過爲個人底利益而耕作共有地；有許多証跡，是這樣表示的。 又，爲交換而行的個人的生產一發達，同時就發現了貨幣，以爲普遍商品而媒介交換。 貨幣於是就成爲一個經濟的和社會的新勢力，但是當人類發明他的時候，却沒有夢想到他以後將有壓迫人類的大支配力——不管你人類願不願。 他們雖然沒有十分理會貨幣底社會的意義，然而却立刻由艱苦的經驗，覺得他普遍無所不至的威力，全社會不得不拜伏於這個王位之前。 在古代文明底中心的各都市，這個金力，爲了很殘忍暴虐的表現，一點也不顧他所支配的人民底意思和感情。

奴隸制，設若祇是奴隸制，倒也不和立在奴隸上面的共產制的（或半共產制的）氏族制度底維持相矛盾。 這種社會形態底實例，現在還是找得出的。 這個時候，奴

隸乃是族、氏或家內的劣等分子，舊血族制和舊共產制；還依然存在。 但交換和貨幣一開始作用，破壞就馬上開始了。 私有財產，富底集積，爲得大富而行的富底使用，——這些都是不可避的進路。 接着又發生了各方面的勞動分業，大概農業、工業、商業、造船業之間，都生了最重的職業的階級。 貨幣和商業，着着貨實的衝破古代保守的制度，而爲他們自己開了進路。

然而無論何時，他們底前進是比較緩慢的。 漸漸代共產制而興的個人的生產，使用若干奴隸，而爲家庭底一部，於數世紀之間，頑强的反抗組織的大規模的奴隸生產，以更爲完成的分業和更集積的富，而發揮其大勢力。這個發展底歷史，到處都是一樣的。 例如這裏有個數氏族定住的地方，他們集團底中心，決不在地理的關係，更不在土地所有的關係，乃是由血族關係而結合的。 這乃是莫爾幹尋出的關鍵，幷爲我們應用於解決古代的結合。

這個部落，漸漸變成強大，幷能對於外部戰鬥狀態，而保持安全的時候，原來的民族組制以外的許多人民，就陸續聚集到這個部落底周圍來。 同時，共產制就崩壞，私有財產制也就發生。 富、交易和商業，就都急速的發達起來。 照這樣，和原住民沒有血族關係的人口一增加，「舊家族」就成貴族而立於高地位，階級制度，就漸次發生。 於是血族關係和財產關係之間，就不絕的衝突，而以財產和地方爲基礎的革命思想，就必然的要占勝利。就是財產權和住居權，早晚要得着比以前血族關係要優勝的勢力。 所以共有地上的個人勞動，勞動生產物底個人所有，以及土地他本身底私有，就成爲生產上的主要形式。 奴隸制，又因爲和近鄰諸氏族底爭鬥而擴大。 勝利一擴張，或聯盟一構成，奴隸制就成爲更有力的生產要素。 戰勝若越多，奴隸制就越進步，交換和貨幣，也有起最大勢力，階級底分離，也固定而爲一般所承認。 不過奴隸生產，是和自由勞動相併而進行的。

此後無論何處，都由同一原因，發生比單純的生產關係更要大的問題，這就是負債者和債主的問題。 土地財產底私有者，一時爲些必要所迫而借貸貨幣，就馬上要爲

債主底權力所左右。　這個債主，就是近世富豪資本家底直接先祖。　他們大部分都是商人和中間人，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剝食他們，以集積貨幣。　他們因為是新時代底革命分子，所以大抵和舊社會沒有直接關係，而對於負債者，窮極殘忍。　不幸的負債者為苛酷的債主所窘迫的事實，充滿古代底歷史中。　不能償還債務的人，自己、妻室和兒女，就都受債主底自由處置；對於這個問題，人情是決不參入的，慘憺的階級鬥爭，就永久持續起來。　而國家或社會（雖然由我們底見地看來，當時的國家社會，是極混沌的），因為防止最後的大破裂和頻繁的革命，又常干涉負債者底方面。

古代底放債業，乃是乘借債者底窮乏而營利的，他底全組織，都是和前時代底血族制及共產制相反的明白惡行。　所以他不獨常為當時的道德論者所批難，并為好久以後的初期基督教教會底牧師等所非難。

然而經濟的進化底殘虐，和自然界底殘虐一樣可怕。他是一點也不顧人類底感情、欲望、和意思的。　他完全無視人類底道德和心柔。　經濟底表面，沒有任何宗教——無論是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混入的餘地。　不是征服人家，就是自己被屠，你們底情緒，你們底精神，都同樣的懸於你們底肚腹。　後者不得充滿，前者就不能作用。　祇在個人的和社會的生活底物質的基礎十分的確保了的時候，高尚的人類知德底發達，才是可能。　所以奴隸制也是人類向上底不得已的一階段。　負債者之屈服於債主，也是前時代底自然結果，并是為次時代所行的預備。

四　奴隸制底發達

當時（以後也是一樣）底大多數民衆，對於自己周圍底事物變遷，全無自覺。　交換與貨幣，以市場為目的的個人生產，和以奢侈為目的的奴隸生產，摧毀一切血族的共產社會底遺物。　富底壓迫，每有機會，即行增大，以至奴隸耕作，成為優勢，奴隸生產，為一般社會所實行，而完全排除自由勞動者，使其不得為一經濟的要素。　野蠻時代底上期，已發生了農業和製造業之間的分業；文明時代底初期，更把這個分業固定而推廣起來。　奴隸依其

所有者底富底程度，或成大羣，或成小羣，而服苦役於田野、都市或鑛山。 他們又因爲一般的社會關係如何，和其直接主人底性情如何，或被虐待，或受優遇。 然而無論他們像在希臘一樣，比較的優遇，或像在羅馬和卡爾舍一樣，受着虐待；又無論他們是爲凱陀（Cato）所笞打，或爲克挪莎士（Crassus）所厚待；就大體說，他們還是財物，和他們周圍的牛馬無異。

又奴隸之中位置較高的，也不限定必受較好的待遇。例如『工頭』(Villicus) 所受的分配分量，比他所監督的其餘的奴隸的還要少，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是很有趣味的。 就是以爲監督的工作，比手作底勞動要容易些。

奴隸所產出超過他底生活費的東西，不待說是歸主人所有，但是奴隸，又決不盡是下等無教育的人物。 大哲學家柏拿圖，起初被賣爲奴隸，後來給出巨價，才被釋放的。 有名的寓言者伊索，也是奴隸。 其餘有才能的人，生爲奴隸之子，或不得不陷入奴隸底境遇的，也是不少。這些高等奴隸，構成羅馬人底富底重要部分，土地和鑛山等物，就其重要度說，還是第二位。 作文者、寫字者、美術者、裝飾者、金銀鍛冶、以及其餘各種熟練工，都被認爲比他其餘一切財產合起來的，還要有價值。

爲這些熟練和不熟練，有教育和無教育的大奴隸軍所集積的富，實在是非常之巨大。 勒比達士（Lepidus）之所以能維持那樣的大軍的，乃是奴隸之力；罕尼博爾（Hannibal ）之所以能在意大利支持其軍十七年的，也主要是因爲他在西班牙所有的銀鑛內的奴隸之力。 又，凱撒（Caesar）計劃做羅馬共和國底首腦時，也有和他約定，至少借給他三百萬鎊的債主。 由此，我們就可見當時富底程度了。 然而這些大富底實例，還是從奴隸制還沒有完全發達的時代引來的。

這個財物奴隸底生產法，雖然比較封建制或共產制更多有近似今日工銀奴隸底生產法的地方，然而實在有和他不同的地方。 在財物奴隸制，生產者和其生產物，都是屬於主人，兩者主人都可以賣的。 奴隸底生產物底多量或大部分，也可以拿去交換而得貨幣；然而希臘、羅馬

、卡爾舍、或小亞細亞底大地主和奴隸所有者，決不是我們今日所謂的資本家。他們底富，祇用起來奢侈，或用起來增加聲名的，他們不以其富，而從事別的生產事業，以得更大的富。所以他們社會關係底全體，和今日的不同：手段和目的，完全不一樣。

然而其結果底表面，許多地方是相同的。試從奴隸自己底方面來考察。古代底奴隸，都以他們自己底地位是當然的。這就和今日歐美底工錢奴隸，大部分以為自己底經濟的從屬，是一定不變的一樣，乃是自然的，不能免的事，他們沒有能想像沒有奴隸而存在的社會。當時的大哲學者們，也都是這樣想，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也以為『設無機械之助』，就無法廢棄這種根本的制度。他能夠想得到機械，就是表示他底才力非凡的證據。然而當時的奴隸，實在是非常之多，其在雅典，自由市民（包括兒女及小孩）有九萬，奴隸就有三十五萬五千，奴隸巡查就有四萬五千。斯巴達等處，大約也是一樣，而在羅馬，就更甚。所以支配階級內部，雖然就有紛爭，而一念及奴隸將有何舉動，即表示一致的態度：這樣的事已非一次。奴隸就實際起了騷動，然而因為和時代底經濟傾向相反，也沒有能成像皮相的觀察者所想的那樣大亂。小亞細亞、希臘和西班牙諸礦山底奴隸，特別的受虐待，然而叛亂還是很少。即使偶然叛亂，馬上即為近世權力階級還不能及的殘忍暴虐所鎮壓。然而都市之中，奴隸非常之多，所以後來叛亂之時，設若他們十分團結起來，一舉而襲擊主人方面，成功的機會，一定要多得多。

由這些事實來考察這個大奴隸時代底全歷史，我們就可知道當生產形式變化的機運還沒有成熟的時候，想來變化階級關係，是怎樣不可能的事。換句話說，就是若非到社會的和經濟的形式底歷史的發展，指示一個新進路，一般人心不知不覺的向這方面的時候，改革是不可能的。

五　奴隸制底衰滅

奴隸生產一發達，富一增大，當然的勞動，就成為恥辱了。例如羅馬底安東里士（Antonines）時代，像蒲西

納達士(Cincinnatus)這樣的大將軍，從戰場得勝回來，完全不能在故鄉過田園生活。　設若任何凱旋將軍，這樣降格從事，就要被一般人嘲笑為愚蠢。　當時對於勞動的觀念，就和現在倫敦的一樣，就是以為勞動不過是把光陰費於苦賤的事上。　又，奴隸生產，由競爭而打潰自由民底獨立勞動，所以生出了一個像後世美國南部底奴隸制之間的自由白人那樣的階級。　一切大都市內，這種人最多（尤以羅馬為最），他們僥倖都有政治上的權利，他們為權力者所媚，而受其豢養。　然而奴隸生產，沒有永久把黑暗面轉向社會。　這種消耗的耕作法，在比較更早的以前，就實際把意大利底土地滅亡了，羅馬現在完全仰其食物供給於外國了。　設若從埃及或黑海來的穀船，因天氣不順而緩到的時候，羅馬底住民，無論富者或貧者，都是很躭心的。

　從此以後，羅馬擁有其奴隸生產和混亂的人民，而成為純粹的富和奢侈底世界市場，并成為從地球各方面，由納貢而吸收富底血潮的大蝙蝠，和現在的倫敦或英國一樣。　他底帝國，他底文明，他底富，他底榮譽，他底繁昌，都不得不歸功於自己祇免飢渴，而為別人苦役的生產財富的幾代奴隸。　比這個還要偉觀的事，歷史上簡直沒有。　請看從歐洲此端達到彼端，為意大利兵隊底自由勞動所築，現在猶存的大路！　請看其整齊完美，決不能逃其判決和報復的行政組織！　請看他們領土內，相爭的諸帝王，為因爭權奪勢而互相血戰，尚不能破其表面穩靜的太平景象！　請看他們堅實而壯麗的無數的公設大工業！就是近代最優秀的專門技師，也不得不賞嘆其空前絕後的大技術。　又請看他們底軍備，就各方面都極完全，戰勝認為當然的事體，即使戰敗，也認為偶然的過失，馬上就可以回復的。　生於這個大帝國強盛時的羅馬市民，見着他底美麗而端正的都市，見着他底道路，見着他底水道，見着他底橋梁，決不致於想像到這個偉觀，將有衰滅的一日。

　經濟底磨臼和神底磨臼一樣，雖然磨得慢，却磨得很碎。　奴隸耕作和奴隸製造，就是在當時最優秀的人物看

起來，也似乎是可永久持續的；就是在他將近破滅之前，也似乎是最鞏固的；然而因爲最初就作用起來的經濟的原因，最末還是陷於衰滅。 上面，則有古今無數的奢侈和亂行，下面，則有非常悲慘而陷於失望的大貧困。 地方由過度的吸收而出血至死，奴隸則由過度的勞動而衰弱至死。 以前獨立的羅馬軍閥，現在變成了貪婪的傭兵。 宦官宮人，都成爲富者所豢養的學者。 然而還沒有人能先見這個明明白白將近的大破滅。

全建築底崩壞，遂從西部歐洲發生了，北方底大蠻族，侵入這個老朽的帝國，發見現在的狀態，和數世紀前他們底祖先所見的完全不同。 他們底到來，不過是促進這個不能免的崩壞，同時又是供給再建底方法。 愛國，在當時多數的市民，已成爲忘却了的名詞。 而在可憐的奴隸，沒有甚麼變化比現在還要壞的。 所以結局沒有力抵抗繼續襲入的波浪，這個大奴隸帝國，就陷於沒落了。 接着就是最長的過渡時代和分裂時代。 而在這個表面的混沌之中，新組織已發芽生長了。 道路荒廢了，地方市場必然的代替了羅馬市場，地方武力壓伏了帝國武力。 於是封建制度，就漸漸成爲西部歐洲底一般的社會組織。

六　封建制度底時代

我們現在達到了因私有財產制度底結果而發生，由劣弱階級而實行的大生產方法底第二種。 這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就許多地方說，比奴隸制度底組織要更爲複雜。 居住於封建諸侯底領土的人民大眾，雖當做賤民或奴隸而生活於其領主底束縛之下，然而沒有和奴隸一樣，完全的驅盡自由勞動者，并且領主和農奴底關係，實質上和以前主人和奴隸底關係不同。 農奴是附着於土地的，不能和土地分離而賣却，但是土地若是賣却的時候，一定就要和農奴一起賣却的。 農奴底義務，在歐洲各處，實質上是不同的，就許多地方看，他們沒有一點理由可以變視他們比其經濟的先輩（奴隸）占着較優勝的地位。

但是農奴雖然當做賤民，任領主自由虐待殺戮，然而他們對於土地，有幾分權利，是被承認的；這就是他和奴

隸不同的主要點；所以他們一方面爲領主耕作、開懇、採掘多少日數，一方面可爲自己工作同樣多的日數——或比較少些日數。　因之當時全國生產底大部分，都是由這種可憐的農奴底苦役而行的。　然而當他們受不住惡衣惡食及非常的侮辱，而起來反抗其尊貴武勇的領主時，當時時代精神對待他們的殺戮刑罰，比古羅馬底上流思想對待其不幸的奴隸的，還要殘忍些。　就這一點，基督舊教底神聖至極的武士，和其新教底最初僞善的非國教主義者，都是一樣的。　就和格斯克郎（Guesseline）黑公愛德華（Edward the Black Prince）殘戮法國底加克里亂黨（Jacquere），或羅素家（Russels）舍西爾家（Cecils）霍華特家（Howards）殺戮英國農民一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於農民制底最終時代，慘滅德國底農民叛亂。

這樣的殺戮，乃是支配階級底家常便飯，當時底宗教家和道德家，常常注意的論决弱者方面有罪。　所以在封建制度還其威力的時期中，歐洲大陸甚至於英國底一切農民叛亂，也和以前的奴隸叛亂一樣，除掉一時的，然而正當的復仇底滿足之外，完全歸於無效，以表示在社會底發達，向着新階級經濟的成熟之前，人民底反抗運動是不能成功的。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時期中，農奴是構成不熟練勞動底主要部分和熟練勞動底一部分的；他們耕作勞役底方法，雖然不十分完全，而大小領主和其家中武士，以及自由民，大抵還過着裕福的生活；至於其中的富領主，就無論是宗教界或俗界，都是窮極榮華的，——雖不及羅馬和皮殘丁（Byzantine）底貴族。

然而和這個農奴制相並行着，都會和鄉村，還有自由勞動者底大團體，他們已不以勞動爲賤役；受侵入蠻人底遺傳，或爲他們所教練，有着自由思想及共產制度，而立在和解放了的奴隸及土著的農奴不同的地位上。　這些自由農民和自由工人，對於領主，雖負相當的義務，然而經濟上他們已盡量得到了當時所能得的自由。　尤以工人等因防備盜賊和武士底强奪，而集於諸侯底城下，求其保護，或者自己築成都市而武裝之。　我們若從其都市底牢狹

和房屋底高度來看，就可想像當時人口，是怎樣稠密的，他們組織民主的同業公會，以嚴重制限的徒弟制度而行其業務；無論在大陸或英國，他們都是不絕的抵抗其名義上或實際上的封建領主，防止其干涉，而擁護自己底自由，然而在這個關係之下，還沒有近世所謂的資本制度。 當時銀行事業，雖已開始，交換方法，雖已稍取近世的姿勢，然而大諸侯和寺院底富，無論怎樣巨大，都不是由資本底使用而生，也不是直接行商而得的利益。

羅馬大道破壞，一切中央集權弛緩以後，交通漸次困難，歐洲內地個個分立的各州底生產，主要是爲生產者及其家族底直接使用而行，以及爲納給封建領主的年貢、救貧稅、特許費等而行了。 要等到這些要求，得了滿足之後，還有剩餘的時候，才拿到交換市場來，并且還祇限於地方的市場。

至於土地財產底領有，和地位身分底保持，當時有种種的樣式，也有基於所有關係的使用制度，也有由於純粹個人關係的主從制度，也有從政治的關係生出的特權制度，然而總而言之，都是對於其直接長上負納稅的義務，并於平時或戰時，負擔服務，所以他們底關係，從上面說，就是由王或大侯伯順次而下，從下面說，就是從農奴或小農漸次而上。 他們盡義務的形式，雖然也有是金錢的，然而他們底關係，却都是個人的。 歐洲諸地方底這些關係，實在是千差萬別，然而其制度底根本，却完全是一樣的。 他們底根本，就是大田園的教職制（ Great rural hurarchy），祇能由增加商工階級底財富和獨立的都市底權力，以及別種僧侶的教職制底勢力（即加特力教會底勢力）而加以制限的。

這個時代產出的日用品、美術品、奢侈品，就是在許多方面，都是粗野而野蠻的地方，都足以使我們驚嘆。 我們祇要看看博物館，讀讀當時貢獻和贈送給領主的貴重品底目錄，就可知道美術底發達，決不要資本；祇要看看英國殘下的很多堂塔廟宇底壯麗遺跡，就可知當時決不少精通技術的建築匠、裝飾匠和營造匠等名手。

七 自由農民和自由職人

自由耕作者和自由工藝匠，最後，遂克服了農奴的競爭，農奴因爲他們的地位，在經濟上成爲不利益和道德上生出弊害，次第都被解放了；所以在歐洲最進步的國家英吉利，自由民的耕作和工藝，遂代奴隷制而興，因之十五世紀的英吉利，差不多完全成爲自由民的國家。　換句話說，就是成爲以自己所有的生產機關和原料而勞動的自由生產者之國家。　設若經濟的和社會的意義之個人主義，在歷史上能够永久維持，那末，就是這個時代的事。　當時沒有人不希望這個狀態繼續的，這個狀態的結果，對於一般人都是良好的。　就是上流階級，雖然也是驕成和殘虐，然而就某種意思說，還是誇張其勞動國民的富裕和獨立的。

人們以個人的資格，無論在以前或以後，都沒有過着這樣的幸運。　他們所有自己的器具，支配自己的生產物，雖然有時也受人雇傭而賣勞動，然而是很少有的事，並且工資也相當的充裕。　在村落，他們乃是自己耕作地的主人，并且是共有地的共同使用人；在都市，他們乃是職業組合的一分子，他們的特權受着保護，從徒弟升到職人，是很安全的，決沒有同業的競爭，這樣的生活的利益，和由此而生的自由和幸福，實可羨慕。

在當時地方的市場，粗製濫造，是目爲犯罪行爲，奸商是嚴厲的受罰的。　地方的產物若不足，可以相當的由全國市場或國際市場來補充。　這些大市場，多量的供給歐洲各地和東洋的貨物，而與地方產物相交換。　一地方，一國民之間，個人的創意的精神，到處發揚光大，致使我們現在，非常感嘆，當時職人就是美術家，美術家就是職人，所以工作之中，寓有樂趣。　個人的生產，個人的所有，個人的交換，都是社會全體的關係；勞動者從最初到最後，都支配自己的生產機關，支配自己的生產物。所以當時由自己的腕力作出的東西，以自己手腕製成的物件，決不會以生產過剩的商品的形式，轉向自己襲擊。　無論貨物，無論勞動，他們的需要供給，都是嚴重的調節的。　這些侷限和規約的目的，大概一定是在確保好商品和高工資。　因爲各人每日爲自己在田園或都市，勞動一

日或大半日；因爲一年能安然獲得雖粗野而善良的食物，和善良的衣服；因爲教育較普通所推想的很要進步和普及；又因爲被雇傭而作事，并非通例，乃是例外；——因爲這些事都是勞動階級生而經得的權利，所以制度的些微變化，他們都是不歡迎的，實在是沒有甚麼可怪的了。

然而這種國民孤立和腸肥肚滿的幸福時代，沒有能永久繼續，英國一孤島，是不能封鎖而離開人類一般的進步運動的。

經濟的發展，於是又不顧慮人類眼前的幸福了，人類又於無意識之中，步行如環之歷史進化的道程，而完成其內周了。

八　現在的資本制度

自由農民之離開土地，英國最早，現已進行於歐洲全部。封建制度之覆滅，寺領之沒收，浪人之嚴酷的取締法，禁止勞動階級團結之法令，民主的職業組合之變爲嚴密的資本家公司，——這些以及其餘發生於近世資本制度的諸事件，現在沒有一一詳說的必要。

爲自己使用而行的個人生產，漸次變成爲利潤而行的社會生產，多數自由民，其土地都被奪去，其生產機關都已失掉，祇剩得賣力的權利。這就是從十八世紀初葉到十九世紀初葉的經濟史和社會史的一節，古來歷史上生產關係的變化，從沒有這樣著大、這樣急激的。這種發達，可分爲二時期，第一期，主要是以交換爲目的之社會的生產，漸次代以自用爲目的之個人生產而興。和這個變化同時發生的，爲下列數事，即純粹的工資階級，漸次發生，商業和貿易，漸次擴張，地方市場，歸於衰微，最初國家市場代之而興，接着國際市場隨之而起。

第二期，就根本說，乃是機械時代，在這個時代，蒸汽力，進步的機械的和化學的諸設備，支配產業界的全組織。在他的第一段，生產者一生自甘爲僱工資而生活的人；在第二段，不但一生自甘爲工資生活者，并甘爲周圍其環境之生產分配一大機械的附屬物。在前時代，他雖然是工資生活者，然而使用自己的機械的勞動，還相當是獨立的人。但是到了後時代，他遂不得不成爲產業的機

械組織之單純的奴隸了。 他已經不是自己使用機械，乃是和別人協同而使用別人所設備的機械了。

概至於這個大變遷的根底之决定的變化是甚麼呢？這就是個人的生產變爲社會的生產，而生產物的個人的交換和所有，沒有變爲社會的交換和所有的一事實。

這個似乎是太抽象的敍述，現在稍爲說明其意義。十五世紀的英國勞動者，前面也曾說過，對於他們的器具、原料和出產物，都有完全的支配力。 就是農民，也所有自己的土地，吃自己的穀物和果物，并且衣服的大部分，也是自己作的；又，職人都是應着地方市場的需要而生產，又似乎都各有土地。 所以這些人都是獨立的個人。

然而一到了多數勞動者，在一個主人的支配之下，永久爲工資而勞動的時候，他們的原料、出產物、勞動場所，都歸其主人所有，而其主人之所以生產物品，其目的又不在爲自己使用，而在交換而得利潤，所以一般產業組織的基礎，就明白的變更了。 一到了這樣，所交換的就不祇是剩餘品，而是生產物的全部了，個個勞動者，也不是以個人的資格而勞動，乃是當做具有社會的意思（即交換的目的）的社會共同機關之一部而勞動了。 生產物的全部，甚至於一部，都已不歸勞動者所有，而完全屬於雇主；他們祇是倚工資而生活，關於貨物的生產方法，或處理方法，是沒有甚麼容喙的權利的。 他們并不是偶時倚工資而生活，乃是終生倚工資而生活，終生當做工資生活者而苦役罷了。

於是我們就遇着了從以前自由民之個人生產中所發生之現代資本家生產組織的根本大矛盾了。 就是和個人的所有及交換相對立之社會的生產，乃是一切矛盾的基礎的矛盾。

這一點既經明白，該制度以後的發達，以及其諸階級的關係，就比較的容易理解了，就是雖然某地方，或某職業之中，例自作農或熟練工匠一類的獨立生產者還是殘留着，然而大體的趨勢，都是傾於同一方向的。 其方向如下：

（一）爲地方市場而行的生產，變而爲爲國家市場及世界市

過而行的生產；(二)一切中世的束縛，都已掃除干淨，就是近世的保護政策，也和中世的保護政策大不同；(三)爲利潤而行的生產，成爲通則，爲使用而行的生產，成爲例外；(四)勞動者并非偶爾倚工資而生活，乃是終生倚工資而生活；(五)交換和由交換而生的金錢關係，支配全社會；(六)一切昔日的階級對立，都次第消滅，而生出最後的階級對立，即工資工勞動者和生產分配機關的所有者的對立。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正立於資本家生產的大旋風之中。這個資本制度的發達，其迅速實非以前一切制度的發達而能比擬。資本制度，不過只經過二百年，而現在已明白的到了末日了。甚麼東西以這樣的速力促進人類？甚麼東西促進進步的速度，超過一切前代制度以上？不待說就是以蒸汽力爲基礎之大機械產業的發生。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人類爲自己的巨大的機械設備所束縛了。這些大機械之中，有許多雖是以前發明的，而應用起來以適應社會的要求的，實自此時始。然而這些大機械，并不是由社會而使用，乃是由有產階級反抗社會而使用的。現在是這樣，以後暫時之間，也會是這樣。經濟的進步，至此又表示其殘虐。原來大機械產業，本來是使輕減勞動，廢除苦役，以及滅絕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等事能夠實現的；孰料他不爲人類所支配，反支配人類，壓伏個性，破壞家庭，發生人生空前的不安，以無產窮民的大羣集而填滿都市，同時奪去地方田園的人口，使英國也和以前意大利一樣，仰其食料供給於外國。

九　社會改造之意識的進行

以上極簡明的考察了生產方法的變遷。我們卻據這個簡單的陳述，也會痛切的感覺人類并非全然無意識的、無倚靠的，從一階級向一階級前進，乃是從一階級，趨向別一階級。第一，從共產制度到奴隸制度及私有財產制度的發達，全然是無意識的。對於新形式，或反抗或接受，都是盲目的遂行，并且祇能是盲目的遂行。就是當時的最大人物，也不過祇應着欲顛覆全社會之切迫的必要，而行一時目前的彌縫策，沒有一人知道運行於其周圍之

事實的異相的。希臘雖然出了許多天才，然而沒有一人公式化其社會所受之變化的過程，而組織的研究之。

希臘以後，奴隸制及其作出之生產力，支配文明人之數世紀間，也是同樣的狀態。羅馬產出的大政治家、大法律家和大思想家，祇沒頭於解決太實際的、太眼前的諸問題，而不能認識更大的問題已自然有了開決之道。以後奴隸制廢頹，封建制、農奴制發生的時候，也祇是同樣的盲目的、無意識的、無秩序的人類發達之力，在那裏活動。就是當時最傑出、最有先見之人，也不能看定自己所行的路，祇隨波逐流的，究不知將達何岸。以後就是農奴制滅亡，個人的自由達到個人主義最高點的時候，人類也同樣的盲目、無意識，宛如蠶蟲摸索於暗室之中，從質樸的個人主義流入資本家制度的地獄，而受其不可避的殘忍冷酷。經濟進步的車輪，也和古時嫉妒的女神勒麥西施（Nemesis）一樣，同樣的蹂躪最高者和最惡者於車輪之下而前進。

然而現代的人，乃是前代一切教訓的繼承者。人類久為生產交換的形式所犧牲，已能使古人無意識、無秩序而行動的事，意識的、自覺的進行了。多謝古人的痛苦，我們已能見他們所不能見的事了。

馬克思與俄羅斯共產黨

梨亞薩諾夫（Riazanov）著　羅忍譯

當一八七〇年三月，日內瓦（Geneve）一羣俄國革命黨人要求馬克思為他們在第一國際大會做代表時，馬克思寄信給昂格斯說：『稀奇的事情，讓我做起少年俄羅斯的代表來了。人決不知道所有會從生活中來的，并且將使他處在何種奇異的地位。』在他以後的一封信中，為着開玩笑，他簽字如下：『馬克思，俄國部書記。』

實際上確是很難了解這樣一個稀奇的事。才從封建奴隸制度脫離出來的俄羅斯在這時縱用顯微鏡也找不出一

個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痕跡，但這個俄羅斯從此就有馬克思——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造者，國際工人運動組織者——到第一國際裏頭做代表，與工人運動已發展的，和已產生過像魏特林(Weitling)和伯伯爾(Bebel)這樣人物的德國，有同樣的名義了。

官府的俄國之不共戴天的敵人，即在一八四八年就認定歐洲的革命的一個緊迫的工作就是要與歐洲的憲兵國——匈牙利和波蘭的壓迫者做一死戰的人，現在竟在第一國際中做了革命的俄羅斯的代表。

兩年後（一八七二年），俄國在一切其他國家之先，就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之譯本。十三年後（一八八三年），又在日內瓦，以卜列哈諾夫為領袖的俄國革命黨的小團體，展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又經過二十年，俄國的無產階級已成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鋒了。他已將奪取政權的問題付討論了，并且再過十五年，即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利用很好的時機，奪得統治階級的地位，建設了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革命運動，自從一八七〇年經馬克思代表在第一國際大會之後，逐漸進步，到了現在他以波爾雪維克黨為代表，已變成新的『共產國際』中領導的政黨，或第三國際的中樞了。若國際的最小的兄弟，已表示得非常之好了，即或有時，在他的革命方針中錯了，但是他的那些兄長，沒有一個能够像俄國的無產階級和他的先鋒——共產黨，這樣的應用馬克思學說的革命的本質。

就是在這裏，應該找出俄國工人運動發展這樣快的一個主要的原因來。馬克思主義不似一個『純粹』的理論，而是理論的活動，社會生活的理解，只是做社會生活的革命的改革的一個方法，并且每一個新經驗又變成一個新的源泉，人在這源泉中又去吸取實際的理論的解釋。

馬克思所關心的并要加以理論的分拆的根本問題，就是這些革命活動的實際問題。僅有無產階級才能够消滅人掠奪人的制度，但他怎樣能够組織成為統治階級呢？他怎樣可以從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物質和精神統治之下，將那些還沒有拋棄對於私有財產的迷夢的階級——特別

是農民解放出來，幷怎樣使這些階級跟在無產階級得勝車子之後呢？ 這兩個革命戰略上根本問題，是第一次由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提出的，並且在這個革命經驗基礎上，又由馬克思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 這些同樣的問題，成爲今天我們討論不休的重要論點。

柯爾基有一點是有理由的。 專政這個『字』在馬克思開始幾部著作中遇不見的，就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找不出來。 可是我們通常所用的『資產階級專政』這句話的全義，已經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間，馬克思一切著作中找出。 共產團（Ligue des communistes）所宣佈的目的，就是建設無產階級的統治。 在共產黨宣言中，我們可以找出那實現幷且維持在過渡時期中一直到共產主義社會完全建設爲止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切元素。 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提高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每個國家的階級性，——包含無產階級的國家在內——國家是統治階級機關，無論昨天是有產者，今天是工人，他總是利用他的政治統治來根本改變一切生產條件，——所有這些定義，在共產黨宣言已找得出。

一八四八年革命經驗，法國六月革命日的經驗，德國十一月革命日的經驗，一句話說來，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專政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不單在小資產者和農民中間，不但在許多民主派的小政黨協作中，找着幫助，就是在各種社會黨的理論的精神中也得着幫助，——惟其有這些經驗，馬克思才應用這個新『字』，明白地指出革命的共產主義底不妥協性，和在階級爭鬥中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有產階級專政的必要。 所有革命的停止，都是表明與有產階級講和與協作。 因爲這個，在萊因新聞中，馬克思提出『經長革命』口號來反對所有妥協者，爲着保證革命的經常狀態，及這種革命改變成爲社會革命之故，最革命階級的專政——資產階級專政——是必需的。

這個重要的思想是第一次由馬克思在許多篇文章中這樣說明出來，昂格斯集合這些文章成爲一本書，題名爲：法蘭西的階級爭鬥，並增加一篇『溫和』的序文。

『這個烏托邦，這個教義的社會主義，附屬一切歷史的運動在片斷事實上，以一知半解的學者的概念來代替社會生活（歷史創造者）的歷程；尤其是在他的幻想中，他用卑陋的詐術和粗魯的感情，來避開階級的革命爭鬥及其一切的表示。』

祇須稍修改一下，這些特點就完全適用於現在的社會民主黨。 昂格斯接着又說：『無產階級則相反，他漸漸的在革命的社會主義週圍，在「共產主義」週圍團結起來，這個社會主義不是別的東西，祇是一個經常的革命，祇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祇是爲達到消滅所有階級的區別，消滅由這區別所生出的一切經濟關係，消滅適應這些經濟關係的一切社會關係，破壞由這些社會關係所產出的所有思想的一個不可免的階段。』

這是很顯著的，馬克思的『功績』，不在發明階級爭鬥，——他祇是把這個階級爭鬥幷階級的存在與生產發展的一定的歷史條件聯合起來——而在說明階級爭鬥必須達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祇存在於向着階級的消滅和建設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期中。 但是這個公式在一八五二年已成立了，祇證明專政這個「字」，在一八四八年以後，才可在馬克思筆下找得着。 但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中，我們應該繼續看成不是簡單一個『字』，或是一句話，並且還是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基礎，在他的一八七五年所寫的哥達綱領批評中，說的更好：『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發生一個政治過渡時期，其時的國家不是別的東西，祇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同樣的見地上，馬克思從二月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又來審察維持舊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分析已經幫助路易．波拿把爾特（即拿破崙第三）奪取政權的原因，他特別注意兩個因子：第一，拿破崙第三能運用二月革命所未付損傷的政府的機器，因爲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幾次政變、（Coup d'état）不但未將這個機器毀壞，并且將他改善；第二，當時農民對於二月革命財政政策，非常之不滿意，

拿破崙第三得以利用他們的助力。

人能破碎這個政府的機關而不失去由一個集中的機關所供給的利便嗎？ 在一個農業的國家中，如當時的法國，破壞這個政府機器，即破碎中央權力所以能利用農民的散亂達到他自己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目的之一切線索，農民在近代社會中，固成立一個階級，但他們沒有階級的覺悟，所以不能自己或用自己的名義來保證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說：「農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要別人來代表他們。 他們的代表同時就是他們的主人。 應該有絕對無上的政府權力為他們，這個權力是保護他們反抗別的階級，並為他們佈倚使和幸福。」

馬克思在那時已經認定嚴重的集權之必要，所以他確定說：

「破壞政府的機器，對於集權制沒有一點危險。 現行官僚制，祗是下等相沒的集權，並且還受他的反對者封建主義的束縛。 法國農民在拿破崙復古中，已經失意了，他將更失望於他的一塊土地；因此建設在農民所有的土地上的政府的柱棟也就會倒，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農民階級的應聲，否則無產階級革命的獨唱，在農業國家中，馬上就變成詩人的歌曲。」

從這段精美的文字，很顯明的知道馬克思解決關於政府機關的維持或破壞的重要問題，以及為無產階級革命保證對於農民的「最高權」的方法問題。——這段文字已在二月十八日第二版中被集出來的。 在這本書的俄文版子裏，普通有許多段落差不多全帶了法國的色彩，并且所有都是太老的，祗有當時人，才能了解的。 所以，我們所引的一段已將用一個更普通的觀點來代替了：「政府的集權祗能建築在由反對封建制度爭鬥所鍛煉出來的武力的官僚的組織破產之上」。

巴里公社（La Commune de Pari）使馬克思更向前進一步。 使他對於法蘭西大革命在政治集權的創造中所操的作用，不得不改變觀點。 巴里公社的經驗使人聯想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後革命的老公社的經驗，以及他的那些支部和支部的委員會，這些很像我們的城市和區的

蘇維埃。 這是要明白的，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巴里對於俄國全國的專政並不是建築在沙戈派（Facobin）的嚴格政治集中上，而是在許多革命公社的自治上。 中央的權力依靠地方的權力，在這樣光景之下，將已經被封建制度的承襲所腐敗的舊的官僚的機器完全破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的條件。

因為遇了不好的時機，公社與法國其他的地方隔斷了，又不能阻止俾士馬克與梯爾所組織的封鎖。 同時外邊也沒有援助。 所以公社光榮的歌調，沒有一點回聲，竟變成巴里無產階級的詩人的歌曲了。

但是沒有巴里公社的經驗，十月革命的經驗也是不會有的。 公社的革命經驗使革命的理論往前進一步。 馬克思自己也即時從這裏抽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新的經驗又提出新的問題，而生活嚴厲地要求這些問題的解決。 革命共產主義的理論給我們正確的指導線，將馬克思所草創的革命戰略的基礎加以嚴格的檢查，使俄國共產黨對於新的困難找着出路。

以革命經驗所創造的最革命理論的武器，俄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會克服所有新的困難。 舊式的政府機關已完全倒地，——在這個機關中，全堆集着封建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分子，農民失了舊時的支配人和組織者，再不受他們驅使像牧羊一樣，來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社會進步。 創造新的政府機關是必要的，這個新的政府機關可以使組織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能夠在共同反對反革命之中，鞏固起他與農民中間的聯絡。 並且在從農民出身的無產階級中，農民可以找得着他們最好的代表，最可靠的保護者，以反對一切舊制度的勢力。

應用馬克思革命共產主義的理論在日常實際生活中，國際無產階級和俄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俄國共產黨——要使十月革命的凱旋歌能得革命的農人階級的得勝和聲。

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基本條件和新經濟政策

布哈林 著
尹寬 譯

一

在現在我不能將這個問題做全般的研究，但是我可以說：我們人人都知道無產階級的革命需要我們很多的犧牲，並且在一定的期間免不了一個生產力的破壞。這在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個特著的法則。但是我們的反對者，想為我們證明消費這樣大的生產力是因為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成熟。這是他們重要的理論的主題，殊不知照這樣說，他們混淆所不應該混淆的：資本主義在封建制度內部的成熟和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底懷中成熟。我們應該細細地注意存在這兩個現象中的原理底區別。無論如何，我們是要將社會主義社會底基本條件規定在我們的綱領中的。在新構造成熟底兩個方式中的區別，就是資本主義是在封建制度中從頭至尾發展出來的。在這時工人不是單獨地在發展。最高的階級層（Cou ch s）也在發展，並且全社會底器械——自工人直到有產階級底支配中人——都在封建社會底懷中成熟了。至於社會主義，他決不能像這樣的成熟，縱然在最便利的條件中，縱然我們能夠用數學的方式決定資本主義成熟底限度。若工人階級未從資本主義社會懷中跳出來而能一樣地從事生產底工作，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無意義，一個很明顯的矛盾。而且社會主義在有產階級社會中成熟的特別的形態，也完全與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內部成熟的特[illegible]的形迹不同。資本在封建的政治中已經有他的管理人和支配人；至於無產階級，他不獨在經濟上受壓迫，並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受壓迫。無產階級既沒備有工程師又沒備有無產[illegible]的專門人材；他應該取得所有這些待一旦可能惟將這些供獻與他。這就是說待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只有在這時候他才能深入教訓之門從事學習。從教育的觀點上看，無產階級是少發展的，並且我們應該承認很無知的，比有產階級很落後些。這就是指明無產階級不能

按照一個新社會底創造的勢力在資本主義底門內裏成熟。

他能按照組織底勢力，按照全社會的指揮者，按照在一個實証的意義中這個社會眞實的創造者成熟，只在一旦專政實現了。除此沒有別的徑途。這個資本主義底成熟與社會主義底成熟之原理底區別很値得注意的。我們的反對者以爲我們可以在有產階級社會懷中成熟亦如資本家在封建社會懷中一樣。不幸事實不是如此，應該徹底明白這兩個現象。

我現在應該考察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縱然在關於我們的著作中沒有仔細分析：這就是「穿入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個穿入社會主義底問題在修政派當中佔絕大大地研究過，修正派的概念就是說資本主義穿入社會主義。假使誤會我們的意思，人可以反對我們，說我們不會能做我們所要做的，因此，在我們有一個長時期底機體的歷程，一個實在穿入社會主義底歷程。不過我們與修正派的不同只在在什麼時期穿入應該開始。修正派不願意革命，所以他們認定這個穿入底歷程在資本主義社會底懷中就已開始。至於我們，我們認定他只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開始。無產階級應該毀壞有產階級的國家，佔據權力，於是利用這個槓桿來改變經濟的條件。我們是在這裡有一個長的發展的歷程。在這歷程中，生產和分配底社會主義的形式漸漸擴大範圍；等待所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底遺迹都消滅了，人即達到資本主義社會完全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密切地關係我所已考察過的問題：

現在我想說一說社會主義底「國家的方式」，自然是按照生產底形式說。在革命前，所有我們都以爲只要說到規劃的經濟，團體的經濟，就不必再給他們具體地確定。但是現在，特別是俄國革命以後，我們看見我們將要過一個長的時期，在這時期中，社會主義生產底國家的形式要實行的。就拿資本主義來說！試將法國的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作一比較。法國的資本主義有他的特別的表徵，而美國的也有他的特別表徵。法國的資本主義帶一個盤利的性質，美國的帶一個放措水和財政性質。或

英美底散的嘉和托辣斯底歷史來說。 這是各種的途徑，各種不同的性質。 固然因有世界經濟底增漲幫助，時間會平均一切。 但社會主義只能在已存在的地位上增長；人亦可以認定各種社會主義的形式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是——在一個不同的形式中——以前的資本主義形式底延長。

所有要說特別的表徵都適合於各種資本主義的地方，可在社會主義生產底特別形式中找出他們的表現。 等到最後無產階級底世界的權力立定時，社會主義生產在全世界上都成立時，自然全體社會平均的發展底原始段落，縱無產階級在各地都取政權以後，還被有各種社會主義生產底形式。 我們可顯明地說俄國的社會主義與別的社會主義比較總要有點亞細亞的面貌。 可規劃的與不可規劃的鈎合，工業與農業鈎合等等，所有我們這些經濟發展底落後的特徵都將在我們的社會主義落後的形式中找着他的表現。 若我們注意到所有以上所說的，若我們預先對這些加以注意，我們就可以說別的東西、例如新經濟政策。

人可以將這個新經濟政策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上來說明。 第一個是革命的政策和戰略底觀點，第二個是經濟的理法底觀點。 這是兩個不時時同一的觀點。 一些同志已經說過政策和戰略底觀點，例如列甯、托洛斯基。 至於我，我在此地爲使這個問題明瞭，我願意站在經濟理法底觀上。

我認定所有在各地握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在所有別的經濟組織底問題當中第一當先解決的就是一方面所有無產階級仍能够系統地規劃、組織、經營的生產形式和另一方而爲他在他的發展開始的途徑中所不能系統地規劃經營的生產底形式之調劑底問題。 這就是爲無產階級所要解決的重要的問題。 若無產階級取得過多，對於這個調劑忽略了的時候，他一定就要處在這種形情之下：生產力不發展反麻痺了。 無產階級不是完全可以組織的。 若他想用强力替換小生產者，備有永有財產的小農人以實現他的計劃是不可能的。 不但不能，不運用這些分子使他實在爲社會供給一點確實的東西，反一點都收不到。 於是流

通閉塞了。由此生產力將有一個更大的失敗，普通的經濟生活將有日見危殆的破壞。

在這些情形中，無產階級還接着別的結果。當無產階級想佔據太多的東西的時候他必定要形成一奇大的辦事機關。他應該有很多的辦事人，很多的冗員，來替代小生產者和小農人在他們的經濟的機能中。在要以國家辦事人——隨便你們怎樣稱呼他們，但無論如何，這些國家的辦事人——來代替所有這些小的事務人人另出一個非常大的官僚機關，竟使這個機關所耗的費用比由小生產底無政府狀態所受的損失還更大。所有無產階級國家底行政和經濟的機關不是使生產力在裏面發展的形式，是爲生產的絆馬索。這種制度完全成了所應該是的反面，因此這個制度勢必崩壞。無論這個制度底破壞是因爲一個反革命或因不有產階級，或是他是由黨自己收縮成改造（這是在俄國的情形）這都是無關緊要的。無論如何，若無產階級自己不做，別的勢力會要來破壞這個制度的。在各個同志都應充分了解這些。也許我可以說：新經濟政策是一個特別地俄國的現象，但在另一個戰略的退步，他亦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組織底問題解決：即某一些爲我們所應該規劃的生產組織與另一些爲我們還不能規劃的生產組織調濟的問題。同志們，應該公開的宣布：在俄國我們曾經打算組織一切，即農民和幾百萬小生產者都在內。正是爲這個所以我們曾經有很大的行政費。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曾經經過一個政治的危機，這也就是爲什麼爲救濟無產階級底利益，我們應該採用新經濟政策。這毫不是什麼一件祕密的病應該要隱瞞的。這不獨是對拿起所有勢力反對我們的敵人的一個讓步，這亦是社會組織底問題底正確的解決。老實說：當在舊的經濟計劃中，莫斯科底赤衛隊解散賣麵包或別的食物的窮苦的婦女時，若從經濟理法底觀點上看，我們演出一個瘋人底居房。一旦人已明白了這個，即應該努力將這些瘋人底房子改爲好一點的東西。有些同志以爲從前那樣辦法是違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罪惡。其實這不是屬於我們的罪惡，由我們黨對於我們在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中所犯的過錯，加以必

須的懲戒是因為我們的無經驗和我們的無知。我們的思想是如此。

我說新經濟政策是一個國際的問題。所有特別屬於我們的，只是我們所能規劃的與我們所不能規劃的之比例底數量。所有特屬於俄國的只有這些。不錯，在俄國有很多農民和小有產階級。但是假拿在工業上最發展的國家來說，例如德國和美國；你們想信這個問題可以不再上產生嗎？拿一個比譬，人可以走來就組織美國的個農嗎？……決不會！為這個農也是一樣，自由的經濟流通應該保存的。德國也是如此。你們相信得勝的無產階級即可立刻組織一切農民的產業，特別是巴伐伊爾的嗎？生活上決沒有的事！你們知道當你們向農人要求交付他的麵包時，他應該向你們要求什麼回來嗎？他向你要求讓他自由行動，讓他貿易。在德國亦如在所有別的地方一樣，這個問題是不應該忽略的。到底你們都是必定要很正確地計算在什麼尺度上你們才有一個有紀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在什麼尺度上應該為你們保持自由。新經濟政策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來的。但這個問題又與緊於另一個問題，這另一個問題與他完全不同的。

國際上，革命的行動中，經濟理法底原理與另一個也是為無產階級所必須的原理處在衝突的地位，這個元理即是純政治爭鬥底需要底原理。對於這個原理我已經不止一次舉出很多的例子。假定你們應該要建築防堵，因此你們就打倒電線柱子，這並不是一個什麼行動可以增張生產力的。這是極容易懂得的。在革命中亦是這樣。例如當資產階級關於他所有的勢力來反對你們並從小有產階級分子當中舉起一些為他服務的助手時，無產階級將應該怎樣的呢？在無產階級應該不顧一切解散這般有產階級底助手；越是爭鬥增加緊度，小有產階級底經濟基礎越是要毀壞的。就是在這時候不合理的行動出來了，這種不合理的行動在經濟的觀點上是沒道理的，但是在政治爭鬥底觀點上是合理的。這兩個觀點——經濟的理法和政治爭鬥底需要——是相混合的，乃是常相衝突的。但是政治爭鬥應該着重，因為我們不能在有一個無產階級國家

之前建立社會主義。不過我們應該極端注意不要做無益的行動，不要做什麼同時從政治專門底觀點上和經濟的觀點上都是合理的。固然我們不能違背發展這個觀念，你們自己會從各方面將問題弄清楚。

現在的力量

羅若夫斯基著　鈞世我譯

(一)大戰以前

大戰以前全世界會有將近一千萬底有組織的勞動者。出兵的動員令與無產階級底政治的及工團行動的盲從卻將這個數額大大地減少了於大戰初年。除英國外，幾乎是所有的各交戰國底工團都失去了過半的數額。這樣的衰落繼續著一直到一九一五年。在一九一六年，恢復現象又纔開始。在一九一九至二〇兩年間，工會運動在全世界各國中經過一個非常迅速的發展形勢。一九二〇年之末，國際工聯運動差不多包含有五千萬人。然而自從一九二一年初以後，資本主義之進攻又開始離散了這一營偉大的勞動軍。

這一營勞動軍在今日還沒有組成一黨。他們仍然依著政治、民族、宗教而分門別戶。改良派底工團現在佔據較強大的勢力，其次便是革命的工團，其次便是獨立的工團，再其次便是天主教底，自由民主黨底，基督教底，回教底，民族底（如捷克及德意志），法西士蒂底工團，此外還有一些同盟罷工破壞者底工團。然而除改良與革命兩派外，全沒有國際的組織。惟天主教會宣傳要發起他們的國際組織。總之，這都不外乎有一個目的：國際的組織。我們現在已有的是：

（一）安姆斯丹國際工聯協會

（二）二十九個工業國際協會

（三）赤色工聯國際（莫斯科）

（四）在各工業協會中做宣傳底十二個國際委員會（

莫斯科）

（二）安姆斯坦國際

安姆斯坦國際接合了二十四個工團底中心，其中有四個是在歐洲以外：（1）阿根廷，（2）祕魯，（3）加拿大，（4）南非洲。在這些工團裏面都有革命的少數派在內部正進行工作以反對他們的領袖。安姆斯坦國際工聯協會大概包有二千一百萬會員，其中有一千五百萬是在德意志與英吉利。其餘二十二國合起來不過只有六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安姆斯坦底統計法把所有的報名於組織底會員都算上而不問其傾向是如何，於是在總數上可以誇張一點。

譬如意大利在一九二三年數目是一百二十萬會員，而實際改良派工團不過包括有二十萬會員，其中半數尙是反對安姆斯坦與其自己的領袖團。法蘭西改良派底勞動總會（EGT）底數目是七十五萬六千人，而實際不過二十五萬人。保加利亞底改良派宣言有一萬四千會員，其實只有一千。希臘十七萬，實還不够五萬。大不列顛宣稱了一個六百五十萬底好看數目，然而我們知道英國工聯(Trade Unions)底大會只不過五百萬會員，其中至少有百分之十五還聲言依附赤工聯國際。最後，在德意志改良派底工團中（號稱八百四十萬人）有一個堅實的革命少數派，其影響至少要及於三百萬工人。總而言之，倘若我們將安姆斯坦底眞實的數額表檢查起來，凡加入赤色工聯國際底革命分子除外，我們或者只能得一千五百萬爲最大的數目。

各工業國際協會具有些同樣的工團而數目有二千萬人。這是些報告局與統計局。然而他們的統計法是簡略的。船工有三個技業底國際組織。書業也有三個．（1）印刷業，（2）裝針業，（3）石印業。又有理髮業底（一萬二千人），皮貨業底（一萬三千人），帽業底，燒窯底各國際組織，以他們的組合底特殊主義而作國際的結合。最有力量的各國際協會要算金工（三百四十萬）、礦工（二百六十萬）、交通工（二百三十萬）、絲工（一百六十七萬）、木工（八十三萬）、船工（八十萬）

。這些國際還沒有完全包含所有的工業底工團，且在其中赤色的少數是很有力的。

安姆斯坦國際工聯協會及依附於他的各協會組織了一個大的阻止階級爭鬥底保守勢力。第二國際底例轍，及最近在魯爾佔領中安姆斯坦國際工聯協會所表現的盲從產生了一個左派，其結果仍歸於佔定。然而安姆斯坦國際是已經衰弱了。這不如仍舊老實的說，他不過是一個「投信底郵箱」。

（三）赤色工聯國際

赤色工聯國際畢竟是一個國際的組織。除歐洲以外有二十二個中央組織及許多佔少數派底工人組織是加了赤工國際「如：奧大利、美利堅合衆國、加拿大、烏拉客、份朔希、阿根廷、印度支那、中國、印度、日本、高麗、波斯、土耳基、埃及、墨西哥等等……）在全世界沒有一國底無產階級不接近於赤色工聯國際，或由組織底線索，或依政治底線索。

赤色工聯國際是由幾個國家底工團中央（俄羅斯，法蘭西、捷克保加利亞、立陶宛、波斯等等）及一些有力的革命少數派（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合衆國、比利時、奧大利、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波蘭、南斯拉夫、斯干底拉維亞）所組織而成。但在有些國家裏面，白色政府之過度妨礙了工團運動之加入赤色工聯國際（如：羅馬尼亞、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芬蘭、拉帶維、波蘭、希臘）。提起這個，我們便記起最近在美國發生的同志胡時得（Foster）底訴訟案問題，我們這位美國同志就特別為作赤色工聯國際之宣傳而被控告。但是假使我們以確切的統計清算幾個（如俄國、法國等）以政治的影響計算另幾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以減勵底普遍傾向計算另幾國（如南斯拉夫、芬蘭等），我們可以得結論，赤色工聯國際底真實數額，約在一千二百萬與一千三百萬間統一的，密接的，戰鬥的。一個惟一的原因壓據的在實。而且我們的組織是際上作障礙：這就是因為其中的力量底大部分還是包含在安姆斯坦國際底羣衆裏面正在為堅定他們的趨向而工作。

十三個爲宣傳底依各工業協會而區分底國際委員會是屬於赤色工聯國際的。 在交通工、船工及木工中，我們將近有國際勢力之一半；在金工、礦工及毛織工中，我們占有國際協會底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四）一個奇怪的國際

我們再說一說，爲不要遺漏，有一個才組織不久的『工人國際協會（！）』，由德意志、意大利及西班牙幾個小小的『自由工團主義者』底團體所組織，他們除假冒第一國際底名稱外，沒有別的正經事。 他的內容是無聊、懈怠、柔懦。 他的目的是『防守』赤色工聯國際底國際工聯運動、共產主義及俄國革命。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他實沒有什麼重要。

（五）結論

現在的力量，便是如此。 一個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底組織，一部分尚在有產階級的手中，一部分在其勢力影響之下，一部分又背叛而反對他。 赤色工聯國際底工作，在近數年來，指明把這個保守的力量轉變成爲一個革命的力量，不是空想的。 戰勝改良派工團主義者底遲鈍的能力，而有千萬工人繼其後，這就是預備革命。 這個戰勝不用說是遲緩不易的，我們但緊跟着努力！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條約及宣言

第一部——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成立宣言

自從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之後，全世界各國分成了兩個敵對的營寨，即：資本主義底營寨與社會主義底營寨。

那裏，在資本主義底營寨裏面，統治着國家的怨恨與不平，殖民地底奴役，狹義的愛國主義，民族的仇恨與掠奪，帝國主義底兇暴與戰爭——這裏，在社會主義底營寨裏面，滿佈了互助的信用與和平，民族底自由與平等，平

民間底和平的互助生活與親密的協作。

幾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所用以解決民族問題底方法，用一個人可以剝削別人底制度，阻止人民之自由發展，已經是證明無用了。 而在反面，民族間底糾紛愈演愈烈，直搖動資本主義本身之生存。 有產階級已是證明不能在人類中間再做什麼協同的工作。

只有在蘇維埃共和國底營壘中是唯一可能的，在爲大多數人民所保衛底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除去民族底宿怨，創造相互的信義，建立在人類中爲和平協作底基礎之石。

這就因爲這個條件，各蘇維埃共和國才能夠防衛了全世界帝國主義之進攻；這就因爲這個條件，各蘇維埃共和國才能夠將國內戰爭作勝利的結束，保衛了自己的生存，進行於和平的經濟改造。

然而戰爭時代曾爲各蘇維埃共和國留下了不少的傷痕。 荒蕪的田場，停滯的工廠，損壞的生產力，廢耗的經濟來源——戰爭底一切遺物——所有這些都覺着各個共和國單獨力量之不足。 倘若每一個共和國各自爲生，則政治的經濟改造將至於不可能。

在另一方面，國際情勢之變化與新的侵略之危險，爲反對資本世界而作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戰線之建立，實是絕對的需要。

要之，蘇維埃權力底國際性，由階級底自然性而變爲國際的，迫使各蘇維埃共和國底工人階級不得不站在聯合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底大家庭底指導之地位。

所有這些情形都決然地要求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爲一聯邦之實現；此聯邦能保障對外的鞏固與對內的安寧，及民族發展之自由。

這和存在於各蘇維埃底人民心中底志願，是一種最好的保障，他們在近來聚集的會議裏而一致地通過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組織底決議；這個聯邦是在平等權利下底人民底志願底結合，每個共和國有退出聯邦底自由，所有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聯邦之加入也是自由的，已成立的各國與將成立的各國都是一樣；這個新的聯邦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勝

利底人民底互助生活與親密協作之開始底有價值的成功，他在反對世界資本主義戰爭中是一個最忠實的保衛者，他在聯合萬國工人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底路上代表一個新的決然的步驟。

第二部——條約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S.F.S.R.)，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U.S.S.R.)，白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W.R.S.S.R.)，及大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S.Z.F S.R.)(包括亞什伯尉Aserbaijan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喬治亞 Georgia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及亞美尼亞 Armenai社會主義共和國）連合成一聯邦——名曰「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S.S.S.R.)。

第一章——聯邦最高機關底統治權

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底統治權由各個最高機關施行，其內容如下：

(1)在國際間底關係上為聯邦底代表，公事往來底權權，與別國訂政治或他種條約底決定。

(2)聯邦邊界底改變及各共和國間邊界更改問題底評議。

(3)新邦加入聯邦時條約之決定。

(4)宣戰與媾和。

(5)聯邦外債與內債之決定，各邦外債及內債之批准。

(6)國際條約之批准。

(7)對外貿易之管理，內部商業制度之建立。

(8)聯邦全邦經濟制度之重要基礎與總計劃之建立；工業支派及與聯邦有重要關係之各個工業企圖底劃分；關係於聯邦或關係各邦底租借條約之批准。

(9)交通、郵、電之管理。

(10)聯邦底兵力組織與管理。

(11)聯邦預算案括包各邦預算案底決定；聯邦稅則及收入之規定，及關於各邦預算案之減出與加入；為各邦預算案而加稅則底命令權。

(12)流通與信托獨占制之確立。

(13)在全邦領土內土地底分配，礦山、森林、水道底開發與管理底總則底建立。

(14)對各邦間移居底聯邦底總法律，移民經營底籌劃。

(15)聯邦底審判組織與內部立法底基礎原則之建立。

(16)其基礎的勞動法之建立。

(17)教育底總原則之建立。

(18)保健衛生制度之採擇。

(19)全聯邦底統計底組織。

(20)外國人民在聯邦中底公民權底基本法律。

(21)全聯邦底大赦權。

(22)各邦蘇維埃會議或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有傷害本憲法底議決案的否認。

(23)各邦間有爭執時的批判權。

二、本憲法底基礎的芻案底批准與改正爲聯邦蘇維埃會議底特權。

第二章——各邦底最高權限、聯邦底公民資格

三、各邦底最高權限只限於本憲法中所舉，且只於聯邦底統治權事務範圍以內有關。在此範圍以外，各邦可以有他的獨立的管轄權；聯邦且 護各邦維最底權限。

四、各邦保有其在自願時退出聯邦之權。

五、各邦 照本聯邦憲法，改正其各邦憲法。

六、各邦底邊界不得同意不能改變，爲改變邊界，限制邊界，或第四條之廢止，須得組成聯邦 各邦底同意。

七、聯邦底公民資格以各邦底公民資格爲準。

第三章——聯邦蘇維埃會議

八、聯邦底最高機關爲聯邦蘇維埃會議，在聯邦蘇維埃會議閉會期間，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包含聯邦議會及民族議會）爲最高機關。

九、聯邦蘇維埃會議由城市蘇維埃代表（每二萬五千有選舉者選舉代表一人）及省蘇維埃代表（每十二萬五千

公民舉選代表一人）組織而成。

十、聯邦蘇維埃會議底代表由省蘇維埃會議選出。 在各邦無省單位之處，代表由各邦蘇維埃會議直接選出。

十一、聯邦蘇維埃常會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集一次。 臨時會議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必要時召集，或因聯邦議會，或民族議會，或各邦底兩議會之要求亦必須召集。

十二、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倘聯邦蘇維埃會議不能如期召集時，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將日期延緩之。

第四章——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

十三、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聯邦議會及民族議會組織而成。

十四、聯邦蘇維埃會議按照聯邦各邦人口比例從各邦代表中選出三百七十一人組織聯邦議會。

十五、民族議會由各自治邦每邦代表五人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各自治區每區代表一人組織而成，民族議會底全部組織必須經聯邦蘇維埃會議之認可。

（註）亞直阿利亞（Adzharia）與亞布哈齊亞（Abhazia）自治邦及南阿塞梯亞（South Osetia）自治區各有一代表於民族議會。

十六、聯邦議會與民族議會有審查一切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底各人民委員部，或各邦底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呈報底告令、法典、章程等之權；且當此等告令、法典、章程問題在本聯邦議會或民族議會成通議時，亦必須審查之。

十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法典、告令、章程及命令，為聯邦底唯一的立法與行政機關，並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聯邦人民委員會之工作。

十八、一切關於聯邦普通政治經濟或對聯邦中各邦現行執行根本改變之告令或決議必須經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審查與認可。

十九、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公布之一切告令、法令及命令在聯邦境內有強制執行之權。

二十、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有阻止或取消主席團，各邦蘇維埃會議，或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他聯邦境內之行政機關底告令、法令、命令之權。

二十一、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由其主席團每年召集三次。 臨時會由聯邦議會主席團或民族議會主席團之決議，或各邦之任一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要求，均應召集之。

二十二、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呈報之法律草案必須經聯邦議會及民族議會之審定才為合法；最後以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名義公布之。

二十三、聯邦議會及民族議會有不同意某問題時，得由該兩議會組織聯合委員會解決之。

二十四、聯合委員會不能解決時，由聯邦議會與民族議會聯席會議解決之；聯席會議無大多數決議時，當由聯邦蘇維埃會議常會或臨時會解決之。

二十五、聯邦議會及民族議會各選七人為主席團以管理會議事及主席團本身之工作事件。

二十六、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由二十一人組織而成，其中包含聯邦議會主席團及民族議會主席團全體）為最高機關。

二十七、中央執行委員會按照聯邦底數目，從其主席團選出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四人。

二十八、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聯邦蘇維埃會議負責。

第五章——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二十九、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立法、行政、管理之最高機關。

三十、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監督本憲法之實行及各部對聯邦蘇維埃會議或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之實行。

三十一、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阻止或取消聯邦人民委員會或各人民委員部，及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各邦人民委員會之決議之權。

三十二、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阻止或取消各邦蘇

維埃會議之決議之權，但事後必須呈報於聯邦中
央執行委員會，經其審查與認可。

三十三、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權公布告令、法令
或命令，幷有權審查及認可由人民委員會，或聯
邦各部，或各邦底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或
其他行政機關所呈報之告令草案與決議之權。

三十四、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之
告令與決議應以各邦所用之文字（俄文、烏克蘭
、白俄文、喬治亞文、土耳其韃靼文）公布之。

三十五、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權決定聯邦人民委
員會與聯邦底各人民委員部之間，及各邦中央執
行委員會與其主席團之間底關係底一切問題。

三十六、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聯邦中央執行委員
會負責。

第六章——聯邦人民委員會

三十七、聯邦人民委員會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產出爲行

政管理之機關；其組織如下：

（1）聯邦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2）聯邦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3）外交人民委員
（4）陸海軍人民委員
（5）對外商務人民委員
（6）交通人民委員
（7）郵電人民委員
（8）勞農視察人民委員
（9）勞動人民委員
（10）食糧人民委員
（11）財政人民委員
（12）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

三十八、聯邦人民委員會所公布之告命、法令在聯邦境內
均有効力，惟當在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約
章規定之權力底限度以內。

三十九、聯邦人民委員會有審查各人民委員部，或各聯邦

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所呈報之告令與法令之權。

四十、在一切工作事務上，聯邦人民委員會均對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負責。

四十一、聯邦人民委員會之法令或命令得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阻止或取消之。

四十二、各聯邦底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對聯邦人民委員會之告令或決議有不服從時得抗議於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但在抗議期間，仍須服從決議。

第七章——聯邦最高法庭

四十三、為聯邦境內革命法律底保障，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特設聯邦最高法庭。 本法庭之權限如下：

(1)在本聯邦總立法律範圍內給各邦最高法庭以命令。

(2)在聯邦最高法庭檢察官底職務上，審查各邦最高法庭底法命、決議與裁判，並在各邦有違犯聯邦總法律時或各邦對別邦利益有妨害時，提出控告於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

(3)受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委託，根據憲法，給各邦之任何法令底合法底決議。

(4)裁判各邦間關於法律之爭論。

(5)審查聯邦高級官員被彈劾之案件。

四十四、聯邦最高法庭之職務分別如下：

(1)全體會議。

(2)國家刑事會議。

(3)軍事或軍事交通會議。

四十五、聯邦最高法庭全體會議由十一人組成，其中包括各邦最高法庭全體會議之議長、副議長、主席四人及聯邦政治局代表（參看第六十一條）一人。議長、副議長及其餘五人皆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任命之。

四十六、聯邦最高法庭檢察官之責任為——發表關於聯邦最高法庭之一切問題底意見，以此意見提出於會

議，並若對聯邦最高法庭全體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時，提出抗議於蘇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四十七、第四十三條中所指明之向聯邦最高法庭會議提出問題之權，只有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主席團、聯邦最高法庭檢察官、各邦檢察官及聯邦政治局有此權利。

四十八、聯邦最高法庭全體會議包括為下列事件之司法會議：

(1)有害於兩個聯邦以上之安寧及重大的違法事件。

(2)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聯邦人民委員會個人責任事件。

聯邦最高法庭只能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對各事件底特殊決議底指揮之下，對該事件裁判之。

第八章——聯邦各人民委員部

四十九、為在聯邦人民委員會權限中對國家行政之直接管理，如本憲法第三十七條所規定，應成立十個人民委員部，按照由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規劃章程而執行事務。

五十、聯邦人民委員部分為：

(1)聯邦人民委員『總』部——即全聯邦之各委員部。

(2)聯邦人民委員『聯合』部。

五十一、下列各部為聯邦人民委員『總』部：外交、陸海軍、對外商務、交通、郵電。

五十二、下列各部為聯邦人民委員『聯合』部：最高經濟委員會、食糧、勞動、財政、勞農視察。

五十三、人民委員『總』部在各邦各有其代表，直接對各部負責。

五十四、在各邦執行聯邦人民委員『聯合』部事務之部，即為各邦之各人民委員部。

五十五、各聯邦人民委員部由聯邦人民委員會各委員管理之。

五十六、各人民委員部以各人民委員爲總長，其他人員由聯邦人民委員會任命之。

五十七、各人民委員在各部權限中有獨裁權，但必須在各該部以決議通告。本部或某一人員對該人民委員決議有不同意時，得提出抗議於聯邦人民委員會，但不得妨害決議之執行。

五十八、各聯邦人民委員部所公布之命令，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聯邦人民委員會有權取消之。

五十九、聯邦人民委員部所公布之命令有顯然違反聯邦憲法、聯邦法律，或各邦法律時，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得抗議之。此種抗議當立刻通報於聯邦人民委員會及該人民委員部。

六十、聯邦人民委員對聯邦人民委員會及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負責。

第九章——聯邦政治局

六十一、爲遏止政治與經濟之反革命行動與偵探及匪亂等底爭鬥而統一各邦底革命力，特於聯邦人民委員會附設聯邦政治局；本局在聯邦人民委員會中有發言權。

六十二、聯邦政治局在各邦人民委員會中有代表，有分局，其工作歸直轄；各代表須按照合法底法令執行事務。

六十三、聯邦最高法庭檢察官按照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公布之特別布告令監督聯邦政治局之行動。

第十章——各聯邦

六十四、各邦蘇維埃會議爲各邦境內最高機關，在各邦蘇維埃會議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機關。

六十五、各邦最高機關與聯邦最高機關相互之關係如本憲法所規定。

六十六、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其委員中選出主席團爲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之最高機關。

六十七、由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產出各邦行政機關——即人民委員會以下列各委員組織之：

(1)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2)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3)高等經濟委員會委員長
(4)農業人民委員
(5)財政人民委員
(6)食糧人民委員
(7)勞動人民委員
(8)內務人民委員
(9)司法人民委員
(10)勞農視察人民委員
(11)教育人民委員
(12)衛生人民委員
(13)社會安甯人民委員

又聯邦人民委員會外交、陸海軍、對外商業、交通、郵電各部代表依照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規定在人民委員會中有發言權或表決權。

六十八、各邦高等經濟委員會及食糧、財政、勞働、勞農視察各人民委員部，在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屬從之下，執行聯邦各人民委員部之訓令事件。

六十九、在各邦司法與行政機關公布赦免罪犯令，關復公民職務令，爲各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特權。

第十一章——聯邦徽章、旗幟、京都

七十、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徽章爲：在地球上以刀與斧作成交叉形，四圍有稻穗，上用六種文字（見第三十四條）書『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並突出作五星形。

七十一、聯邦旗幟爲紅色，或朱紅色，上繪聯邦徽章。

七十二、聯邦京都爲莫斯哥城。

（完）

馬克思傳及其學說自序

李季

馬克思(Karl Marx)爲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始祖，他的聲名卽隨着這種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傳播於世界各國，歐、美的勞動羣衆知道有馬克思其人，已在半世紀之前，至於智識界的人知道他的尤較一般勞動羣衆爲早，在他的生時，固已有無數馬克思主義者了。 自馬氏死後，歐、美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和運動日盛一日，在最近數年中，風聲所播，已偏及於全世界，這都是和馬克思的學說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 因此，在世界一切有文化的國家中，關于紀述馬氏事蹟和討論馬氏學說的著作現在眞是累百盈千，而尤以馬克思出生地的德國爲最多。 德國著名的經濟學者桑姆巴德(Werner Sombart)曾將一般學者對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德、法、英、意文著作，編成一表，名爲馬克思主義書籍題解資料(Ein Beitrag zur Bibliographie des Marxismus)登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叢刊(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二十卷四百十三至四百三十頁)中，表中所列著作至三百種之多(按內中有數種是馬克思自己的著作，還有數種是他人對于昂格思(Freidrich Engels)又譯作恩格思的著作」。 桑氏自己並說明此表所載，極不完備，因爲除掉遺漏的不計外，凡德、法、英、意文中載有馬克思事業及其學說的社會主義史、社會運動史、經濟學教科書和百科全書等等，他都沒有收入，而俄文中對于馬氏及其學說的一大批著作，他也沒有列在裏面。 自一九〇五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近來批評馬氏及其學說的人較前更多，因此，各國這種著作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倍了。

可是說來也很奇怪，各國學者對于馬克思的著作雖多，然至今還沒有一部詳盡無遺的馬克思傳，描寫馬氏生平的態度、品性和事業等等，使他的聲音貌容、言語動作，得一一活現於我們的眼前；就是世間討論馬氏學說的著作，也大概是限於一隅，沒有涉及全局，要求對於馬氏學說的各方面，作一種有系統的紀述，與公正的批評，這種作品，現在尙寥若晨星；至於將馬氏一生所經歷的事實所發表的著作與所表見的學說，冶爲一爐，貢獻于世的，除掉幾部數十百頁的小册子外，簡直沒有見過。 本書之作，

志在於斯：因此本書特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馬克思傳，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編則專對於他的各種學說作一種有系統的紀述，並且加以批評。 上編既兼述馬氏的重要著作，便已涉及他的學說，惟這是以每種著作為單位的，例如講資本論（Das Kapital），則專以此書為限，不涉及其他著作；至于下編則是以學說為主體的，例如講唯物史觀，則將馬氏各種著作中關於此說的議論綜合起來，使自成一系統；這是上下兩編同講學說而又各不相同之點。

作者深信應用這種辦法，則凡馬氏一切重要的片段議論，與零星學說，在下編不能容納的，皆可在上編敘述他的著作或事業時，連帶介紹出來，如此便沒有疏漏之虞，又上編所講的學說，下編大概不再提及，因此又可免重複之弊了。 現在本書上編，業已告成，惟因篇幅繁多，故分作三冊出版，今特略述其要點如左。

我們要講這一編的要點，須先把各國學者替馬克思所作的傳記，略提一下，庶幾有個比較，容易明瞭。 西洋關于此類的著作，除短篇（如昂格思一八七八年在不拉克人民曆書（Brackes Volkeskalender）中所發表的，馬克思女兒伊利安樂（Eleanor）一八八三年在倫敦進步（Progress）月刊五月號所發表的，馬氏女壻拉花爾格（Paul Lafargue）一八九〇年在新時代雜誌（Die Neue Zeit）所發表的，列士奈（F. Lessner）一八九三年在新時代雜誌所發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書、經濟學史、社會主義史等書所載的）不計外，就德、英文中所見的專書講，有里布奈西（Wilhelm Liebknecht 又譯作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紀念冊（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Nürnberg, 1896），洛利亞（Achelle Loria）的馬克思（Karl Marx原為意大利文，一九二〇年由保羅夫婦（Eden and Cedar Paul）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斯巴哥（John Spargo）的馬克思傳及其著作（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 New york, 1910），澤特金（Keara Zetkin）的馬克思及其平生事業（Karl Marx sein Lebenswerk 1913），梅爾林（Franz Mehring）的馬克思傳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 1918.），柏丹納巴格（Robert Danneberg）的馬克思－其人及

其著作(Karl Marx. Der Mann und Sein Werk, Wien,1913)，柏爾(M. Beer)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Berlin)，威爾不蘭特(R. Wilbrandt)的馬克思(Karl Marx, Versuch einer Würdigung, Leipzig u. Berlin, 1918)和脫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Karl Marx,Leben und Lehre, Jena, 1921)等書。 在這些書中，只有斯巴哥的和墨爾林的爲大部頭著作(斯氏的書就德文譯本講有三百五十餘頁，墨氏的書有五百六十頁)，其餘的都只是些百餘頁的小本子，此等小書敘述馬克思生平的事實和學說是非常簡略的，故我們現在只就斯、墨兩氏的書講一下。 斯巴哥的馬克思傳及其著作(就此書的內容講，只能稱爲馬克思傳，因爲斯氏對于馬克思的著作有許多並未提及，就是他所提及的，除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外，均僅涉及皮毛，未能深入)一書成於一九〇九年，當時馬克思的大部分書信錄及其他著作多種尚未出版，作傳的材料本已極不完備，而斯氏又因不甚通德文的緣故，對於德文中已出版的馬克思著作，和他人對于馬克思的著作，既不能盡量利用，復不能正確利用，故他的書內容空疏，訛錯百出，所以墨爾林稱他此書是「一部無價值的編輯」(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一年度第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頁墨氏的斯巴哥的馬克思生世及著作(John Spargo,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Werk)，耶薩夫諾(N. Rjasanoff)認他此書爲『一種完全的失敗』(見爭鬥月刊(Der Kampf)第六卷第二百八十五頁，一九一三年維也納出版，耶氏書評：馬克思傳(Marx Biographie))。 墨爾林的馬克思傳與斯氏的書相較，不獨是內容完全不同，而且敘述的正確與議論的精審，遠過斯氏，真不愧爲馬克思傳中的最上乘；不過墨氏對于馬克思在私人生活中刻苦奮鬭的情形及其爲無產階級著書立說而犧牲一切的經過，說得很少，就是他描寫馬氏的學說也有詳於前半生而略於後半生之弊，他所唯一注重的地方，是馬克思的政治生活，所以邁耶(Gustav Mayer)以爲「他只願替馬克思作一部政治傳(Politische Biographie)至于思想家和學者「的馬克思」，他就使之

埋沒在革命家「的馬克思」之下了』。〔見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叢刊（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922)第十卷第五十四頁邁耶的馬克思傳的新資料（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斯、邁兩氏的書內容既異，而本書上編也和他們的書及上列各書完全不同，其主要不同之點有二，特分述如下。

一、編制上的不同　按馬克思生平發達的程序，截然分爲四個時代，而每一時代之中各自有其特點。上列各書除脫尼斯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外，均不分時代（脫氏的書雖分時代，卻有點錯誤，例如他的書目中傳記部分第二項所劃分的年分，與以後的頁中所載不一致，然這只是顯而易見的小錯，至於第一項明言馬克思第一時代自出生時起至認識昂格思爲止，下面括符中卻註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那就與事實不符了；因爲馬、昂兩氏第一次相見在一八四二年年底，脫氏既以此爲分時代的標準，則括符中當註明一八四二年，不當作一八四三年），他們對於馬氏的事業大概是依照次序，一直敍下去（脫尼斯的書也是這樣），就書中的標題講，多係紀事本末體，然就內容講，則同一種類的事件，常因年月上的距離，而散見於各處，因此又半爲編年體了。本書上編按照馬克思一生發達的程序，分作四個時代，並且在下面的括符中用四字註明每個時代中主要的特點，使讀者一望而知馬氏生平事業的梗概；時代既經分出，即有了段落，便於紀述，例如馬克思在某個時代中得了幾個兒女，或受過多少痛苦，都可作一次描寫出來，一經翻閱，便可瞭然，要是不分時代，中間既沒有閥欄，自無所謂起止，只好將此等事雜在各種重要的事中分頭敍出，使人不容易找着線索，以彼較此，得失立見了。

二、取材上的不同　拉花爾格在回憶馬克思（Karl Marx,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一文中說：「世間有些稀有的人物對於學問和公共的活動同時能站在第一等地位上，馬克思就是這種稀有人物中之一；他結合這兩種要素，至爲堅固，大家的心目中如不把他看做一個學者和社會

主義的戰士，大家便不能够憐得他。』（見新時代雜誌第九年度一卷第十頁） 英國信德門（Hyndman）也說：『當馬克思對於自由黨的政策—即對於這一黨所持的愛爾蘭政策—帶着怒氣發言的時候，這位老戰士一雙小而且深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的密布的眉毛聚在一起，他的扁平而且肥大的鼻子以及全臉都露出憤激的顏色，他的口中雄辯滔滔，若決江河一樣，同時他的脾氣中的怒火以及他操我國語言的巧妙着重式，都表見出來了。 他因憤怒而大爲激勵時的行狀，和他進而發表他對於當時經濟進程的意見時的態度，互相對照，顯然大有區別。 他不現出何種煩明的自制力，復從一個現身說法者和激烈的彈劾者之地位，而歸於一個心平氣和的哲學家之地位……』（見墨爾林的馬克思傳第五百十一頁，一九二〇年第三版。） 馬克思能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同時又能做一個學者，他能『怒髮衝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這完全是由於他有一種非常的秉賦，這完全是由於他具有熱烈的心腸與冷靜的頭腦，或像考茨基所說的一樣，具有『光輝燦爛的革命熱忱，嚴竣銳利的批評「能力」；如火如荼的氣魄，百折不回的忍耐性，蓋世的聰明，對於一切卑鄙齷齪的痛恨心；對于一切憂患的熱烈同情心，和科學的深遠的觀察力。』（見丹納巴格的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第六頁，一九一三年維也納出版。） 故他一入社會的戰場，即成爲一個奮勇無匹的戰士，一進研究室，即成爲一個精思玄妙的學者；凡替他作傳的人對於這兩點倘若忽略了一點，則這種傳記便只描寫出『半個馬克思』，因此讀這種傳記的人也自然不會完全懂得馬克思了。 本書對於馬氏這兩方面的事實，力求兼收並顧，希望藉此寫出『整個馬克思』。

本書的主旨既在描寫戰場上的馬克思，與研究室中的馬克思，那麼，所涉的範圍便非常廣泛了。 今請先言第一項。 我們要想描寫戰場上的馬克思，則必先敍出對敵的雙方，和戰場的形勢，庶幾名角登台，英雄用武，方有蛛絲馬跡可尋。 因此，本書對於共產黨（Der Bund der Kommunisten），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的革命，國際黨（Die Internationale又譯作國際工人協會），巴黎自治團（

The Commune at Paris），和德國社會民主黨(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Dentschlands)等等，都特闢專章，詳其起止，至於馬克思的活動和學說，或是連帶敘出，或是接着在下一章敘出，則隨材料的多寡，與作法上的結構爲轉移；總之，本書對於此等事所取的材料較上列各書爲多，凡歐洲十九世紀科學的社會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按這兩個名詞本有區別，詳見本書共產黨的起源一章，但在現今著作界中仍視爲異名同義的名詞，隨便應用，本書使用此等名詞，一仍通例）及其運動的歷史，可以說是大概都包括在這一編中了。 昂格思於馬克思死後，卽擬替馬氏作傳，畢竟因年老事多，不克如願相償，埃系霍恩(E. Eichhorn)述及此事，說：『昂格思尤有一種作馬克思傳的事懸掛在心頭，這種傳在他的手中必定成爲一種十九世紀科學的共產主義及其運動的歷史，這是沒有疑義的。（見埃氏校的昂格思遺簡第十一頁，一九二〇年出版。Friedrich Engels, Vergessene Briefe, Ein Beitrag Zum hundertjährigen Gebnrtstag. Berlin)。 埃氏說這句話

並不是憑空推測的，乃是根據昂格思答覆他人要求作國際黨史的信而來的（參看同書同頁），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傳中敍述科學的社會主義及其運動的歷史，是最關重要的。

現在再講研究室中的馬克思。 馬克思的好學是出自天性，他自最小時起，卽歡喜讀書，後來入學校更力學不倦，常至廢寢忘餐，他出學校後，仍不改變這種態度，他並在還在病中求學，所以阿克恩(Hermann Oncken)說：『馬克斯有一次在幾星期的重病中寫信道，「此時我完全沒有工作能力，此時讀過的書爲：卡白特（Carpenter)的生理學，寬里克(Kölliker)的組織學(Gewebelehre)，施顛慈海(Spurzheim)的腦及神經系統剖解學，施王(Schwan)和施乃登(Schleiden)對於細胞病的著作。」大家由此可以測出他平常康健時的精神事業了。』（見普魯士年書（Preussische Jahrbücher）第一百五十五卷第三百十三頁阿克恩的馬克思與昂格思） 馬克思就是到了衰老多病的時候，他猶捨不得一個『學』字，他猶想設法恢復工作能力，從事學問，他當五十六歲時，患病甚劇，他曾寄

信給索爾格說：『凡不願做牛的人一沒有工作能力，其實際上就是被宣告了死刑。』（見倍克、狄慈根、昂格思、馬克馬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百三十六頁，一九二一年出版。Briefe und Anszüge Aus Briefen von Toh, Phil, Becker, Tos. Dietzen, Frieurich Engels, Karl Marx u A. au F. A. Sorge und Audere. Stuttgart.） 馬氏這句話可以表示他祇因病不能作工爲絕大的苦事，後來他病到將死的時候，他猶是栖栖遑遑，轉地養病，想藉此恢復工作能力去完成他的資本論，他這種好學的精神是古今所僅見的。 馬克思對於學問既具有一種自然的熱忱，故本書上編第一篇第一章卽標爲『家庭教育』，對於他的出生地和家世只在內中附帶說明一下，不像斯巴哥和梟爾林的書一樣，另標專題，詳爲紀載，因爲此等事比較不甚重要，且至少也是我們中國人不感興味的。 此外，如『學校教育』，『思想的變遷』，『文字生涯』，『家庭狀況』，『研究室中的成績』和『疾病與死亡』各章，或是全文或是一部分描寫馬氏對於學問一方面的狀況，因爲他除掉參加革命運動外，畢生精力，都集於此，內中經過的情形十分複雜，我們斷不能用幾句話概括起來，當隨時隨地爲之介紹，庶可表見真相。 上列各章中對於這一方面所敍的事實多爲他書所未曾道及，這是本書較上列各書取材獨多之點。

昂格思說：『一種階級愈伏處於社會中的深層，他（指階級）愈是「無教育的」——就這句話通常的意義講——，則他和進步的距離愈近，而他的前程愈大。 就大體講，這是每個革命時期的特點。』（見邁耶校的昂格思早年的著作第二百五十五頁，一九二〇年出版。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zeit. Berlin） 在資本主義當權之世，只有無產階級伏處於社會中的深層，只有無產階級是無教育的，然恰因此只有他和進步的距離愈近，也只有他的前程愈大；凡具有赤膽忠心和深思遠慮的人生於這種時代，無有不樂爲無產階級服務的。 馬克思生平最大部分的光陰都花在學業一方面，既如上所述，然他並不像世間一般無用的書獃子一樣，在研究室中焚膏繼晷，兀

兀窮年，為着學問的緣故而求學(Learning for learning's sake)，此外絲毫沒有目的，馬氏的為學，是因替世界無產階級創造一種由無產階級觀察點出發的學說，去批評有產階級的學說，他在研究室中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所以『替世界作工』(Für die Welt arbeiten)一語，是他時常所樂道的。 昂格思又說過：『馬克思一生真正的職業，是對於推倒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及由這種社會所造成的國家組織，共同活動，是對於無產階級——他首先使無產階級覺悟自己的地位與需要，並且覺悟自己解放的條件——的解放，共同活動。』(見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的馬克思紀念雜刊第三頁至四頁。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阿衛靈(Edward Aveling)也說：『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學者，他也是一個實行家。 他是一個爭鬥的革命家。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他總是我們現代抵抗資本專制之無產階級武力的階級爭鬥中精神上的主腦。 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他總是幾百萬男女——這些人中有很多是未曾讀過他的著作一字一句的——中精神上的引導者。』(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年度二卷第七百五十六頁阿衛靈的達爾文與馬克思。——(Charles Darwin und Karl Marx)

在馬克思以前，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是各自獨立，不相為謀的，自馬氏出，才運用他的銳利的眼光與淵深的學識，著書立說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打成一片。 澤特金說得好：『馬克思不朽的歷史偉業就在對於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兩者間造成一所堅固的連接的橋梁。 他舉出一種確切的科學的証據，指明那照耀於歷史地平線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能是奮鬥的工人階級的事業，也——等於一種無可逃避之自然的必要——必定是這種奮鬥的工人階級的事業。

馬克思既不復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偶然的事件，却証明這是一種合乎定律的歷史的發達結果，那麼，他就使這種主義由烏託邦而變成科學。 他既確切指出負歷史使命和適合於這種使命的工人階級覺悟到造成歷史的發達結果，那末，他就與工人運動以一種高貴的特權証書(Adelsbrief)「證明這種運動」是社會革命的擔當者，至於這種社會革命即是全人類因無產階級的解放而終由「非人的」勞動

物圈內（Tierreich）跳入完全人類自由「的境界中」。』（見澤氏馬克思及其生平事業第三十頁。） 我們由此可知道馬克思做學問的目的，專在溝通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使之溶化成爲一體，即專在替無產階級服務，因此本書特本他這種意旨，將他對於工人運動的學說與批評，以及他所手草的黨綱和議案等等，多爲介紹，這也是本書較上列各書取材獨多之點。（馬氏貫通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學說自然不止限於這一點，欲窺全豹當參看本書下卷。）

自馬克思死後，柏白爾(Angust Bebel)提議用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全體的名義，在馬克思的墓前樹一塊碑石，藉作各國勞動者表示感謝和團結的意思，里布奈西則提議刊印馬克思的全集，前一事不能得馬家的同意，後一事則在實際上做不到；柏氏旋寫信給昂格思道：『馬家對於每種紀念碑既都拒絕，而里布奈西的提議又不能行，——此事我也曾經說過——便不能有所舉動。 可是讓我們熱心防護者，使馬克思的見解和學說，得廣爲傳播，並且愈加實現。』（見柏氏的我生回顧錄第三冊第二百五十二頁，一九一〇出版。Aus Meinem Leben Von Angust Bebel. Stuttgart.） 柏白爾要盡心竭力去傳播馬克思的學說，這自然比在馬氏墳前樹一塊紀念碑好得多。 因爲馬克思在少年時代卽已明言『學說一經侵入羣衆中，就會成爲物質的勢力。』（見馬克思與昂格思文匯第一卷第三百九十二頁，一九二〇年第三版。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41 bis 1850. Stuttgart） 羣衆有了物質的勢力，終有獲到勝利的一日，無產階級的羣衆一旦解放，則馬克思便可以含笑於九原，區區一碑，何足以當馬氏之意。 作者固爲馬克思主義者，窮年累月，專治斯學，今既作『馬克思傳及其學說』一書，則作者希望馬氏的學說得傳播於世的心理，也自然不減於柏白爾。 可是作者固不挾絲毫成見，任意贊揚馬氏的事業和學說，使讀者一味盲從，本書是一本求真求實的精神，對於馬氏的事業學術，爲公平的紀載與批評，凡馬氏學術事業對的地方，因予以表彰，凡不對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飾，且一種學說一與其他學說相較

，最易顯其異同，證其得失，而讀者也因此確知其優劣之所在，可憑自己的判斷，決定何去何從。 澤特金說：『「大家要」明白懂得馬克思及其歷史的事業，却有一要義，就是大家也要把拉塞爾(Ferdinand Lassalle)及拉氏的理想和活動扯入研究範圍之中。』（見澤氏的馬克思及其平生事業第四十三頁，一九一三年出版。） 我以為大家要完全明白懂得馬克思及其歷史的事業，除澤氏所述的一要義外，大家還要把巴枯甯(Michael Bakunin)及巴氏的理想和活動扯入研究範圍之中；因為在馬克思之世，同與馬氏主張改造社會而見解與方法完全不同的，在右邊則有持改良主義的拉塞爾，在左邊則有倡無政府主義的巴枯甯，拉、巴兩人都與馬氏有極多的關係，且足為這兩派的代表人物，故大家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而替馬氏作傳的人，為求完備起見，對於拉、巴兩氏也不能不為充分紀述，故本書對于拉塞爾一章敍至四萬字以上，對於巴枯甯一章也敍至二萬字以上（此外『國際黨的盛衰』一章中尚有很多地方是涉及巴枯甯的）；因為要寫出他們與馬氏的交涉，須先寫出他們是何種人物，要介紹馬氏對於他們學說的批評，須先介紹他們的學說，本編既因此臚列改良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三者的學說（但當參看下編才能窺得全豹），讀者便得到一個比較，即可加以判斷，自為取捨，關於各種主義一項，這又是本書較上列各書取材獨多之點。

桑母巴德作馬克思主義書籍題解資料一文，將世人對於昂格思的著作，一併列在裏面，驟然看了，好像奇怪；其實所謂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只含有馬克思的學說，兼含有昂格思的學說。 阿德爾(Max Adler)說：『馬克思主義同時就常是「昂格思主義」』。（見阿氏思想家的昂格思第四頁，一九二〇年出版。Engels als Denker. Berlin）。 考茨基說：『大家的心意中如沒有昂格思，便不能識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馬克思。』（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五年度第一卷第三百七十二頁，考氏的馬克思的兩卷新著作Zwei neue Bände Marxscher Schriften）這是絲毫不錯的。 馬克思與昂格思雖是兩個人，然他們却和『比目魚』

一樣，是不能分開的。 沒有昂格思，決沒有馬克思主義。 可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凡讀過麥景萊（Macaulay）的約翰孫行述的，大概都以爲昂格思對於馬克思的關係，恰和波士威爾（Boswell）對於約翰孫一樣，就是西洋人士，以及德國人士也大概是把昂格思看做馬克思的附屬品。甚至於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猶免不了陷於阿德諾下面所述的一種情形：『據世人的見解，以爲昂格思在精神史上的重要，只在對於馬克思的繁難的複雜思想而爲一個巧妙的解釋者和通俗演述者，即在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中，也以爲是如此的。』（見阿氏思想家的昂格思第八頁。） 這些見解都是極不正確的。 昂格思雖不能像馬克思一樣出身於大學受過極完備的教育，他雖不能像馬氏一樣，出學校後，仍繼續文字上的工作，偏要置身於他所不喜的商業界中，然他的天才是很大的，他的見解是很高的，他的自修功夫是很充足的。 論年紀他比馬克思小些，論在著作界享盛名他却先於馬克思，因爲他於一八四五年著有『英國工界情形』(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一書，這是千古傑作之一，凡共產黨宣言的種子已含在其中，所以墨爾林稱此書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種大文書。』（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三年度第二卷第五百五十三頁墨爾林的昂格思。） 而考茨基也稱『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此書爲起點。』（見考氏的昂格思的生世活動與著作第十三頁，一九零八年第二版。Friedrich Engels Sein Leben, sein Wirken, seine Schriften. Berlin）馬克思當時還沒有單獨著書行世（按昂格思在著英國工界情形之前，已與馬氏合著一書，名神怪家庭（Die heilige Familie）然此書並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當時他受昂格思此書的影響是極大的。 還有一層，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不獨是由昂格思首先安下的，馬克思自己不過初時受了昂氏很大的影響，爲之心折，即到了晚年，他雖因多年專門研究經濟學說，造詣極深，然他對於昂氏的著作能力，仍是極端重視的，所以他於一八六六年七月寫信給昂氏，要求其參加資本論的著作，他說：『我對於勞動組織（Arbeitsorganisation）是由生產工具決定的學說，

還有何處比得上殺人的工業(Menschenabschlachtungsindustrie)中証明得更顯著呀？你對於這一點勸你作一點東西（我於此欠研究），正是値得勞神的，我可以將這種作品用你的名字刊在我的書中，作爲附錄。　請你忖度一下。……你知道，你要是以共著者「的資格」直接出現於我的主要著作（我向來所作的都只是些小品）中，「你的名字」不僅因「我」引書而始出現，那便使我大大地歡喜了！』（見柏白爾和卞斯天校的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三卷三百三十一至三百三十二頁，一九二一年版。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1883）　由以上各點看來，馬克思在精神方面是得了昂格思不少的益處（昂格思在精神方面自然也得了馬克思很大的益處），並且是始終重視昂氏的學識。　更就物質方面講，馬克思得昂格思的益處，那是大極了。　昂格思爲着維持馬克思的生計起見，於一八五十年年底復投身於商界，至一八六九年才得抽身出來，他因爲馬克思的緣故，甘心犧牲自己的前程，而勞形於文牘簿記等瑣務，這種行爲是曠古所無的。　馬克思所以勸昂格思屈居商界，受其補助而不辭，也無非是視昂氏爲一體的人，他們因分工的必要，不得不如此，故他有一次寫信給昂氏說：『我們兩個人開一個合夥的鋪子，我的時間就用在營業中理論的和黨務的部分。』（見柏白爾和卞斯夫校的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三卷第二百六十七頁，一九二一年版。）

此外，昂格思與馬克思共同著作，昂氏爲馬氏暫時代作報章上的英文論說，以及爲馬氏籌畫家務，編訂遺著等事是很多的。　阿克恩說：『論個性，馬克思與昂格思是相距很遠的，然他們對於自己，對於他們的著作，對於後世，已經熔合成爲不可分離的一體了。』（見普魯士年書第一百五十五卷第二百十頁，阿克恩的馬克思與格昂思。）里布奈西說：『昂格思是馬克思的二我。』（見里氏的馬克思紀念册第十六頁，一八九六年出版。）　阿、里兩氏的話，是非常中肯的。　昂格思對於馬克思的關係既是如此密切，因此本書對於昂氏的學說和事業寫得很不少，這又是本書較上列各書取材獨多之點。

馬克思是近世科學的共產主義之開創者，現今各國的共產黨都是信奉馬氏學說的。可是回顧我們中國人，那些富有貲財的與頭腦頑固的不必說，即一般以新文化家自命的與有志於社會改造的，一聽見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者的名詞，幾乎要掩耳疾走，以為這是些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強盜！其實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行動——尤其是對於錢財方面的行動——是純潔的、高尚的，並且還可以說是神聖的。我們試看一看共產主義的宗師馬克思個人的行為就知道了。馬氏於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後，重返巴黎，法國革命政府中人願以金錢供給他和昂格思回德創辦新萊因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他們辭而不受；後來他們招股辦新萊因報，馬克思當主筆，至一八四九年的上半年報館負債纍纍，而反革命的勢力又復戰勝，馬氏於出亡之前，竭力為報館償還一切債務，他從他父親所得的遺產金二萬一千馬克（約合中幣一萬元以上）都因此報犧牲了，他自己要攜家眷往法國，因困於貲，遂將他夫人的銀器付質得一筆小款，作為旅費，馬克思這種臨財不苟取和患難中慷慨好義的行為，是濁世中不能常見的！馬氏旋於是年下半年出亡倫敦，一家數口，無以為生，昂格思雖盡量予以援助，究竟能力有限，幾等於杯水車薪，馬氏困苦顛連的結果，兒女夭亡一半！他雖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得為美國一個最大的報館『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的駐外通信員，藉此幾得一種經常的收入，然此報的主筆丹那（Dana）待他萬分刻薄；他的通信稿常作為社論登出，他本是報館中的柱石，可是丹那不獨不肯送一份報給他看，並且對於他的稿件任意取捨，肆行删裂，丹氏對於他所供給的定額以內的論說，常是只登出三分之一，計件給值，而價格又常是只等於原來議定的數目之半，這種任意虐待倚為柱石的『文字苦力』的行為也是世間不能常見的！馬克思過着這種艱苦的遭際，常是窮到不名一錢，他有一次要替紐約論壇報作文，因沒有錢買報看，不果，有一次要出外，因沒有鞋子穿，不果，有一次要著書，沒有稿紙，竟將自己的上衣付質去買紙，有一次要送書稿往德國，竟無力付郵費，有一次

死了女兒，竟沒有錢買棺木，諸如此類的事，不知凡幾。像馬克思這樣才學兼全，並世無雙的人，如果肯為自己一身一家圖安全，權利害，那麼，天下之大，他何往而不能安富尊榮，更何往而不能豐衣足食？　他為什麼竟陷在這種赤貧的苦境中呢？　這個原因，他已經明白宣布出來了，他有一次寫信給一個黨友說：『我必須排除萬難，貫徹目的，不使有產階級的社會用我為發財的機器。（Money-Making Machine）……我希望吾黨獲得一種科學上的勝利。』（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五年度第二卷第一百八十一頁。）　他有一次又說『「我是」為世界而作工。　我必須訓練一批人出來，使他們於我死之後，繼續從事於共產主義的傳播。』（見新時代雜誌第九年度一卷第十頁）

馬克思拋棄世間一切幸福，自甘貧苦，他的目的，全在於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極多的，他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奮鬥精神，也是曠古右所無的！也是後起的青年所應當矜式的！　耶薩諾夫（X-Rjasanoff）說得對：『絞八架上的處死是無損的，監獄所和牢獄中的慘刑是難堪的，在欺詐的狀況之下，要忠於所得所守，是必須有英雄氣概的，可是親身過着慢慢地挨餓之事，親眼看見啼飢號寒的家眷，與一個一個死去的小兒女，安然忍受着，在反對者仇視之下，於最可怖的患難中，不屈不撓，堅持到底，一步也不離正軌，此處所需的英雄氣概，正不少於上述一事！』（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二年度二卷第五百七十頁，耶薩諾夫的馬克思與昂格思書信錄（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考茨基說得尤對：『馬克思的偉大不僅在乎為一學者，還在乎為一模範人物；大家不能單說他只有益於奮鬥的無產階級之智識，並且當說他還有益於奮鬥的無產階級之心性；他不獨是啓發我們的思想，並且還鼓起我們的勇氣。……我們不獨當研究他的著作，並且還要研究他的身世，我們如熱心追隨他之後，那麼，凡我們的能力所及之處，我們所做的事業，將為最優美的了。』（見丹訥巴格的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第六頁。）向本書對於馬克思在錢財方面的行為，以及他在奮鬥中痛苦的經過，寫得頗為

評畫，一則以此表見科學的共產主義始祖之真精神，一則以此作為後起青年刻苦自勵，努力奮鬥的模範，關於馬氏的私人生活一項，這又是本書較上列各書取材獨多之點。

本書上編與歐、美學者各種馬克思傳不同點，已如上所言。茲再述一事，使讀者容易在本書中找出馬克思造成他的學說的淵源。柏白爾說：「每個人是他所生息的時代和環境之產物。……每個人的思想是時代精神和他的環境逼迫出來的。種種觀念（ideas）是種種協作的社會要素（The Co-operating social factors）之產物。沒有近世社會，便沒有近世的觀念，這是顯然無疑的，這是不可爭辯的。」（見柏氏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婦女英文譯本一百九十五至一百九十六頁，倫敦出版。（Woma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我們把馬克思的事蹟一看，覺得柏氏的話是何等正確啊！馬氏是十九世紀時代精神的產兒，他所倡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合德、法、英三國特有的學術，政治和工業狀況而熔鑄出來的，今特借考茨基幾句最簡單明瞭的話，說明這一點：「英國予他們（指馬克思和昂格思）以最多實在的經濟材料，德國的哲學予他們以一種最好的方法，使之由這種材料中轉變現社會發達的目標；而法國的革命則清清楚楚向他們指明當怎樣取得權力——即政治的權力——去達到這種目標。所以他們是聯合英、法、德的思潮中一切偉大的和有結果的質素，團結為一體，造成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見考氏馬克思在歷史上的成就第二十五頁，一九一九年第二版。Die historische Leistung Von Karl Marx. Berlin.）

讀者預先明白了這一點，則以後便知道本書敘述馬克思研究黑格爾（Hegel）的哲學，以及寄居巴黎，往遊倫敦，並且研究法、英兩國的政治和經濟等等，都是極關重要的地方，非等聊紀錄可比了。

昂格思說：「社會主義既已成為一種科學，便當當做一種科學去研究。」（見昂氏共產主義與巴枯甯主義：行動中的巴枯甯主義者附錄第三十三頁，一九二〇年第三版。Kommunismutund Bakunismus: Die Bak-uinisten an der Arbeit, Berlin.）我作此書，意在給國人做一種研

究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門徑書，不過我的學識既十分淺陋，而本書所涉的範圍又非常廣泛，內中認誤之處，自所不免，尚望國內外學者不吝指教，俾將來得加以改正，那是我所感謝不盡的。

李季序於德國佛郎克佛(Frankfurt a./M.)

附上編目次

第四篇　晚年時代（成名時期・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三年）



新建設雜誌各期要目

●●繼續建設雜誌工作 供給國內外政治經濟參考材料

●●宣傳有系統有辦法的時局主張 研究社會科學的好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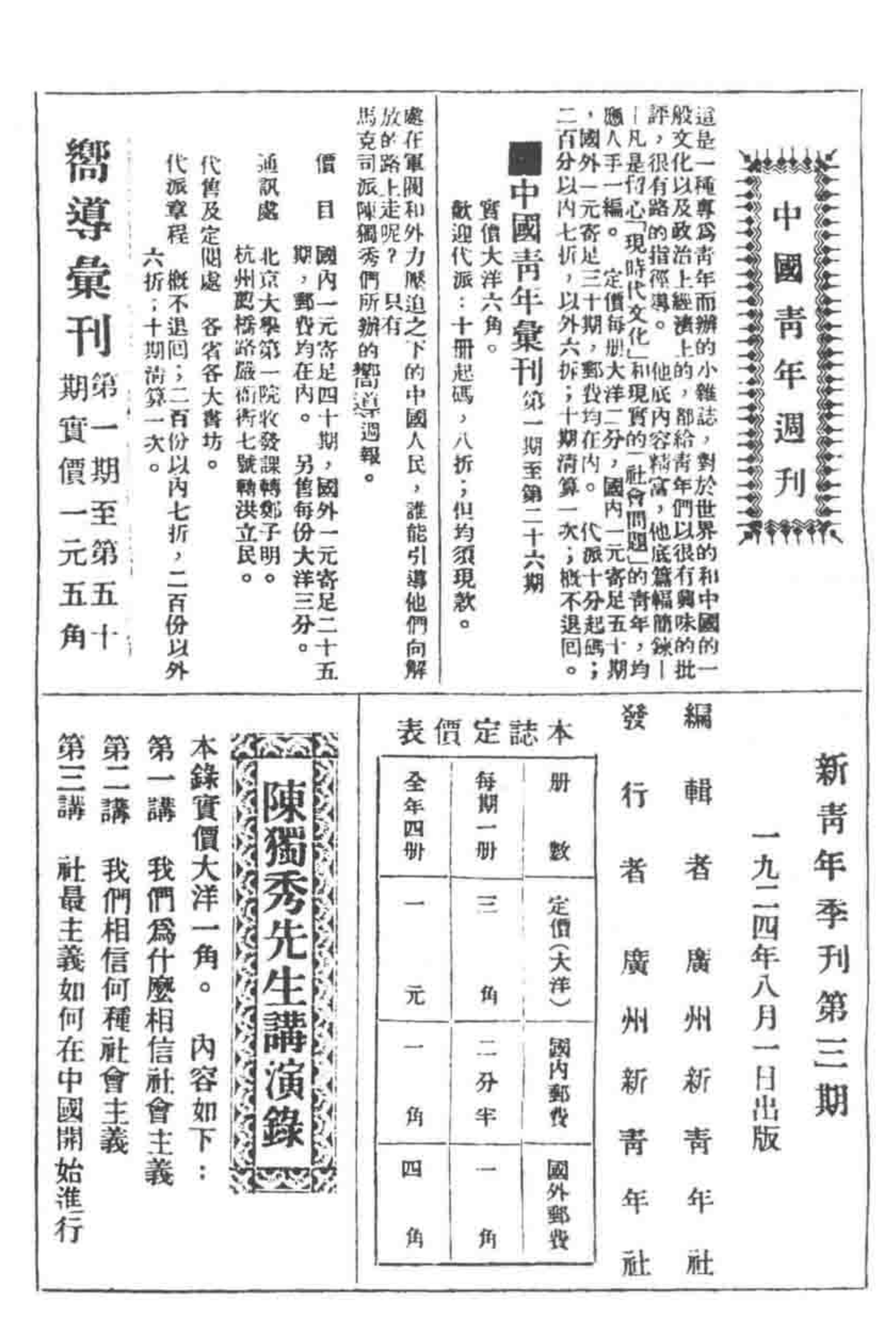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價款	二角	一元	二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五分	[illegible]元

郵票表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外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總代售處上海書店



新青年季刊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廣州新青年社

發行者　廣州新青年社

本誌定價表

冊數	定價（大洋）	國內郵費	國外郵費
每期一冊	三角	二分半	一角
全年四冊	一元	一角	四角

新青年社書報目錄

新青年叢書

書名	價目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七角
哲學問題	四角
到自由之路	五角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五角
工團主義	三角
階級爭鬥	五角

康民尼斯特叢書

書名	價目
共產黨底計畫	三角
俄國共產黨黨綱	一角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一角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二角

馬克思全書

書名	價目
共產黨宣言 三版已出書	一角
資本論入門	一角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角八分

列甯全書

書名	價目
勞農會之建設	一角六分
討論進行計畫	一角
共產黨禮拜六	一角二分
列甯傳	二角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一角二分

雜誌

名稱	價目
新青年(季刊) 全年連郵國內一元一角國外一元四角	每冊三角
前鋒(月刊) 半年連郵國內一元九分國外一元三角六分全年國內二元一角八分國外二元七角二分	每冊二角
嚮導週報(週刊) 國內一元寄足四十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費均在內	每份三分

其他

書名	價目
勞動運動史	一角
俄國革命記實	三角五分
兩個工人談話	一角
精神講話一班	一角
京漢路工人流血記	五分
嚮導彙刊(第一期到第五十期)	一元五角

注意

購書簡章

一、本社書價，概無折扣。

一、外埠購書，須加寄費，滿一角加一分，滿一元加一角，餘類推。 如欲掛號則加掛號費五分，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恕不負責。

一、匯兌不通之處，可用中國郵票代價，九五折收用；惟污損及揭不開的及二角以上或外國郵票，一概不收。

一、訂購雜誌，請開明卷數號數。

一、通信地址，每次均請詳細註明某省某縣某處 字尤須清楚，以免誤寄。

一、空函購書，概不答復。